

當代藝術

第一卷

第二期

神州國光社出版

# 當代文藝

## 第二期目錄

### 創作小說

未婚妻……………古有成(二〇一)

另一種世界……………徐幼錢(二二七)

愛的跳舞(長篇)(續)……………陳穆如(二四三)

春宵……………森堡(二八九)

飄零了的紅葉……………森堡(二九三)

不同(奧尼爾作)……………古有成(二九七)

賭(岡田三郎作)……………章克標(三三九)

施篤益基科的柳樹(布加利亞倍林作)……………傅東華(三五—)

我的蜜月……………趙景深(三五七)

自從我和她離別……………邵冠華(三五八)

愛經……………湯增敷(三五九)

落葉般的心……………王鐵華(三六〇)

### 翻譯小說

### 戲劇

### 小品隨筆

### 詩

### 選

論 著

亞里斯多德的詩學……………毛秋白(三六三)

在藝術上的詩底概觀……………孫俚工(三七三)

表現主義的藝術(北村喜八作)(續)……………張資平(三八一)

一九三〇年中國普羅詩歌概評……………朋 淇(三八七)

批評

李長吉評傳……………湯增敏(四〇九)

與介紹

最後一頁……………記 者(四一五)

# 未婚妻

古有成

— 未

是八月四日的早上。六時起床，洗了臉，擦了牙，我便如常例的帶着一本書往顧家宅公園跑。因為我住的是F里一家的亭子樓，光線雖然不差，空氣却不大好，晚間有窗外的馬桶臭，早上有樓下廚房的炊煙，除了吃飯睡覺沒有辦法不在那兒以外，我是儘量的把其他活動移到顧家宅公園去：顧家宅公園已成為我生活的一部。

— 妻

我到了顧家宅公園，行了一回深呼吸，欣賞了一回園中的鮮花，就要坐下來看書的時候，猛然想起我有許多封信要寫。近來真是太疏懶了，許多朋友寫來的信都沒有覆。今天是星期日，應該改變常例，把朋友的信覆了再說，在公園看書的樂趣應該犧牲，為炊煙所燻的痛苦也應該置之度外了。

我正在寫第一封信給巴拿馬的L君，寫到下面的說話——

……我的未婚妻已答應來滬和我結婚了，大概她數日後便可到此間，因為我昨天接得她

前月廿五日廣州寄來定于八月一日偕Y女士下港來滬的信——  
的時候，房東及娘姨都忽然大聲在樓下叫說，

「黃先生！黃先生！有兩個女客來找你。」

兩個女客！奇怪！我來上海一年多，並無結交任何女子，這自然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為自己有了未婚妻，不便再去多所結識，徒擾心曲；第二，因為自己荷包不大充裕，預算內並不會列有請異性吃大菜或看電影的費用，不敢貿然去和異性周旋，自尋煩惱。但如今居然有兩個女客來找我，這究竟是誰呢？是軀幹胖大如大榕樹的葉夫人及其體育專校的同學罷？葉夫人如果有事，應該同葉先生來，不應該同另一個女性。是E局的女同事罷？E局的女同事有的雖和我有說有笑，她們大半是有夫之婦，不是有夫之婦，便是行將三十的老處女，未必會來找我。是我的未婚妻和Y女士嗎？她的信明明說了要八月一日才能下香港，由港搭加蘭總統船來滬，而加蘭總統船，據我昨天晚上到南京路各大旅店詢問結果，知道至快須八月八九日方有到滬，那末，這決不是我的未婚妻和Y女士了。但究竟是誰呢？莫非她們找錯了人，要找第二個黃某的？天下同姓同名的人非常之多呀！

這種狐疑驚奇的情緒，在我心頭像閃電般照耀，同時連忙起身把紙筆收拾，下樓看看

「呵！」我跑到樓梯下，我一年多沒有見面的未婚妻居然出我意料的到來了。粉紅色的印度綢旗袍，肉色線襪，白帆布鞋，臉上仍帶着前年十六歲時的笑靨，酒渦。我和她熱烈地握了一握手，只能笑逐顏開地說一聲，

「你來了，芬妹？你同Y女士來的嗎？」

「是的；Y女士在門口呢。」

我一面吩咐車夫將芬妹的簡單行李，一個大皮篋，搬上樓上去，一面却待出門口去迎接Y女士，她倒攜着一個小皮箱進來了。

「哦，Y女士，你來了！」

「哦，黃先生，你這麼早就起了身嗎？」

Y女士穿的是苹果綠的西裝，兩臂裸露着，右臂帶着金釧一個，閃爍發光，特別耀人眼睛。她的一對眼射出英銳的光輝，嘴唇有一種倔強的表現；瘦小的身材，一望便知是神經質的頗是自負的女子。我見Y女士，是在民國十六年夏一個結婚筵席上，那時的她身材似乎胖一點，臉上豐潤一點。

我招呼Y女士將她的行李也暫時搬到我房裏，並代她們付了馬車夫的錢，然後請她們坐定，詢問她們「如飛將軍從天而降」的理由。

Y女士解釋說，

『我在廣州看報，說是初一有加蘭總統船來滬，我便約芬女士于七月卅日下港，寄寓親戚家裏。那知道到港中各旅店一詢，才明白加蘭總統號要五六號才有，原來我在廣州誤以報紙上的陰曆日期爲陽曆日期，致有這種錯誤。寄寓在親戚家，雖然舒服，但候船五六日終覺討厭，所以便和芬女士商量改變計劃，搭太古船來滬。太古船走得慢，足足走了五天，昨天晚上才得進口，今早才得登岸。幸而得「辦房」招呼，茶房不敢怠慢，不會感受什麼痛苦。』

『哦，原來如此！那好極了！』我驚喜不勝的說。兩個年輕女子，一個不過十八歲，一個大些也不過二十二歲，沒有一個男人護衛，居然能平安抵滬，我那得不驚喜交集呢？

『C君呢？』Y女士馬上問及她的未婚夫說，『C君大概還住在同慶里罷？我本想和芬女士先到他那兒，然後送芬女士來你這裏的。』

『不，他不住在那裏，他既搬到廬陵里和友人共住了。』

芬倒在床上，Y女士坐在芬的側旁，一手拉着芬的手，低頭沉吟一下說，

『你到過他那兒嗎？』

『到過。』

「你去替我找他來，好不好？」

「好的！」我應了一聲，我馬上穿起外衣來。Y女士帶了我的從未離開廣州半步的未婚妻來滬，我現在去離我寓所有二三十里的北四川路找她的未婚夫，這只是小小的報償罷了。

我一面穿衣，一面却很替Y女士及好友C君感覺到難關在前。關於他們倆最近的過去的事，像電影戲一般，一幕一幕地在我腦海中開映：——

未

x

x

x

x

x

婚

是六月初間的事。C君好幾天沒有到F鎮辦公，我覺得奇怪，便問老實的H君說。

「H君，你住在北四川路，和C君相離沒有好遠，你知道C君爲什麼這幾天都不來呢？」

難道他病了嗎？」

妻

「不，並不是病，因爲他的未婚妻自廣州來此作畢業旅行，他大概招呼她忙不過罷？」

第二天C君回來辦公的時候，我又問他說。

「Y女士來了嗎？」

「是的！」

「她現在呢？」

「去杭州旅行了！」



『你和Y女士訂婚幾年，現在也應當結婚了喲！』我又刺激他說。

『應當是應當！』精明的C君直截了當答我說，『但我一月薪水只有八十元，不夠兩人使用；我要能夠替Y女士在此地找得工作，才敢結婚。如果找不到事，沒有辦法，她也許只有暫回廣州教學，等到經濟稍有辦法的時候再看罷。』

『那不見得罷，有許多人是結了婚再想經濟方面的辦法的，而且你如果結婚，你的大家庭不是照例要籌一千元給你嗎？有一千元在手，結婚形式簡單一點，至多有二三百元可以敷用，那贖餘的六七百元不是可以支持幾個月嗎？』

『那自然；不過我家裏的錢，是不容易弄到手的！』C君想到他家裏幾個堂叔的狡猾，及其東推西宕的手段，不禁嘆口氣說。真的，C君去年冬曾回家去和他們析產，一切都劃定了，只是實行的日期，一月延宕一月，到現在也還沒有確定，他簡直莫奈何他們。

C君的話雖然那麼說，幾天以後，我從旁打聽，他却又租定同慶里的房間，買了木床及檯椅，準備Y女士西湖旅行回來，和她實行同居了。也許他覺得她的職業問題已有了相當辦法罷？也許他已籌得有旁的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法罷？

x

x

x

x

x

又幾天以後，Y女士由杭返滬已經回粵的消息傳到我的耳朵，我覺得奇怪，便C問君

說，

「怎麼Y女士由杭歸來，不和你馬上結婚，又回廣州去呢？」

「哦，」C君從容地答我說，「因為她家裏還有一點事，要她辦妥，她才能來。」

「她什麼時候來呢？」

「她回去趕快辦妥家事，馬上就來，大概七月七八號總可到滬，她對我這樣說過。」

——未

「我的未婚妻決定來滬就學，苦于路上沒有同伴，你我都寫一封信，要她們一路來，好不好？」我提議說。真的，不瞞讀者，我因為未婚妻來滬問題，曾費過許多心血。我最初聽

婚

得E局的一個女同鄉李女士，她的妹妹——她的在廣州中大圖書館服務的妹妹，要來上海走走，我便託那位女同鄉寫信給她的妹妹，同時自己却寫快信給未婚妻，要她按址去找李女士

妻

的妹妹，和她商量一同來滬。後來李女士的妹妹因為圖書館暑期不放假，不能來。我的未婚妻的來滬問題，這算是受了第一次的打擊。事後不久，她自己詢得了一個姓劉的同學的姊姊

及嬸母叔父，要來南京，願帶她來滬，並負找我的責任，她會來信說得歡喜得什麼似的，我

也跟她歡喜了一場。但是過了幾天，她又失望地寄了一封信說，

「……劉女士的姊姊和她的嬸母叔父，昨天下午命劉女士來告訴我，他們明天赴港。並說他們由港來滬坐的是總統船二等艙。這不特時間太匆促，我的一點行李沒有預備，不

能容許，就經濟上也沒有辦法，我的父親不肯出錢，我的母親要籌錢也籌不及！似此情形，我又失掉一個來滬的機會了，你想，怎樣好呢？……」

經過這二次的打擊以後，居然還有機會，這於我是多麼歡欣的事。

「好的！」C君馬上贊成了我的提議。同時我們都交換寫了彼此的未婚妻的住址的門牌號數，寫信給她們，要她們彼此互找。

x

x

x

x

x

是七月五六日的時候了。Y女士大概起程了罷，我的未婚妻大概偕她同來，正在途中了罷？我想。

下了辦公廳，我看見C君，我便問他說，

「Y女士是不是快來了呢？」

「不知道。」

「怎麼不知道，她沒有信來嗎？」

「沒有！她自回去以後，一封信我也沒有接，不知道是爲什麼緣故。」

「病了罷？」

「病了也應該寫幾個字告訴我。」

「忙不過罷？」

「忙不過，寫幾個字的時間總有的，我寫了幾封信催她來，她都沒有覆呢！真怪！」C君莫明其妙地說。

「她不會變心了吧？」我帶笑說。

「變心是不會的，我敢相信，」C君堅確地說；同時又透露出些微失望情緒，低頭說，「不知有什麼事吧？」

一天復一天，Y女士的信總不見到，人也不見來，C君的心自然日變沉重了。大約七月半的時候，他終於把同慶里的房子退了租，搬到盧陵里的一個小房子和友人共同住下。

我呢，我因為芬要來滬，沒人作伴，也正在設法，擬籌得一筆款項，自己下港去接她。一面仍致信給芬，要她也極力尋找，看萬一仍有人可作伴來滬的沒有；及儘可能的再促Y女士來滬，和她一路來，她能應允，那就妙極。因為我的經濟不充，平空添了一筆來往港滬間的盤費支出，會使我更感拮据的痛苦。

是一天午飯後的事。我和C君露茜君怒濤君在怒濤君房裏談天。我們在詢問了怒濤君的

戀愛進行狀況以後，辭鋒均轉到C君及其未婚妻的事件上來。C君和Y女士爲多年的好友，我們是知道了的；C君因爲近來不接Y女士的信，很是煩悶不過，我們是知道了的；C君的心理狀態，現在是在那一種程度，我們也大概知道了的。但我們因爲飯後無事，使用滑稽的口吻，來討論研究C君的心理，作爲笑樂的資料。

「Y女士怎麼呀？有消息沒有呀？事情恐怕不好喇？」滑稽的怒濤君開口微笑問C君說。

「大概總有什麼事罷？」C君還要強嘴，替Y女士辯護。

「我們現在來研究研究C君的心理狀態罷，」小說家的露茜君說。「據我看來，用茅盾君的三部曲的名字來說明，C君可說既經過「幻滅」時期，入于「動搖」時期，再進一步，便入於「追求」時期。」

「不錯，」怒濤君應聲呵呵地笑着說，「C君現在「動搖」了，而且可說是開始「追求」了喇！」怒濤君自然是話中有話。

「笑話！笑話！」C君也陪着笑反駁說，「幻滅都還沒有，那裏說得上動搖，追求呢？」

「不好喇，C君，你這樣是太易變心，太對Y女士不住喇！」怒濤君不管C君的反駁，又笑着逼一句說。

「……………」

停了一會，談話的焦點又轉到一個男子不爲未婚妻所愛，應不應在未解除婚約以前另外追求一個的問題上來。

露茜君的主張純從利害上着眼，但也能自圓其說，他說，

- 「一個男子覺着不爲未婚妻所愛時，爲萬全計，不妨和另一個女子結識，戀愛。準備看明白未婚妻真的不再愛自己時，馬上提出解除婚約，及向該女愛以上的要的戀愛以上的要未求。」

怒濤君也和議說，

「不錯，C君應該現在就去重新追求一個，比方劉君的愛人的表妹，等到Y女士的態度完全明白了時，再決定應取的步驟。」說完又笑了一下，言辭中自然含有嘲弄的意思。

「你們的主張不對，」C君作防禦戰說，「你們的主張是對不住人，對不住自己！一個男人不爲未婚妻所愛，或一個女子不爲未婚夫所愛的時候，應該先行解除婚約，然後再去找 wife 或 husband，才是正道。」

「哦，」露茜君笑說，「找 wife 或 husband 嗎？那個說過那種話嘍！我們不過說，找女朋友或戀愛罷了！找得了女朋友或戀愛了，她馬上就是你的老婆了嗎？笑話！如果這樣容易，你現在和Y女士不特戀愛了，而且訂了婚，你就應該不會嘗到失戀的滋味了！」

「笑話的笑話！你找女朋友目的是在於要對手方做妻子，那找女朋友不是差不多就等於找妻子嗎？」C君又反駁說。

「差不多」總和「一樣」有分別罷？」怒濤君冷笑說，「如果男女一做朋友，便成夫婦，那世間缺陷之事也就不像現在這麼多了！」怒濤君追求S女士，已有半年多，還沒有相當成功，常引為恨，現在不期然而然流露於言辭之間。

「……………」

他們互相辯駁，說得天花亂墜，我沒有插嘴的餘地，只得做一個舌戰旁觀者。但我靜靜地觀察，總覺得，C君的態度雖然從容，辭鋒雖然銳利，並且一點不露「幻滅」，「動搖」，他的心裏確是含着不可言說的悲哀，和彷彿十五個吊桶在打水，七上八落的難過。

X

X

X

X

X

好友F君，自港返滬，寓北四川路日殿旅社。他寫了一封信來，要我去見他。我于一天下午如約前往。

日殿旅社是北四川路一間有名的旅社，附設有跳舞場，及影戲院。影戲院不見得好，跳舞場却還布置得宜，舞女也多，生意也還不錯。旅社的客人房裏，時見有舞女出出進進。

F君住的是第十號房間。我跑到了日殿旅社，好容易找到了十號房，房門是掩着的，敲

了敲門，推開進去，原來C君既先我來了。他此刻正和一個少女談話談得出神，並沒有注意到我。少女坐在一張沙發上，笑容可掬，有時哈哈大笑，口張開得像一隻餓虎的一般，簡直不像一個正經女子；C君却用兩手扶着沙發的兩臂，身向前俯，面正對着那個女子，彷彿就要和她親吻了的一般。站在一旁的秦君看見我，便和我招呼，並對我說，

「C君的未婚妻來了呢！」

「那裏？」我問。

「那椅上的就是。」秦君用嘴一弩說。

「不，Y女士我認得的，不要騙我。」

一會以後，我低聲問秦君說，「那個女子究竟是誰呢？」

「此地的舞女。」

我默不則聲。C君本是很正派的人，如今也和舞女——變像的娼妓玩笑起來了，他的煩悶，無聊，不問可知。我那得不替他難過與可惜呢？

X

X

X

X

X

「我親愛的哥哥：

我按着你所告訴我的Y女士的地址，帶着C先生的介紹信去找她。她說：她因為籌



款來滬讀書沒有籌得，雅不願來，你替她告訴那位C先生，要C先生再寫信叫她來，她或者會來罷——至好打電，那更可以快些。哥哥，你就去催C先生罷！如果Y女士不來滬，那我沒人作伴，怎麼好呢？還是你來廣州或香港接我罷？

你的妹妹芬上

x

x

x

x

x

我接到這樣的一封信，我便把信給C君看，要他再寫信或打電催Y女士速來，使我的未婚妻也能一路早日同來。我料想C君得到我的這個消息，一定欣然答應寫信或打電的，那知道他反氣忿的說道，

「寫信？打電？笑話！我實在懶得理睬了。我寫了六七封信，她連一封也不覆，這真是萬分的豈有此理！她激我激得跳起來的也不止這一次，但她這次激我實在超出可能容忍的限度了。她願意來便由她來，她不願意來也由她去。老實說，我現在是不願意她來的了，替她找事找不着，我一個月八十元的薪水，怎夠兩人使用？」

我聽了C君的話，我也覺得Y女士有些可惡，但我還勸他大量點，讓步點，男人對女人讓步算不得什麼。他不惟不聽我的話，反而節外生枝地說，

「Y女士現在瘦了許多，我實在不大中意了。她如果不理我，我C先生還怕沒人要的

嗎？」

他說了這種話，我也不好說什麼了。事後我打聽得這種話有兩種背景：

第一，F君在港時，曾見C君的未婚妻自滬杭旅行歸，Y女士曾在F君面前說過這麼的一句話，

「C君不讀書，真是沒用的人啦！」說時也許帶一種傲兀輕視的態度，這種態度也許是年輕女子所易犯的通病，不見得是出自心底。但是F君聽得了這種話，看見了這種態度，總覺得有些替C君不平，回滬後，不免把牠們據實或竟張大其辭地告訴C君。C君正在不得Y女士回音的時候，聽見這個報告自然更增加一種抑鬱，氣忿。C君覺得Y女士不能諒解他，他是有種種原因不能再進學的；至於她竟敢在自己的朋友前表示輕蔑他的態度，那更無異宣佈她和他解除婚約了。

第二，劉君的愛人的表妹W女士，曾在一間小學以劉君的介紹和C君會過面，雖不能說是一見鍾情，但彼此的確多少有『恨不相逢未訂（婚）時』的感想，這在C君平時的談吐，可以看出。此次W女士聽得C君有不大為Y女士所理睬的消息，便託其表姊乘間媒介，向C君進攻。最近C君會和她們去看過兩次戲，且不時有書信來往。劉君的愛人的表妹，據且君說，模樣也還白嫩。年紀或比Y女士還輕二三歲呢。

此時C君還沒有和Y女士解除婚約，依照他自己的主張，他不應另外有所追求。但是理論儘管理論，實行儘管實行，是今日少年的通病，我們的讀者又那能只怪C君呢？何況C君的例，又是女的追求男的呢？

x

x

x

x

x

是七月二十四的時候了。我還沒有接到芬的報告有人偕她來滬的信，我更着急地籌款，決意轉月赴港接她。同時預感着來月的經濟的困難，又不禁慄慄憂懼，甚至於想改變方針，暫時寫信我的未婚妻，叫她不要來滬。C君呢，此時也還沒有接得一封Y女士的信，他對於她簡直已到了絕望的境地了。C君最後忍無可忍，便於二十五日的夜晚，吞着淚泉，點着恨火，寫了一封長三千餘字的信給她，正式提出解除婚約。起首說，最可惡是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慘案，竟使他們在校有共同辦事因而識面的機會。最可恨是她的伯母，竟於十五年夏向他的母親提出訂婚事件，終於訂了婚鑄下大錯。接着歷數Y女士不諒解他，激得他跳起來的事實。十六年春答應他一同去廣西，後來又不跟他去。同年夏答應他去香港旅行，又中途變卦。這次答應回廣州後馬上來滬，又竟失約，而且在港時還對友人宣佈她輕視他的心情。最後說他承認過去和她的結識，訂婚，都是一場錯誤，現在不應將錯就錯，不把牠馬上改正，徒貽彼此將來無窮的痛苦。

恰巧這個時候，C君的堂妹蔚君辭掉煥然小學的教職回粵，坐的是總統號船，兩三日便可抵粵，C君便將最後一封致Y女士的信託蔚君帶回。

第二天，許多友人都用歎惜的口氣傳說C君已寫信和Y女士解除婚約的事。我曾親自詢問C君上項消息的確不的確，並表示男子對女子不要手段太辣的意思。

—— C君却平淡地說，「解除婚約大概是正合她的意思的；她大概不好意思提出，那由我發動又何妨？快刀斬亂麻，短痛總比長痛好！」

英明的C君，雖然說得理由充分，我終覺替C君和Y女士感到可惜，數年的愛的樓閣，一旦拆毀，這是人生舞台上的怎麼一回事？許多個友朋，都表示過和我有同樣「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的傷感。

妻

x

x

x

x

x

—— 是七月三十日的下午，我自L鎮公舉回寓，接得我的未婚妻的廿五日的信。第二天回L鎮，一見C君我便把Y女士快來的好消息告訴他，他滿不在乎的，似乎總不能忘記Y女士貶抑他的話，

「她來讀書罷，與我沒有相干！」

但他同時却約了我，為看數年的友誼的面上，要我將來和他一齊去黃浦灘畔迎接她們。

以上的事實經過，寫起來雖已佔了五千字的篇幅，並且如果真用活動照相器攝製起來，也許可佔觀衆一個鐘頭或一個鐘頭以上的時間，但在我穿衣服準備去找C君的時候，却是連一串續印象的剎那的復現。我一面連忙穿衣，一面還吩咐她們說，

「你們太累了，你們都躺在床上歇息歇息罷！」

說了這種話，我馬上又想起C君的堅決態度，覺得C君和Y女士現在已到了這樣的差不多無可補償的程度，應該先給一點暗示予Y女士，便問她說，

「蔚君已於二十七日回去了，你大概沒有看見她？」

「哦，蔚君回去了麼？我並沒有看見她。大概她抵粵的時候，恰是我下港來滬的時候，所以沒碰見。」說到此地，一停，又追問說，「她大概沒有把我寄放在民生旅館的行李帶回罷？」

「我不大知道，要問C君方才詳悉。」

「……………」

「C君託蔚君帶回一封信給你，說是要和你解除婚約呢！我都說他不好這樣，數年好友，不應如此！」我委婉地說。

Y女士由床上坐起，睜大眼睛說，

「C君要和我解除婚約嗎？好的！這算不得什麼一回事。我Y君是不怕沒人中意的！我此次辭掉一間市立學校的校長不幹，跑來上海，不過是來讀書罷了。我初次對芬說不一定來，是因為讀書的錢沒有籌得，我到前月廿四五錢籌得了，便決定來。我如果爲和他結婚而來滬，那有什麼意義呢？」

我的未婚妻也附和她說，

「讀書是至緊要的；我也是來讀書的呢！」

「一定是F君對他說了什麼話，」伶俐的Y女士一會以後又說，「我在港時，遇見F君，確會當他的面批評過C君，說他不讀書不中用，那雖然是帶笑講的話，但我的話也許並沒有說錯罷？究竟，黃先生，一個人不讀書有什麼用呢？他不理我，算不得什麼一回事！我此來不過是來讀書罷了。」

我此時只覺得Y女士是一個異乎一般寄生蟲有志氣的女子，沒有什麼話說，衣服穿好了，戴上帽子，吩咐她們休息，耐心等我回來，便出去了。

我依常例跑到西門路菜市路口去搭十八路無軌電車。在車站看見葉君（有胖大的夫人的葉君）和盧君也在候車。他們都是我和C君的好友，我便把芬和Y到了的消息告訴他們，同時說，

「事情真是有點尷尬。C君解除婚約的信發出了，Y女士却到來了。」

「Y女士來得這麼快，C君提出離婚的信，她有沒有接到呢？」盧君問。

「我問過她，她說沒有看見蔚君。」

「那麼，她是沒有看見C君的信了。你應該把他的信的內容告訴她，好讓她心裏有一個準備。這是一種義務，並不是一種破壞。事情已到了這種田地，不如直捷痛快，一刀兩段，大家另找對象的好。你告訴了她麼？」

「告訴了。」

「她怎麼表示呢？」

此刻十八路電車到了，我們三人一齊跳上了車，上車以後，我據實答覆了盧君的話，盧君也把Y女士讚歎一番，說她知道上進是有志氣，聽見對方提出離婚而不害怕是有胆量，能夠不滿意未婚夫的不讀書是不同乎庸俗女子。

一會以後，葉君問我，

「你現在去那裏呢？」

「我現在去北四川路廬陵里，找C君，要他來。」

「你要他們來開談判罷？」盧君笑着說。

「自然，事到如此，他們當事人諒必也願意早日弄個明白。」

末後我們東拉一句，西扯一句，又曾談到C君失掉Y女士送給他的訂婚約指，聽說是洗澡時失掉的，找了許多都沒有找到，大概就是此次的決裂事件的先兆了。

車到了北四川路蓬路，我們都下車，我和葉盧二君告了辭，便坐一輛黃包車往C君寓所跑。

當友朋大家談話的時候，總沒有給你深想的機會，我現在是一個人坐在黃包車上了，我的腦筋又異常靈活起來，生了種種預測：

「依剛才Y女士的態度，及依我所知的過去C君對她的行為看來，他們兩人似無和解的希望。最爲他們的結合的致命傷的，是女的有看不起男的表示，損傷了男的自負心（Vanity）。」

「他們見面時，大概不免要對罵一場，悻悻分手罷？女的倔強，男的也是一個很自負的血氣方剛的青年。」

想到此地，我的心突突地跳，很替他們難過。事雖到此，我內心深處還以爲多年的愛不應一旦破壞。

不一會到了盧陵里。盧陵里是一個狹小的巷子，內中只有四五家，C君住的是一家的



樓下的一間。那時大概是九點鐘罷，C君剛剛起床，我把他的未婚妻和芬到來的事連忙告訴他，要他馬上穿衣服跟我來。

C君不慌不忙，先刷牙洗臉，然後穿上新襪，打好新而且豔的領帶，披上新的黑色秋絨西裝，彷彿他現在是就要跑去會他所摯愛的愛人，不是會他所恨的未婚妻的樣子，我心裏不禁替C君覺得好笑；事情已弄得這麼糟糕的田地，開談判和說情話不同，怎麼用得着穿這麼漂亮的衣服，打這麼鮮豔的領帶？但同時却用話探C君的意思說，

『她來了，你現在不好拒絕她了喲！』

『她來讀書罷了！』C君靜悄悄的說。

『訂婚多年，不應破約於一旦。』我再勸說。

『那要看過。我不和她結婚，繼續做朋友是可以的。』C君的冷淡的態度，使我替Y女士着急。

C君穿好了衣服，便和我一同回F里來。我們在路上沒有談好多話。C君的心裏怎樣在想，我沒有明鏡的心，我不能把牠照見，大概在計劃着怎樣對付倔強的Y女士罷？我的心裏呢，想到此次我的未婚妻居然能夠打破種種困難，來滬就學，及和我結婚，真是充滿着無限感激驚喜之情。但想到C君和Y女士間的裂痕太大，又很替他們可惜，可惜他們不能像我們

一樣融洽無間，共上新婚的樂園，成全人間美滿的事。

我和C君跑到F里時，我的心裏倒起了一種恐慌，恐怕他和Y女士見面時的詬辭之聲，要打破我和芬間的甜蜜空氣。這種自私的顧慮，也許是人所難免的罷？

到了我的寓所の後門，我徑由廚房，率領C君踏上樓梯，到了我的房門前，原來房門已經關着。我敲了一下，並叫一聲「芬！」，我此時的心，很替C君和Y女士焦急：他們雖然不能說是「仇人」，但至少可說是「恨人」，「恨人」相見，許會「分外眼明」，有一種表示罷？

房門一開，活潑的芬和我們招呼，

「這樣快就回來了？哦，C先生！」

Y女士也從容站起。C君和Y女士見面，如常和平地招呼，並無如我所預期的怒目相視，或互相詬辭，或大開談判的景像。這使我的內心的一角的好惡戲的(Mischievous)潛伏情緒——這大概是蠻性的遺留罷——感覺到失望。但同時我的一種緊張的心理狀態，預期着不幸的事的開演的，也放弛了一點，彷彿是說，「不錯，要這樣子斯斯文文才好的，這樣下去，就和解大概也有希望罷？」但仍然不敢斷定他們就不會決裂了，因為現在還不過見面的開始，而且又是在我的房裏，他們當然不好發作。他們談的都是瑣屑的事，比方何時下港，何時來滬，何以不搭加蘭總統船，倒搭太古船，蔚君回去帶了Y女士的行李沒有，一類

的話。

瑣屑的事講完以後，他們談到Y女士的最緊要的事件上來，就是她今晚的歇宿問題。

「還是到南京路新新旅社開房去，過今晚的一晚，讓我替你找定房子，明天搬遷罷？」C君提議說。

「爲什麼要開房呢？」Y女士低下頭來望着自己的腿說，「開房要花錢，不好！」最後幾個字帶有一種幽怨的聲調，彷彿是怪C君大把她疏遠了的一般。

「不開房那裏過夜呢？我的房子已經退了，我現在是和姓胡的共住，一個房子比這個亭子樓大不了許多。找房子罷，無論如何，本日找得到，也不能搬進去；你坐船幾天身體也餓餓了，應該到旅館開房順便洗澡才是。」

Y女士終於給C君說服了。當我們的面，他們一句話也沒有提及解除婚約與否的事。

x x x x x

那天晚上八時半，我和芬到南京路新新旅社找C君和Y女士，剛好在新新旅社門口碰見他們。

「去那裏，C君？」是我叫說。

「因爲房裏空氣悶，和Y女士到黃浦灘公園去，你們也一齊去走走罷？」C君興高采烈地

# 當代文藝

## 第三期要目

論著	戲劇	翻譯小說	創作小說	批評與介紹
機械美(日本板垣鷹穂作)..... 陳望道	感情底意義與智性底意義..... 孫俚工	藝術至上主義的文藝批評..... 毛文齡	不同(美國奧尼爾作)續..... 古有成	晨(美國辛克萊作)長篇..... 王墳
		琴師皮理士(西班牙貝克奎爾作)..... 黎錦明	我的旅伴們..... 彭芳草	珍妮..... 蘇靈
			作家叔西..... 祝秀俠	愛的跳舞(長篇)續..... 陳穆如
			中國文學論集..... 默之	寒夜集..... 晴川

說。

Y女士呢，也笑逐顏開地和芬招呼。我因爲不願使C君和Y女士感覺着談話的不方便，所以便婉辭了他的要求，和芬在南京路買了一點東西便回寓所。

「大概他們沒有問題了？」芬在電車上微笑着和我說。

「大概是沒有問題了。」

—— 未 —— 「你想他們今晚是不是同在旅館過夜呢？」善於猜想的芬又微笑着追問我。

「大概是的罷？只要他們合得來，那又何妨？」

婚 × × × × ×

第二天回到L鎮辦公，我見到C君時，第一句問C君的話便是，

—— 妻 —— 「你和Y女士的事沒有問題了罷？」

「沒有了；難得她辭掉市立小學校長來就我！」

「那很好！」

「昨晚對哭了一場。是我疏忽，沒有把搬家消息告訴她，她不知我搬了家，她的信都寄到同慶里我的舊寓所去，我那裏收得到呢？」C君感歎地釋然地說。

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脫稿

# 另一種世界

徐幼篋

—— 另 一 種 世 界 ——

停在黃浦灘畔的江天輪，這天又要從上海開往甯波去。牠巍巍然的，好像一座高大扁闊的鴿籠，爲了清明節和南海普陀香汛將屆的關係，旅客比往常更爲擁擠，各個規劃着的區域中，麤集了許多人頭，都在紊雜的喧囂着；當來富和阿康上船不久，便「坡……坡……」的粗壯而又尖銳地喝了兩聲，輪身就緩緩的移動了。

來富在上海附近的一個小市場的油條店裏當司務，已經有五年之久；他做油條的手法，練得極其純熟，一根白的小木桿，已被手汗染得通紅了。往常擊拍着做，總能從這根圓滑而潤澤的小木桿的節奏裏，變化出許多和諧而不同的聲調。那是很動聽的。有時候自己玩着試驗，閉起眼矇子捏出來的粉條，也竟和普通的不差分毫，一樣的快。可以說，他的兩隻粗手掌，是代替了眼睛的。輪到他團粉，所配置的鹹的成分，能恰好勻稱，發出來的油條，也格外爽口合味。在店裏，本來另外還有個夥友，但技巧沒有他的精，團粉發酵的業務，無形間

就成了他一部分的專職。每天一條條的從他的粗手掌下經過的差不多全個小市場都能達到。阿康雖然是個染布匠，却和他是同一地方做事，又兼是同鄉，兩個人的感情，十分融洽。這一次相約歸家，在彼此都蓄望得很久了。平日安心樂意地忙着染曬布疋和燻油膩味兒的工作，生活是機械的，不自然的，沒變化的，可是却能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出習常的趣味來。現在老闆是不好意思再不許可他們的請求了。答應他們在這個清明節回家去掃墓，這在來富和阿康，是分外的愉快，舒暢，開心。

不過，引為美中不足的，所佔的坐位，正是舷板上的一隅，也就是交通要道，在未落遮蓬以前，是不能專作臥眠的。一羣羣叫賣着的小販子，在啓旋時早被驅逐了。現在還有許多人，穿梭般的來往着。穿着藍布長衫捲着袖子賣報的捧着滿疊的新聞紙，圍着襟角上綴有紅記號的白圍裙的廚子托着白的盤子和握着銅叉銅匙，從袋口裏挖一個洞懸着銅牌的茶房兩隻手指提着八把磁壺，戴着紅珊瑚頂子的尖瓜小帽的披着漂亮的綢衫搖着臂膀，掛着兩撇鬍子罩上玳瑁眼鏡的穿着大褂子踱着方步，兩手插入褲袋的學生模樣的低吟着毛毛雨，頭髮梳得發亮，洋裝架得筆挺的直着脖子。

尤其是各式各樣的女人，女人，女人，倒使來富看着加深了感慨！掛着耳墮子灣着細眉毛的姑娘胸脯上墳起了兩塊豐乳，走起路來像蚯蚓般的嫵娜着身軀，口唇上塗着胭脂束緊了

腰圍而突着臀部的姑娘，蓬着髮掩住了桃腮，勒直了襖筒子飄着領帶的姑娘跳躍着的時候波浪着裙緣，好如忘了繫褲……白皙的手臂，肥大的臀部，顫動的酥胸，耐人尋思的小腿，高跟鞋和甲板相擊拍的清逸的音響，緋色的，湖綠的，桂黃的各種花紋的色澤，悠閑的韻致，流利的目波，……這些這些，在目前眩耀着消逝去了。一縷名貴的，溫雅の香息，却毫不吝惜地被來富半圓錐形的扁鼻子輕輕地沁入心腑。

來富弓着身，兩隻手捧住小脛。忽然周身輕鬆起來了。這香息，富有春意的駘蕩的婦人的香息，多麼新鮮啊！他額上的幾條橫皺紋，也似乎是消失了；他向阿康張着嘴睜了一眼，可是這溫雅の香息，又從他幾塊黃牙齒的隙間，隨着笑韻逸去了。所滯留的渣滓，仍是一種油膩味兒，他才感到失望，他覺得茫然，最不快意的：每個跳躍着過去的女子的後面，總是跟着一個男子，或者雙雙搭着肩在並走，年老的婦人，也披着斗蓬，扭着小脚，霜一般的敷着粉像忘了年齡。妖冶，放任，在他起了憎惡的感應；她們有的嘻皮笑臉的打俏着，彷彿什麼也不介意。就是有幾個看去還帶着幾分鄉下色彩的女僕，有的也嵌着金牙，滿口吐着上海白，眉來眼去的不知在弄點什麼，茶房對他們也似乎特別和善。

「阿康，世界的確是變了。你看，男女反了一個身，」來富抱着不平的氣慨，「男子像姑娘，女人像漢子，男子像菩薩，女子像妖精，男子穿着短衫，女人倒穿起長袍來了！」



哈，……哈。」

『不錯囉！』阿康很同情的說『妖精世界——自從洋鬼子跑進中國，就弄壞了。更加是女人的衣裳越作越不像樣了，有的沒有領，有的高撐着硬版領，都難看。質料又薄！……』

『聖人所以講過，陰陽反常，天下必定要大亂。各朝各代，多少文武官員，但細細一想，毛病都出在「陰陽反常」四個字上面。是不是？』來富擺着扁鼻子的圓頭顱，變為一個變時子了。

『是呀，劉伯溫的燒餅歌，也說過鐵牛耕他就是火車，鐵樹開花就是電燈，……現在一樁樁的都應驗了。可惜牠要做一條明一條的。接着不知是變做一種什麼花頭了，哈，哈，哈！』阿康握着二尺多長的旱煙管，噴着滿嘴的青煙。

船兒駛出浦口，輝煌的斜陽和海水接吻了。接着，夜的幕便支配着一切。

第二天，約莫下午三點鐘光景，船到了埠，阿康挑着一個舊被包和兩滿籃的洋芋蒞居先，來富背着一隻插着粗柄雨傘的青布袋在後跟着；從熙攘着的人叢裏破圍突出。經了一夜的靜養，覺得勇氣陡然；而且離鄉是一步步的漸行漸近，豫期的希望在前端閃爍發光。

「實是有兩年多沒有回家了，這回子，可快活一時哩。」來富淺笑着對阿康這樣說，像全身受了解放，鮮妍的心花頓時怒放了，跨下扶梯，阿康挑着的担子，爲了不會用手執住籃柄的緣故，籃框子一搖一盪，正衝在前面戴着紅珊瑚頂的尖瓜小帽的綢衫衫的上面，印着一個跡。那個小白臉回轉蒼白的臉，含着怒意地向他側目，才不說甚麼話的走了。

從甯波回到他們的故鄉，還有七十多里的路程，兩個人嚼了四個冷糗子，且談且走，這條素所熟識的路，舉步也很輕便。

祇是，累人的担子！却是越挑越重，來富也常給阿康伴肩換挑着。

天色漸漸地又由漠茫而變爲一片灰色，以至於暗黑；他們憑着幾顆星光的映照，還依稀能辨別出脚路，待走到村口，已是黃昏深夜，整個荒涼的村鎮，受了大自然的催眠，已沉沉入睡了。

「好，現在幸虧到了。」

「是的，到了。」

「那末，我們現在就分路？」

「我家裏順便先去一趟？」

「你家裏先去一趟？……也好，橫豎我今天是統夜着了。我準把你的東西送過去。」來富在村子的岔路口，又肩起担子，在前引路。

到了阿康家和近鄰公用的灰黑的破磚壁的牆門口，兩扇經日光和風雨琢磨得變為赭褐色

的薄扉門，已緊緊地關着了。

來富歇落担子。阿康連着綻青色的手爪拍着門。可是來富的肚子，忽然地緊痛起來。於是從籃角裏扯了一塊白紙，到阿康家住着的偏廂屋後門對面的茅廁裏後大解。

黑夜是一片無際的沉默。

當來富蹲在坑上的時候，阿康的敲門聲，却越敲越緊。

「來了，」這明明是阿康嫂的回音，也清清楚楚地傳出牆外來了。

「砰，砰，」阿康不耐煩地還在敲着，也許他自己還沒有聽到她的答語。

但是，這真奇怪，後門倏然地開了一半，從門板面倉皇地滾出一個人來，定睛一看，門

又關了。

這一嚇，可把來富怔住了！雖然那個滾出來的人沒有顧到他；雖然在暗星夜還模糊地可以曉得那個人戴着一頂尖瓜帽披着一件綢袷衫；臉色是很蒼白的，曾在什麼地方碰到過一樣的熟悉。在什麼地方，却記憶不起，他的汗毛成百成千地豎起來了！心也怦怦地跳得很利害，幾乎跌下坑裏去；躊躇了一會，霍然的就拉着褲腰直立起來。

待他走到前門口的曬穀場，大門已經開着了。阿康嫂左手指提着一盞煤油燈，右手掌鍋形的遮着一線搖搖欲滅的燈光，她的腮，佈滿了紅雲，髮是很紛亂的披掛在兩鬢，斜襟的衣衫的釦子，祇釦着腋下的一顆，一對隆突的乳房，說話時也在牽動顫漾着，人是比較兩年以前，更青春得多了。

「哦，你回來了，來富叔也一道來，爲什麼這樣的遲呢？」阿康嫂的目光像兩顆黑寶石，斜睨着阿康和來富。

「是呵，夜深了，爲着這一担東西，所以走路慢了！」來富的心頭還在抖動。

「哦，要來富叔也送他來，真謝謝呢，」阿康嫂繼續着說，「我睡着了，從夢裏驚醒呢，害你們等了好些時！不知有多少時候了？」

「這不要緊，這不要緊，」來富的額角上冷冰冰的；他有點怨憤，只說出了這一句「祇是驚吵了你！」

「說什麼客氣話呢，」阿康嫂似乎也懂得他的話中有骨，語調轉了彎了，「你來了，你的嫂子不知怎樣的高興呢！她前天還和我講起過你們來，我也曉得你們今天不到，明天一定可以到的。這樣晚我是想不到的。」

「這樣晚我是想不到的？好一個婦人！」來富心裏在想。

「好，現在再坐一坐去。」阿康嫂看到他不說話，指着裏面左廂房的家。

「不，我要告辭的。」來富現出淡淡然的態度，心裏悻悻的着急着想回去。

「不再喝一碗茶？」阿康嫂絮絮不休地說，「你是不是恐怕你的嫂子罵？」

「不，她怎好罵！」來富看到她的內面儘是醜惡，不屑地說「明朝會吧。」

「那末，明天請過來。」阿康嫂對來富送着眼波。

「明朝會。」來富擺着扁鼻子的圓頭顱重說着。

阿康真是一個死烏龜吧。關了大門跟着他的夫人進去了。

他看到這一幕活劇，猶是一枝慘惡的羽箭射了他的胸窩，非僅爲着阿康，不禁也爲自

己的身世淒咽着了。「天下的女人！不可捉摸的女人！」他於是驚怖中抱着一種志志的懸念，低着頭跑回家去。

黑夜又是一片無際的沉默。

他跑到一看，一切的景色，依舊不改兩年前的狀況；他想：「自己的家是個獨立的宅，沒有後門的。」他悄悄地先到四周一望，確實沒有後門，可是模糊中愉悅的被發見了一個窗子的輪廓，再仔細一看，用手一摸，確是已經開着一個窗。

他有點寒心了。

他回到前門，運着拳頭敲門。

四隣的狗，都起勁的狂吠起來了，裏面還沒有回應。

他接着再敲，半晌，裏面才應了一聲「來了！」

他虛心地躡着足，伺在牆角裏，兩顆眼癡癡地注視着窗。

但是，但是，這更奇怪，倏然的，又從窗口洞跳出一個短打模樣的黑影來。

這真是不幸的事故，一點沒有超出他的「推想」。

他發呆了！他恐怖而且驚愕，遍身的熱血，向上沸騰了，心頭十分的悸動，彷彿有重壓

似的。

他踟躕了一會，突兀的，用粗拳頭向自己的胸膛一搥，於是向小路奔去了！恨不得從臂膀上生出兩條翅膀來，腳是被繩子拉住一樣，儘是跑不快，他的妻子，用着驚異的口吻，隱約的在後面喊着他的名字。

天黎明了！

他喘息着。立了一個池塘邊，對着池水出神。

最後，他才堅決而慷慨地，從腰上的肚兜裏，挖出一個小紙包，從小紙包裏取出十二塊白而圓的大洋錢。一塊一塊的丟到水裏去。

「這又有什麼顧惜呢，」他看到前面一座紅牆的廟宇連着一個路亭，他又兜着田畔的阡陌跑過去。原來就是離甯波的船埠僅三十多里的，以前回家時常常經過的關帝廟。

住持是這麼的和善，終於容受了他。

他挺着頭顱，受了戒，就在這廟裏做了和尚。

—— 另 一 種 世 界 ——

這個廟裏的和尚並不多，除了住持，祇有他，和另外一個年齡還是很小的。他的職務很閑散，比較油條店裏的工作，却是寬得多了。他每天起來，披着一件灰色寬博的僧衣，在關帝菩薩的面前燒着一炷香，然後纔去打開山門，喚起小和尚來掃地。

其實，住持也是忽有忽無地常常跑到外面去。因此，在不久以後，實質上，他便主持着全廟的事務。他在廟旁大樹上鴉噪了的時候就起身，當陽光一縷映到殿宇的角上作最後的回眸的時候，就吃了晚飯去睡覺。他覺得生活非常地美滿！非常地暢快。雖然中途間，他曾經想到和尚的空虛，無聊；而且住持的行止的詭異，逐漸地使他失了敬仰，懺悔着想還俗，但是想到「我是在頭顱上綴有一點一點的記號的人了。我是出家了的和尚了！不該爲別人笑死呵！」於是極力耐着一種苦悶的毅力，勉強克制着自己的慾念。

他在寂寞的時候，常常一個人孤獨地踱到路旁的道上去散步。他望着隔河的小村莊，時時引着嘆息，匆匆過路的人們，都像趕着前程，沒有留意他，或給他以一點微薄的安慰。

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恍惚的生活着，中年的來富，忽爾兩鬢花白了。



往事給他的感念，確是太深了，太傷心了，也太苦痛了。他真是絲毫也沒有忘却這一番悽惻的印象，無論怎樣，腦袋裏像打了一枚鐵釘一般的拔不去。他妻子「來了」的尖脆而驚異的應聲，在他沉思或在憑着悟性地挨着字面念經的時候，也和供桌上的響鐘一般，自己便在耳膜裏打叫着。

那一天，彷彿也是一個春節的下午，田疇裏長了很秀緻的綠色的青秧，隨着和風一陣一陣的披拂着。他在廟門口的路亭的左方，正在灰堆裏埋火種的時候，忽然後面有一個人叫喊着。

「老師務，請你給我一個火。」

「可以——」他聽到鄉音很熟，移轉頭。

兩個人的目光接近了。

「嘎……？」阿康現着驚異而遲疑的目光

「嘎……？」他也出於意外了。

「你不是來富嗎？」阿康問。

「是的，你就是阿康？」來富的扁鼻子酸辛了。  
于是兩個人現着友誼的摯愛，坐在一條石欄上。

「你從什麼地方來？」

「我仍舊從家裏。」

「從家裏？店裏不是仍舊去？」

「仍舊去。」

「一切都好？」

—— 另 一 種 世 界 ——  
「苦呀，你看我也老了多少？」阿康說「這些，且慢講。我先問你，你爲什麼跑來做和尚了呢？……那一次，我和你回去，第二天早上，我拿了一籃洋芋苕到你家裏去，你的嫂子還在哭着嚷，她說：晚上的確有一個聲音去敲門的，但是開了出來，祇有一隻青布袋和一把雨傘，丟在階沿上，她曉得這些東西是你的，但是這樣也找不到你了！你真害了人呢！」

「哼，要做和尚就做和尚了。」

「這不對，你總得說個原委。」

「阿康，原委？不要說起吧。」

「說呀，老朋友。」

「你一定要我說嗎？」

「是。」

「那末，我講給你聽吧。可是你不能當真。我和你那次回家去是不是我先陪你回家去的？」

「是。」

「你家裏後門有沒有？」

「有。」

「好了，原委就在這裏。」

「快說！」

「說下去？……告訴你！你的嫂子也是不正經的。」

「呵，這樣事？呵，這樣事？」

「是，可不是嗎？」他顫聲地說。「我們一輩子聽人使喚，辛辛苦苦地掙錢去養家小，家裏就這樣的在出醜，做牛做馬爲那個？做人不是空？」

「空的，簡直是空！」阿康凝想了一忽，兀立了起來。「來富，我店裏不要去了。我什麼也不要了。我也要在你這裏做和尚。」

「呀！做和尚也是苦呢！我是爲了沒法想呀。」

「我——願意。」

「你和我不同呀，你家裏是有了子女的。你走了，叫那個撫養？」

「管他的！來富，救了我呀——」

「這不對，子女是你的，他們無罪！」

「那末，我一輩子做牛做馬嗎？」

「是的。——阿康！我的妻現在呢？」

「她嗎？她那次找你不到，接着灰頹地得了病，人是祇剩一把骨頭了，還逗着一息氣躺在床上。真苦，快三年呢，問茶問水沒有人，挨着餓又沒得吃，……在一個大雪的冬天凍死了。」

「呵！」來富也突然地失了常態。如着魔一般，死了的心，立時燃燒起來。是永遠的惆悵所形成的哀怨和淒涼，與一種不可追悔的抑鬱的絕望，同時又在心的燃燒着的火花中竄跳着。旋又汎起一片惡潮來，他已經寂滅了的，乾枯了的魂兒，蘇醒而睿智地，在喉頭噎住了。頓時呼吸也偻促而急迫了。他超出了平日僧居的涵養，他想拆毀了這個僧居的圍圍，狂跳起來，狂跳起來，高聲地咆吼着。

「阿康，真的嗎？」

說着便從眼角裏綻出一粒黃豆般大的眼淚。

「噲，噲，來富哥，什麼事？」

來富睜開眼睛一看，阿康彎着腰正打坐在他的身旁抽着煙。從煙斗的火光的熊熾裏，時明時暗的映照着阿康黃銅色的臉龐，眈眈地也在默想着自己。顯出一種生活的驅策的倦怠和人生最真實的誠意的芬芳。

「咳……」來富還有點不自信，粗手掌急忙本能地按捺着肚兜兒。裏面一小包扁圓的模型，還沒失去，這才放心。麻木了的腳，於是舒暢地向下一伸，那知發現了下面已經橫着別一段像蒼老的樹幹般的腿。

除了機件的摔動，和幾個年老的在風寒中咳嗽以外，便什麼聲響也沒有了。巨輪正載着許多許多的生命。顛簸地向飛滿了的月光的銀波中前進着。……

## 愛的跳舞 (續)

陳穆如

### 三

陰沉與灰暗，便是冬天的特徵。這時北風瑟瑟，白雪紛紛，河裏的流水，也已經結成爲冰了。光明的太陽，常常地被灰白的浮雲蒙上陰沉的薄翳。在薄翳裏活動着的人們，彷彿變成被人蹂躪的小狗一樣。

在早晨或傍晚，早已聽不着小鳥的歌聲了，卽有也不過是淒然的抖顫的絕命之歌；一切，都含着血淚和人們道別。比方人們在早晨起身的時候，眼中看見的，祇不過是村前落後的一片田野裏，堆着白茫茫的雪光，在那裏亂雜交橫地留下些消融的痕跡。

我起了身後，便離開了床頭，坐在櫥上寫起一封信來給她：

「我親愛的妹妹，你幾天沒有到我房裏來談笑了，真是使我掛念得很！」

「我愛！我寫這封信給你，我不能寫出很深刻的語句來感謝你，也不能寫出我這滿胸的熱情的萬一。現在我只有將我自己知道在我胸裏所充盈着的感謝，盡情向你說了出來，

獻給在你的面前。

「我愛，我自從和你認識以來，我得了你許多的安慰，無窮的快樂。在以前，在我沒有認識你的以前，我祇有孤零零地在路上行走着。現在，我自得了你和我相交以後，我的孤獨的生活，早已成爲鏡花泡影了！呵，妹妹，我的親愛的妹妹，你真是我的恩人，我的上帝！

「我的天使！我每天早晨聽着雄鷄正在高唱的時候，我便歡迎光明的晨之歌。我睡眼惺忪的從床上走下，我就要從窗口望你有沒有正從路上到我房裏來。然而天公下起雨來了！雨呀，請你停止吧！我要等待着我的愛人的降臨！

「露霞，你是我的心愛的人兒！我幾次三番會想跑到你的房裏來看你；但是，當我行到你的門口的時候，我便沒有勇氣了。妹妹，這並不是說我不敢來看你，而是因爲你房裏的朋友太多，使我沒有勇氣跑了進去。呵，妹妹，我說到這里，你一定會說我膽小得很。是的，我的胆量本來是很小的，就是我能夠和你發生戀愛，也許是因爲得了上帝的幫忙的緣故。在幾月前的時候，假使不是得了許桐森的介绍，我怎能和你認識呢？又怎能和你發生戀愛呢？……我記得……愛呀，我怎能不記得呢？有一夜，大概是夏去秋來的時節，你和你同房的項女士同行，攜手江灣路上。那時，你看見了我，你便紅着臉把

頭低了下去，其實，項女士雖然沒有和我談過話，但是她早已認識我了，她也早已知道我倆的醜態了，你何必低着頭使我難過呢？呵，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我們不要舊事重提吧。現在，我和你由認識而相交，由相交而戀愛，由戀愛而至這樣的親密，我心裏祇有充滿着說不出的愉快。……

「我所戀慕的妹妹！在這黑暗的社會，我真的是厭惡起牠來了。可是，當我想到你的時候，便會使我有說不出的樂趣！真的，我很想早點和你結婚，在幽僻的靜穆的法租界和我妹妹兩人——只消兩個人——永遠地共同生活起來。至若我的家鄉，雖然是山清水秀，風景宜人；但是，我呵，無論如何，也不希望回去了。……」

「妹妹！你爲什麼對我這流浪的文人，竟肯那樣地思慕，那樣地愛護呢？妹妹，你的心我是十分地曉得的，我正在暗中感謝着你呢。妹妹的好心，我願永遠地變爲我的所有。妹妹！呵，妹妹！我的最親愛的最親愛的妹妹！」

「呵，妹妹！我的親愛的妹妹！我來向你表白我的心。我是永遠地永遠地愛你！因爲你是我最滿意的女人！呵，妹妹，請你不要忘記，請你永遠地永遠地和我在愛河裏過活罷！」

「妹妹！我真感謝你，你能使這可憐的迷路的羔羊有所歸宿了。妹妹，你賜給我的無上



的恩情，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以前，我在入夢的時候，本來是我自己一個人的，如今就不同了，走入了睡鄉，還有你伴着我同睡；雖然你是沒有和我同床睡過。

「妹妹！北國的天氣，不比我南方的天氣。南方呢，春夏秋冬，都是很溫和的，很幽美的。我到了這冷寒的北國，雖然常常地追慕着我家鄉的田園和溫帶的可愛，但是，那裏無論是怎樣地美好，怎樣地適宜，怎樣地幽佳……我呵，我却不想回去，也沒有回去的必要。因為那裏有的全是毒蛇猛獸。……假使我回去了的話，我馬上會被牠們吞食！呵，妹妹，我的親愛的妹妹！你想，我有沒有回去的必要？呵，是的，我不回去，也沒有回去的必要了！」

「我的家鄉既然是這樣地溫和，這樣地可愛，這樣地幽美，這樣地適宜，所以，我在冬天的時候，也可以不必留心。然而，北國呀，北國的天氣就不同了。無論在晚上或早晨，都要自己保護自己的身體。……呵，妹妹，我的親愛的妹妹！我用一句俗話來告訴你，請你永遠地不要忘記吧。」寒暖無人須自知！」

「妹妹！我一面寫，一面却聽着窗外蕭蕭的雨聲，在這幽靜的早晨，我素來都是不安的；現在呵，我不獨心裏不會不安，反而還覺着快樂！呵，妹妹，我倆的愛，並沒有什麼條件的，只有赤裸裸地互相親愛起來。妹妹！我的親愛的妹妹！」

「忙得很，一寫起信來，總是要動好幾次手的；有時朋友來了，有時又要到外面去走一趟的，所以這封信是寫的不成樣子的。沒有意義罷？」

「末了，我請我的妹妹接到了我這封信的時候，把你的櫻桃紅似的小唇吻着我的名字，我的生命將在你天使般的神祕的微笑的唇邊舞蹈而跳躍。祝你的美麗的青春永遠地在人間長存！」

你的親愛的景華謹上。

時間像平時一樣，一轉眼就過了一個多月了。我每天思念露霞，可以說是達到了極點。我想，露霞的苗條的身體，幽默的態度，一切一切，都使我可愛！是的，呵，我又無聊地在想起這些了。

一刻間，我又想，露霞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更加使我可愛！因此，她在我的腦裏無規則地變換不停，我的頭就感覺得有些刺痛了。呵，露霞，她像一個巫女或者一個妖魔，纏着我的整個的靈魂，不肯把我釋放一樣了。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明媚的月光照耀着大地，氣候也並不十分寒冷。我和露霞過着甜蜜的生活，可以說是達到了極點。

這天晚上，我和她從一家 Moon Cafe 走了出來，在馬路上望了望天上的明月，又走進

了一間酒店裏來，痛飲了一回。我一面走一面拉着她的手在四川路橋望了望蘇州河的流水。——假使我是離開了露霞，我便失去了我的生命似的。反過來說，我自己的靈魂便無所歸宿了。這樣，我便要度着可憐的孤獨的生活，永遠到山中去做個和尚，或者度着魯濱孫飄流的生活一樣。

我一面想，一面慢慢地走，心裏不禁有些傷感了。尤其如在白渡橋邊的一家洋樓上，聽着淒涼的胡琴的聲音，竟使我流下幾滴眼淚來了。

在白渡橋兩相遙望的，便是黃浦灘路。在這裡，可以望見許許多多的江面的船隻，不斷的來來往往地行駛着。我拉着她的手，走到黃浦江面來了。

夜深了，黃浦灘頭的情侶，只剩幾對了。我們選擇了比較幽靜的一個地方坐下，她的面部對着我的面部，我們便偷偷地談起話來：

「呵，露霞妹，你討厭我麼？」

「唔，沒有這麼一回事。」

我們並肩着笑了。

「假使你是討厭我，也不要緊；的確，我自己也有點討厭自己來了。」

我說後，只有望着天空的明月嘆了一口長氣。

「露霞妹，我近來不知爲什麼地會墮落到這麼地步，像你對我這樣要好的，豈不設點法子救救我麼？」

「……………」

她不知要怎樣地來回答我了。

「我們要及时行樂，你想是不是？」

「……………」她依舊地沒有說話。

「露霞妹，你是屬於我的了。」

「不，你說什麼？」

我立刻地把有酒臭的唇湊到她的頰邊來，她迅速地將我推開。

我沒有吻着她的雙頰，我便把她的雙手緊緊地拉着。她的全身有些害怕，蠕蠕地抖動着。

「哈！哈！哈！」我放鬆了她的手，她感覺到愉快了。

「你在發顫，你是害怕我麼？」我笑了。

「不，不是的，我怕你做什麼呢？」

月亮給一片浮雲掩住着了。我們在黑暗中癡想了一

「你是喝醉了麼？我叫汽車送你回去好不好？」

「好的，我們一同坐汽車回去罷。」

我們走了幾分鐘後，走到一間汽車公司裏來了。

一刻間，我倆並着肩的坐在汽車裏了。汽車在馬路上像飛機似的奔馳。

我將我的手搭在她的肩背上來了。她不敢拒絕我，只等待着我和她談話。

「露霞妹，你不要離開我，你不要把我拋棄，如果我是失掉了你，我便失掉了我的靈魂一樣。露霞，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能鼓起我的勇氣，只有你才能引導我向着光明之路走去！真的，你不要離開了我。假使你是離開了我，我便不能做人了！」我一面說一面把我的全身擁抱着她。

「我也不願意你離開了我，使我大苦悶和寂寞了。」露霞回答着。

「我是不能離開你的，這是不消說的。」

「不過，……」

「你說吧，你有什麼事情呢？」

「我應當要怎樣地做人？而且要怎樣地生活？」

她有些害怕地說。

「露霞妹，我來告訴你。我們的戀愛，是神聖的，是超乎一切之上的。如果你是討厭我的話，請你趕快地對我說吧；莫辜負了我的初衷——我要像魯濱孫一樣地過我飄泊的生活。

……」

「景華，我是愛你的。不過……」

「你真的愛我麼？」

「……」她望了望我，笑了。

「說呵，你思念我麼？」

「我沒有一天不思念你的，也沒有一天不愛你的。……」

「那末，我應當向你感謝！」

我的嘴和她的嘴緊緊地吻着了。她的一顆小心不斷地在我的懷中跳動着。這時，我忘記了一切，我只感覺到熱情的接吻的快感。

我倆停止着了。

「喂！到大華飯店去！」

我吩咐着汽車夫。

「好的！」汽車夫的回音。

「那末，你到大華飯店去麼？」她害怕地向我問。

「是的，爲了我們的愛，便要到大華飯店去，露霞妹，你想是不是？」

「……」她只搖了搖頭。

「不是麼？爲什麼你不說話呢？」

「……不……」她淒然地說不下去了。

「露霞妹，請你原諒我吧，我強迫你太過分了。」

「不，你是愛我，才會……」她拿出手巾揩着眼淚了。

「我害了你，請你原諒我吧，露霞妹！」

我倆依舊地接吻，依舊地擁抱着。

汽車駛到大華飯店後，便停着了。

我們進了大華飯店之後，選擇好了一間房子。在這一夜裏，我倆感受着從來沒有的痛苦。她雖然允許我和她接吻，擁抱，但是却不容納我最後的要求。

第二天十點鐘，我們離開了大華飯店，回到我的房裏來。她便伏在我的桌上，痛哭了半天。她雖然十分地愛我，但是一想到她的前途，便會不寒而慄。

近幾天，我整天整夜地坐在房裏。想起了那夜的事，我真很對不住露霞的了。我沒有法

子的，只得寫一封信向她道歉着：

「露霞，你是我的妹！你還這樣地允許我叫你麼？」

「回想到那夜的事，我真的沒有面目來見你了。所以，我決意在最短時間離開了上海，到廣東去走一趟。或者從廣東，再到南洋羣島去，過我飄泊的生涯，也是說不定的。」

「妹妹！再回想到我們過去的生活，是如何地愉快；可是，我真料想不到，自從經過了那夜的事，我們的痛苦，便一天天地加在我的肩膀上來了。真的，爲了這樣的緣故，我一定要離開上海，後日才能對得住你！不過你不要說我寫這封信給你，完全是個鬼話！你要相信，我離開上海，是很堅決的意志！」

「在這裡，我還要向你說幾句話。你舊日對我的愛情，我是十分地感謝着的。最後，還要請你原諒我，原諒我那夜的……（下略）」

同時，我寫這封信給她，不獨希望她原諒我；自己還希望自己要作暫時的別離上海的計劃。

我把信寄給她後，不久她就趕到我的房裏來看我。

茶房把她帶進來了之後，她才知道我在飯店裏食飯了。

「請坐一刻，李先生就來的。」



茶房走了後，他還不斷地說：

「李先生近來喝得太多酒了，真是厲害！」

她等了一個鐘頭，才看見我像死人似的走了回來。她不敢和我說話，只有扶着我的身體，望着我的通紅的面孔。

我把有酒臭的氣衝向她的鼻孔裏去，她像有些作嘔了。

她覺得我近來的自暴自棄，完全是爲了那夜的事；她又覺得我的墮落，至少她要負一部分的相當的責任。因此，她不免有點傷感，一滴一滴的熱淚，從牠的眼眶中流了出來。

我坐下了床後，就慢慢地睡着了。茶房想叫她出去，但又不敢開口。因爲茶房當作她是我的夫人了。

近六點鐘了，房裏的電燈異常地光亮。來來往往的客人和茶房都會停着足的站立着向這房裏張望，她只好把房門關閉起來。

她坐在床沿上，感覺到有些疲倦了。我是穿着浴衣睡的。她想將我叫醒，但又不敢開口。她只是癡望着。

「她永遠地是屬於我的了！」

我心裏起了一種熱烈的感情。

八點鐘的時候，我醒了。我睜開眼睛看時，發現她坐在我的身旁。我便向她問了起來：

「呵，對不住，你什麼時候來的！」

「精神不好麼？」她低言細語來問我。

「露霞妹，真對不住你了！你討厭了我吧！那夜的事，確實使我十分地不安。你當咒罵我，咒罵我不是個人了！」

「你說什麼話，我才對不住你，使你傷心到這麼田地。……」她說時，口裏有點顫動了。

「咳，我近來墮落到這樣的地步，真的沒有法子可以補救了呵！所以，在我想，非作暫時的離開上海，那是不行的了！」

「……」

「自然，我之離開上海，是不忍看見了你；假使我是看見了你的話，我是如何地痛苦呵！」

「那末，你說什麼話！如果你是愛我，我可以和舊日一樣地……」

「謝你，露霞妹！在這世上能夠的真心安慰我的，只有我的親愛的你了。」我說後，從被中走了起來，坐着在床沿上了。

「……」

「露露妹，我要把這社會毀滅了。我倆明明是一對志同道合，互相了解的伴侶，爲什麼便達不到我們的最後的目的。」我說時，眼淚幾乎會掉下來了。

「我只希望我們的愛，能夠繼續下去，到了相當的時候，便可以收穫我們的鮮美的果實了。你想是不是？」

「不是的，我是失掉了幸福和靈魂的人了。」

「如果你是真心愛我，那你第一就要戒酒。……」

「自然，我是在愛你。我不忍看見我自己再會發生同樣的事實，所以我只得暫時離開上海，和你道別了。」

「你真的要離開上海麼？」

「真的，我非離開上海不可了。」

「爲什麼要這樣地堅決呢？」她感覺到有些傷心了。

「……」我點了點頭。

「你一個人到廣東去麼？去後要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到上海來？」

「是的，我一個人去的；在什麼時候回到上海來，此刻却不能逆料。」

「爲什麼你不帶我去呢？呵，愛我的哥哥，你允許帶我到廣東去麼？」

「那是不行的，因爲我離開上海，就是爲了你的緣故。」

「你說些什麼話！我們不是互相地親愛麼？」

「你真的不討厭我麼？露霞妹！」

「你不是領略過我的心麼？如果你是愛我，你便不應當說許多話，要帶我和你一同到廣東去！」她說時，眼淚掉下幾點來了。

「那末，我帶你到廣東去，我還離開上海做什麼呢？」

「不，我們暫時離開上海，那也是很好的；不過你要帶我到廣東去走一趟。」

「露霞妹，你真的不願意離開了我麼？」

我倆的視線相接觸了。

「……………」

她雖然沒有說話，但是却好像說：

「真的，我願永久地和你共同生活，不願離開了愛我的哥哥！」

我只有緊緊地摟抱着她，看見她的羞辱的面孔，完全是些處女的表情。在她的身上，發出一種使人消魂的香氣。

我倆的視線接觸着，我吻着她了。

我叫喊着：

「露霞妹！」

我倆再次接吻了。同時我伸出我的右手，撫摩着她的多肉的胸部問她：

「你真的要和我到廣東去麼？你不討厭我麼？」

「……」

她的熱烈的多情的雙眼凝視着我，似乎在說：

「我不討厭你的，一定要和你到廣東去的。」

她的怕羞的面孔，沒有剛才那樣的表情了，只剩熱情的令人可愛的表情。

我們幾盤西菜吃了後，就談起我們動身的日期來了。

「你究竟什麼時候到廣東去？親愛的哥哥！」

「我決意年假時動身到廣東去。」

「你到廣東去，先到什麼地方呢？」

「先到香港，然後再定行程。」

「很好，我也這樣地想。」

她緊握着我的雙手，身體快要倒在我的懷裏來了。

等到她要回去時，我們赴香港的日期和準備也已經商量好了。

時光過得真快，牠像夏夜的閃電，牠像清晨的流星，剎那間，年假到來了。我們赴香港的船票，也已經託旅館買定了。

法國郵船開往香港，是在舊曆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四點鐘離開上海的。我們把行李落了船，安置好了之後，兩個人慢慢地走上甲板上來眺望着黃浦江兩岸的景色。在這裏，有無數高大的洋房，這洋房都是外國人所經營建造的。其次還有工場，有銀行，有紗廠，有鐵廠……這些宏偉的建築，都可以使中國的細民生出在一種無限的感慨。

汽笛聲像鬼叫似的響了幾聲之後，船身便慢慢地慢慢地移動着了，船底兩道就衝出許多白波來。

我和她依舊地在甲板上眺望着黃浦江兩岸的景色和一一列地高聳着的洋房。

船出了吳淞口後，太陽和海水接吻了。海水白茫茫地在動搖，海鷗也在空中飛舞地旋轉，輪船不斷地衝出白沫轉身向南前進。

等到輪船駛出大海的時候，天色已經黑暗起來了。我們看不見什麼，只聽得海水的波濤

和千軍萬馬似的。這時海風一陣陣地吹到我們的面部來，使我們感覺到有點冷寒時，我們才回到自己的房艙裏來。

和我們對過的一位廣東商人，帶着她的妻兒談笑着，大概他們是回家度歲的吧。

我來往這條海，已經有好幾次了；可是，露霞是沒有航過海的人，當船身簸動得厲害時，她像死人般的沉睡着，一點東西也不想吃，把中飯時食的菜飯，一一地嘔吐出來了。我走過去問她，她總是搖搖頭不說一句話。

我對她雖然起了性的邪念，但是因為船身簸蕩的厲害，我的心也沒有像上海時那樣高興地來念她了。我胡思亂想了之後，把窗門打開，眺望了黑茫茫的夜色一下。船身一掀，露霞又在那裏嘔吐了。

露霞的嘔吐停止着，我便閉上眼睛的睡了下去。在朦朧中的我，聽着樓上的銅鐘響了兩響時，我才知道是十點鐘了。

我醒轉過來時，看見露霞又在作嘔了。

這時，我不獨不能睡着，精神反覺得清醒了些。我想到沒有露霞的以前，我的身世正像這隻船的一樣地飄零，瞻望前途只有起了可怕的黑暗。現在，我覺得我的身世，自從認識了露霞以來，我便轉換了我的人生觀了。

在什麼時候睡着的，連我自己也不明白了。只聽得上下房裏的人呼呼地睡着，我不知道是十二點還是二點鐘。風浪低壓下來，船身也不大簸動了。我們的肚子也有點餓了。我想，剛才茶房送飯來時，我們爲什麼要拒絕了他；到了現在想吃飯時，我們又沒有東西可吃了。我起了身，坐在房裏想了一下，我才想到自己的籐籃裏有一只奶油麵包，便把牠拿了出來，分給兩個人吃。

稀疏的明星，點綴在灰暗的天空，反映在海面上的光芒，照耀出大海的可怕和神秘。

我在房裏徘徊了一回，從盒子裏拿出一枝雪茄拼命地吸着。我看見露霞不會嘔吐，精神清醒許多了。

「你愛我？愛了以後怎樣辦呢？」露霞忽然傷感地問起我來。

「那末，我愛了你後，我倆就正式結婚吧！」我正經地回答着她。

「結婚！這是何等地可怕！一般青年學生，都是用這句話欺騙女學生的。結婚兩字，你是不適合用在我們這裏來了。景華，請你原諒我吧。」

「哈，哈！我可以用我純潔的愛情來感化你的！」

「景華，我希望你，希望你原諒我……我的心……」

「你說什麼？是不是忘記了我，抑或在船中做夢？我的……心！」



「……………」

經過了長久的時間的沉默，我倆沒有說話，我感覺到十分不耐煩了。

我的聲音顫動着，和平時的說話，完全地兩樣了。

露霞依舊地不說什麼話，她的可愛的面孔朝側着。我只看見她的雪白的後頸，輕輕地在她的肩膀上拍着。

「露霞，怎麼樣？」

她把頭抬起看了我後，把頭低着下去了。她的面孔，帶着愁容地，像有什麼苦衷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露霞，我們愛到這麼地步，還有什麼不可以對我說的麼？」

「……………」

她又把頭低着下去了，沒有說話

我看見她這樣的情形，我有點失望了。莫非她別有所戀，對我生了惡意不成？

「露霞，我的心！……：你有什么隱痛的事，不妨對我說吧。如果我是可以辦到的話，我沒有不替你盡力幫忙的。露霞，我的心！……：我的心！……：你說出來後，我也可以不再纏着你了。」

我的聲音在顫動着，好像一個罪人受了死刑的宣告一樣。

「景華……」

她只叫了我一聲，話頭說不下去了。她注視着我後，伏在我的懷裏痛哭起來了。

「景華，你允許我愛你麼？我愛你實在是和愛我的父母一樣。」

「我不是早已得了你給我的愛麼？爲什麼你還向我說這句話呢？」

「但是，我再這樣地問你，你是不高興麼？」

「那裏話？」我回答着她。

「不過，我有幾句話，在此刻要和你說到的，你允許我麼？」她探問我的意見了。

「說吧，你有什麼意見呢？」我催促着她。

「好的，我說你聽吧。我愛你的確是出於我的真誠，但是，在我們愛河交情中，不免中途會有點阻礙。原來我的父母是舊禮教下的忠實信徒，他們對我們的戀愛，一定得不着他們的相當的諒解的。如果我們達不到圓滿的結果，我們將怎麼辦呢？」她不勝淒涼地向我這樣地說出來了。

「那末，如果你對我的愛，是出于你的真誠，還怕舊禮教做什麼呢？」

「爲什麼？我不明白。」她說後，有點惆悵。

「原來舊禮教是周公孔子所定下來的束縛人們的無聊東西。在二十一世紀將來的今日，我們無論如何，再也不能忍耐着了。起來，露霞，我們一同把牠打破吧。」

「……………」她沒有說話。

「自由戀愛，戀愛神聖！」我呼喊著。

「……………」她依舊沒有說話。

「老實說，我的心實在是愛你。假使你是不愛我的話，我便不能生存下去了。我們到了香港之後，便要向社會宣告和你結婚。不過，單獨我一方面愛你，那是不行的；一定要得到雙方面的熱情的愛，才可成爲事實的。露霞，如果你是不相信我在愛你，那末，我可以斬我的手或者鋸我的腳來向你發誓。我只希望你要相信我是愛你的，不然，我便會一天一天地墮落下去了。」

我等候着露霞的回答，但她還是沉默着，把頭低了下去，面色漸漸地由紅轉變蒼白了。

「我是像你的父母一樣地愛你，露霞，難道你一點都不思念我麼？又難道你的心不爲我所感動麼？快點說，快點把你的心挖出來給我看吧。」

我的氣愈加愈緊，面部有點發熱起來了。我靠近着她，把她的全身撲抱着強迫她回答我。

「景華，你是愛我的，你便不應當再來迫我了。我……我不能……」  
露霞垂着臉，慢慢地哭出聲來了。

「露霞，我是真心地愛你的。假使我有什麼地方說錯的話，萬望請你原諒呵！」  
我戰戰兢兢地說。

我感覺得我自己太可憐了，爲什麼向她求愛到這樣的地步？同時我又想，我們相愛到這  
麼的田地，爲什麼她又不肯接受我的愛？愈想愈奇怪，愈奇怪愈覺得自己的可憐的身世。我  
真不免有點傷感起來了。

「不是的，你沒有說錯什麼話，景華。」

「到底你要接受我的愛，我才安心的。」

「景華，請你原諒我，不要再使我說那些傷心話了。」

她哭得更加厲害了。把她的全身倒在我的懷裏，大胆地將她的嘴送到我的嘴邊來了。

我倆熱烈地接吻了。

「她不接受我的愛，爲什麼又要自動地熱烈地和我接吻呢？這真使我有點莫明其妙了。」  
我自言自語地思想着。

我倆經過了一個長時間的熱烈的接吻之後，我再向着她說：

「我們的愛，是真心的愛，我們到香港後，便可以登報聲明結婚了！」

「請你恕宥我，莫再說那些使我傷心的話了。」

「我沒有資格來愛你麼？」我深深地嘆了一口長氣。

「不，不是的。」

露霞不住地搖了搖頭。

「那末，你只允許我愛你，而不答應我和你結婚麼？」

「……」

我把眼睛望了望她，她却像思想什麼事情似的將頭低了下去。

「你是不是不願意和我結婚？」

「……」

我再熱烈地吻着她時，她又禁不住地嗚咽起來了。

輪船向前駛去，海水依舊地衝出白沫來，船身又由平靜的轉為簸動了。我倆停止了說話，昏沉沉地躺在艙房裏面，蒙着被不知不覺地睡着過去了。

#### 四

第二天下午二點鐘，我們走出甲板上來憑着船欄眺望時，舟子告訴我們已經到了舟山羣島了。這時在艙面上的搭客們，都把他們的視線齊集到我倆的身上來。

這天的海風，並不十分大，我倆沒有感受着意外的波動。

晚上，我依舊地和她說話。

雖然我和她談到愛情，但是她總是感覺到有點痛苦；但她又不敢拒絕我。

「我想睡眠了，你該休息了！」她打了一個呵欠，把身躺到艙裏來。

「不和我談了麼？」我微笑着的仰起頭來問她。

「……」她祇是昏沉沉地躺着。

輪船輕輕地前進着。全身的衣服跟着船的移動不斷地在電光中顫動着。我看得有點發呆了。我再細看她的臉部，却帶着一種鮮美的紅暈。

「真使人銷魂！」我從艙中爬了起來說。

「真討厭，不怕嚇死人的！」她一面笑罵着我，一面却對我說：「你說些什麼？」

「我讚美你的可愛！」

「趕不上同船的一位談小姐吧！」她微笑了。

夜深了，我們睡着了。

經過了三天兩晚軟禁似的海上的行程的痛苦，輪船已經到了香港了。

她用香皂洗了洗臉後，又把香粉塗上了去，然後才穿上一件鮮豔奪目的旗袍。這樣，她想一定能夠使我滿足和得着衆人的讚美。

她的心很急，蹶來蹶去的跑出艙面的鐵欄旁邊眺望着，希望可以發現一些特別的安慰的東西。

搭客們忙起來了。有的留心着自己的行李，有的整疊着衣箱，有的叫着挑夫搬着行李。一切來來往往的行人，都是生疏的臉孔。

在前一天，茶房們已經得了很滿意的打賞，這時指東劃西地點着：那個街叫什麼街，那個山叫什麼山。向我們打賞時的兇惡的面孔，早已丟得乾乾淨淨，一無所存了。

「好了，船到香港了！」露霞像發狂般地叫了起來。

我覺得她的伶俐的眼睛，蓬鬆的頭髮，紅潤的面孔，比昨天晚上更加動人了。

我倆的視線一同集中香港市上來了。房屋像長蛇似地一直築到山頂。碧綠的海水被灣內的小汽船衝出微微的波浪，而那小汽船却在大輪船裏邊不住地走來走去。

輪船停着了後，我們跑上岸上來了。一羣羣旅館的夥伴們，都跑來跑去的在那裏叫喊着。

「有沒有到××飯店的！」

「有沒有到××旅館的！」

我手裏提着露霞的小皮箱在碼頭上張望時，旅館的夥伴們又走近前來問我了。

「先生，到R飯店的麼？」

「先生，到B旅館的麼？」

我們決定進R飯店後，便叫夥伴們把行李搬了進來。

「請你等等，或者你先回去；我們到船艙裏看看還有沒有客人？」夥伴們說後，從袋裏拿出一張旅館招牌給我。

我們到了R飯店開了兩間相鄰的樓房。

在R酒店住歇，又匆匆地過去幾天了。有一天晚上，我們到先施公司玩了一回。看見許多青年追求着女人，而這些女人却要男人去問了她時，她才回答人們，允許男人帶她出去開房睡覺的。在這裡，我生了一種感想，爲什麼在上海的地方，却完全相反呢？一定要站在馬路上，女人向男人賣淫呢？……

又有一天，我們離開了R飯店，到香港市內的各處逛遊。我們最先乘上了山頂的電車，然後在山頂俯瞰着灣內的全景。



灣內的海水碧油油地，像一瓶綠色的鋼水。英帝國主義的戰艦，威風凜凜地懸掛着紅白色的國旗，隨風飄揚地飛舞起來。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看見沿海的馬路上，就有無數的汽車在那裏不斷地飛奔，像河中的鯉魚過江一樣。人們的行走，也擁擠到了極點。

我們在山頂望了望後，便又乘着電車走了下來。

在香港最熱鬧的，要算是德輔道一帶了。我們在這裏逛了逛後，看見電車頂上有人坐着，我們的好奇心也不期然而然地生了出來。於是我們立刻就跳到電車的頂上來。

在電車頂上，也和電車裏面一樣，並沒有什麼稀奇。

我們在跑馬廳前下了車時，肚子感覺到有點飢餓了，我們就選擇了比較清潔的一間酒樓來。

我們進了酒樓，看見大廳裏擠滿着無數的客人，談天說地的異常嘈雜。我們望了望後，就揀好了一間小房間——祇容兩個人的小房間。

茶房進來了。他用廣東話來問我：

「先生，食末兒菜？」

「菜單呢？」茶房把菜單送進來了。

「紅燒鷄球，一鷄三味，清燉燕窩，炒鴨片，三絲湯，叉燒……」

茶房看了看我寫的菜目後，又向我問了起來：

「要唔要白飯？」

「唔要的。」我回答着，「免治鷄飯二客。」

茶房把菜目送給廚司，高喊了一陣特別的聲音。這聲音露霞是聽不懂的，因為她不懂廣東話，但是，連我自己也有點莫明其妙了。

「綠，你是不是真心愛我的？」是隔壁房間的人的聲音。

「是的，我真心地愛你，像愛我的哥哥一樣。」是女人回答的聲音。

「……………」

「……………」

我們沒有心去聽他們的話了。

茶房把菜送來了後，我又叫他拿了一瓶葡萄酒，盡情地痛飲了一回。

飲完後，我們回到R飯店來了。

在R飯店，我們感覺到有點討厭了。一天晚上，我們商量要到一個靜僻的地方去遊玩。

香港沒有名山，如果要到比較好的地方去，最好就要從香港坐輪船到汕頭，再從汕頭坐潮汕鐵路火車到韓江上游一帶的地方來。最後，我們決意到韓江上游的有名的陰那山（在廣東嘉

應州松口鎮之東)去遊玩。

香港到陰那山，如果行起路來，至少也有幾百里路(?)，可是，坐起輪船和火車來，那就便當極了。——只需要二三天。

我們到陰那山的行期討論好了之後，過了新年的第六天，我們就動身從香港搭輪船到汕頭來了。

到了汕頭，我們沒有落旅館馬上乘上潮汕鐵路火車，預備趕到潮州城來過夜。

晚上七點二十分的時候，火車駛到潮州車站來了。車站四圍，有幾間賣食物的店舖，我們隨便買了一點水菓來充饑，然後才跟着旅館夥伴們回到竹木門內的歐州旅館來。

第二天早晨六點四十分鐘，茶房送我們落了小火輪船之後，我們就在船中等候着船的開行了。

小火輪船的名字，叫做華僑，行走的速度雖然很慢，但是却比大輪船上時爽快許多了。

從潮城經過了溜黃，高坡，大麻，三河，然後才走到松口來。沿途風景美麗，實在到了極點。有時，我們從船上走出，瞻望韓江兩岸的山峯，也確實雄偉得很；山邊一堆一堆的松樹，好似一塊塊雲，被風吹着在奏出幽美的音樂。百鳥成羣地在碧藍的天空飄轉，和在深林裏歌唱着，讚美韓江的可愛，而這可愛的韓江，領袖着萬物，對着我們微笑。

到松口時，最先引出我們好奇心的，便是那座高高的古塔。塔的旁邊有一財神廟，而這財神廟的下面，便是黃色的深深的河水，在那裏不住地流走着。

到了松口的第二天，我們託旅館小工司務引路，預備帶我們到陰那山去。

陰那山離松口三四十里，山路彎彎曲曲，不十分好走。我自小至大，都是走慣了山路的人，並沒有感覺到困難；可是，生長在大江南北的露霞，便感覺到有點疲倦了。

我們一面行一面坐，一直行了半天，才走到陰那山來。

——呵，真確是一個幽靜可玩的地方喲！露霞不禁地跳躍起來說。

當我們走進陰那山廟堂的時候，最先映進我們眼簾的，便是那像亭子間般大的鐘鼓。據說這個鐘鼓，是祖師（神名）到陰那山隱居時從別處所帶來的。同時，小工司務還告訴我們，門首的柏樹，也是祖師親手所種下來的，牠可以治人之百病。最奇怪的，便是屋背的大樹，分出許多樹枝到祖師神座的屋頂上面來，而這屋上却不留着一些樹葉，這真使人有點莫明其妙了。

此外還有許多古跡，如籐椅籐桌之類，據說都是祖師所遺留下來的。

我和陰那山——靈光寺僧人交涉好了兩間左片的房間之後，我和露霞同住在一間房子，

——陳設了兩張床——還有一間則讓給旅館小工司務睡眠，預備好帶我們多玩幾處地方。

我們住的房子東北面有一口大窗，窗外有一塊菜地，菜地的那面便是種植着無數的松木的山坡了。

我們來了一星期左右，便是元宵節了。在元宵節的那天，有無數的信男信女，到這寺裏來求神拜佛，希望祖師能夠庇佑他們的。同時，一般爛崽（和上海人所說的流氓一樣）也大敲他們的竹槌，得着很滿足的金錢而去。

我們吃過了晚飯後，月色由窗口射到我的床上來了。我翻轉臉望了望露霞的臉，覺得她的面孔蒼白得多了。

有一次，我從夢中醒來，看見露霞睜着眼睛望着明月，好像在思索什麼事情似的。我看見她的面色有點可怕，而且又聽着寺裏有人行走的聲音，我就立刻害怕起來。本來，當我初次到這寺裏來，一則因為光線異常地不足，房裏充滿着幽黑；一則又因為看見寺裏的伽藍菩薩的猙獰的面孔，便會使我更加害怕起來。

我只得低着頭，鑽進被窩裏去。

「外面像有人行走的聲音；你聽見了麼？」我細聲地問她。

「沒有，一點也沒有聽見；除了房外的風聲和溪流聲之外。」她回答着我。

「爲什麼我每次從睡中醒來時，你總在睜着眼睛望着明月，或者還沒有睡去呢。」

「我的頭腦太壞了，所以輾轉反側的不能睡着，何況又旅行在異鄉的地方麼？」

「我看不要太多思想了，你總是默默地不多言的。」

我想睡也不能睡去，兩個人同房各床地高談起來。我望了明月，檢看枕畔的手錶時，快要響二點了。我們不獨不能睡去，還感覺到精神益加興奮起來。我們間的談話轉變了一個方向。

「你一個人睡，不感覺到寂寞麼？」我忽然地提到這句話來向她問。

「不，一點也不！我從小到大，都是一個人睡的，所以也感不到寂寞的。」

「我怕寂寞，我到你床上陪你好麼？」

「你這個人，總是喜歡說這類的話，我真有點討厭你了。」

「討厭我麼？我覺得和你一塊睡，那不曉得要好幾倍了呵！」

「但是，我請你不要把我忘記了！……」她急急地把我的話丟開了。

「是的，我決沒有忘記你的。」

「假使你把我丟了，我便會墮落下去的。……我是沒有罪惡的。……」

「你對我的好意，我不知道要怎樣地來感謝你。」

「……」她沉默着。

「那末，你爲什麼不答應我和你結婚呢？」我又提起這個問題來了。

「我不嫁人的，我要抱獨身主義的喲！」她有些傷感了。

「抱獨身主義？那是不行的喲！像你這樣可愛的美人，也應要早點和人家結婚才對。」我誠懇地向她說，像責備她抱獨身主義是不應該的一樣。

她說到了抱獨身主義，使我駭了一跳。我想，如果她真的是抱獨身主義時，我也要和她一樣的過我孤獨的生活了。

我們祇是在寺裏談天說地，不到什麼地方去，我們覺得有點討厭起來了。

有一天晚上，由她的提議，決意第二天早晨叫小工司務預備帶我們登五指峯去。這晚，我們把點心交給小工司務弄好了之後，我們就回到房裏來睡眠。

第二天早上五點半鐘，我們就起了床，洗過了臉，也吃過了點心，就匆匆地登五指峯山頂去。五指峯是在靈光寺的後背，從靈光寺前行到五指峯頂，大概要三四個鐘頭。山路曲折，不大好走。我們在溫暖的太陽光下走路，小工司務便在前頭領導着我們；預定八點鐘左右，就要趕到山頂，下午三四點鐘，便要回到靈光寺來。

我們吃過了飯，露霞就在房裏化粧並換衣服了。當她正在換衣服時，我却從外面衝了進來，她的臉孔便起了一陣一陣的粉紅。

『你衝進來做什麼？我還沒有換衣服。』她似罵非罵地向我笑了。

『不要換衣服的，我們走山路是不要緊的。』

『祇一刻工夫，你出去我換好就來。』

『不要緊的。』我再向她說。

『不會大難爲情了麼？』

『你真太愛美了。在山中走起路來，有幾個人可以看見我們呢？哈哈！哈哈！』我笑

了。

『哈！哈！哈！』她也笑起來了。

我等候着她的衣服換好時，小工司務却在靈光寺前等候着我們出發了。

我把水壺和點心拿給了小工司務，我們却跟着他跑。

『我走不動，你抬我到山峯去好麼？』露霞向我取笑了。

『我自己都恐怕走不來，那豈還敢抬你到山峯去麼？』我笑着拒絕了她。

『那末，你不抬我去，我不登山峯了，好麼？』她撒嬌着了。

『小姐，路是近得很，我們離開山景，一同走吧。』小工司務插進了一句話來。

我們走到山坡上來了。小工司務比我走得快，常常地翻轉臉來笑望着我們。當我們一行



一笑的時候，她的不大不小的身體，表現出豐滿的曲線，在我的眼簾中不斷地閃耀着。

我們走了一點多鐘，行到一座幽美可愛的地方來了。這個地方，看不見什麼，祇碰着幾個男女，從對面走了前來，大概是五指峯山頂回來的罷。他們看見了我們，都呆呆地站立着，而且聽着他們在私語：

『這個女人，真是漂亮，不是穿裙的，是穿旗袍的。』

『對啦，好體面的女人！』是一個女人回答的聲音。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女人——像她這樣漂亮的女人！她，好像圖畫中的美人一樣！』是另一個女人的聲音。

『我看她是外埠或者南洋回來的，才是穿旗袍的！呵，這個女人，真漂亮，真體面！』又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山裏發現了這個好的地方，我們便在伯公（神名）樹下坐着。像我們住慣了都會的人，誰夢想得到在這世界中竟有如此的境地！我們真好像走進了蓬萊仙境一樣了。

我們在這裏坐了一會後，從袋裏拿出錶看時，已是七點四十五分鐘了。於是我們又準備登山了。

『還有多少路呢？』我笑問着小工司務。

「不遠了，先生！從這裏再過幾個曲和一個彎，便是五指峯山頂了。」小工司務是生長在松口的人，他對登五指峯的道路，是非常地熟悉的。

「那末，我們非達到目的地不可了。」露霞高興起來了。

「是的，我們要達到我們的目的地——五指峯頂。」我祇笑望着她。

我們又行了半點鐘，走近五指峯頂來了。我檢看袋錶時，已經是九點三十七分鐘了。

我們在五指峯頂的草地上休息着。

五指峯的山頂，真是高到和天一樣。一年四季，都被濛濛霧籠罩着，看不見什麼。有時天氣良佳，只可在朦朧中遙望着三河以及潮城一帶的居民的房屋和風景。

我從袋裏取出一根 Craven 香煙吸着。

露霞坐在石上唱歌了，我感覺到說不出的愉快。

「我們到前面去望望好麼？」小工司務對我們說後，他又替我們解釋五指峯的名字的來源。原來五指峯有五條突起的山，這五條突起的山就像我們一隻手的五個手指一樣。

我和露霞跟着小工司務走。山坡上的路，像壁一樣的直立着。走起路來，沒有人不感覺得困難的。我扶着露霞的臂腕，慢慢地走着，祇聽得她的呼吸非常地急促。

「假使我們有永遠的這樣的幸福……」小工司務依舊前進着，但我却站着不再前進了。

「啊，那前面寺裏的風景真好！」露霞像沒有聽見我的聲音，指着手說。

「露霞，如果你能答應我，做我終身的……」我行了幾步後，又向她說。

「大江南北的地方，那裏有這樣好的風景，就是天下聞名的杭州內外西湖，也比不上這個地方。……」她再指着手說。

「一句話，我今天要向你表白我的愛了。」我說了後，等候着她的回答。

「莫說這些討厭的話了，我們有機會的時候，再來談談吧。」她有點惱恨起我來了。

「我不該和你說麼？露霞！」

「不，不是的！被小工司務聽見了，這不會難為情麼？我老實和你說，我還要讀書的女人，此刻談不到愛的種種問題。你懂麼？」她說時眼淚流下幾滴來了。

我不再和她說話了，馬上起了一種慚愧，心中像魚兒交錯在網中，不知要怎樣地纔好了。

已是中午的時分了。我和露霞以及引導路途的小工司務，都覺得有點飢餓了。

過了一會，我們就把自己帶來的點心分吃着。

隨便地吃過了點心，我從煙盒裏取出雪茄吸着，小工司務馬上替我點上了洋火。

我和露霞並着肩走了幾步後，便坐着下去了。這時小工司務就在後面跟了前來，像偵探

着我們的行動一樣。我只得不談了，眠在草地上抽着香煙。

女人不接受男人的愛，本是少女的心情的表現，但運命之神未免對我大殘忍了！我要發誓，如果我對她得不到良好的結果，我便要把我的肉體和靈魂一同毀滅了。

我眠在草地上不斷地思想，愈思想愈使我傷心，愈傷心愈使我流淚。突然的聽見後面有人站起身來，向我注視了一下。

「到了這個地方來，我真感覺到說不出的愉快喲！」露霞走了前來，向着我的面孔這樣地說。

雖然是在初春，但到這個高山來，也不感覺到冷寒了。

本來，南方的天氣，不比北方的天氣；無論春天也吧，冬天也吧，都沒有十分冷寒的。

所以我們從上海到香港的時候，在上海就是冷的，而輪船向着南駛，便趨着熱帶了。

我從草地上走着，步行了一回。

「我和你雖然沒有結婚，但在事實上看來，人家總以為我和你是度新婚的蜜月旅行了。」我低聲地向她說。

「你對我說話的用意，我一點也明白的。不過，我在讀書時候，我總不肯把我終身的重大問題輕輕地把牠解決的。因為一個人的感情是剎那間的，不是永久的。假使我答應了你，

我怕我二三年後，思想上又有一個重大的變化發生出來。」她勇敢地對我說，將眼睛窺視着了我的顏色一回。

「露霞，你說的話很對！但你要知道我，我不是希望你馬上答應我的。……我前次對你說的話，的確是大唐突了，心裏覺得慚愧得很，很對不住你了。一句話，請求你原諒我的小孩似的脾氣！」我向她悔過了。

「你說什麼？我一點也沒有介意的。最好，我們以後還是快快樂樂地談別的事吧。現在，我的心情錯亂得很，好像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的，不知要這樣地纔好了。……我不能在幾分鐘之內，決定我的終身的大事，使我後悔無及了。因此，我覺得這件事，定要讓我回去作長期的思想。……現社會的美麗的女人，真是如恆河沙數。……」她說到這裏，眼淚快要流下來了。我迅速地把我的手巾替她抹了一下，不肯把牠流了出來。「我到這裏來，雖然得着了有無限的旅行的樂趣，但我一個人坐在石上的時候，總覺得人生是在孤獨中過活的。」

「你也感覺到人生是在孤獨中過活的麼？」我譏笑着她了。

她的頭髮被山風吹動着。

「我的父母寫了很多的信給我，要我回到家裏結婚去，但是我都拒絕了他們，因為我覺

得你是愛上了我的。」我的臉上包藏着憂悶之色。

「真的麼？」她驚奇着問。

「真的，我父母曾要求過我幾次的意見。如果你不相信的話，回到香港去時，我可以把他們寫給我的信拿出來給你看的。」她半信半疑的聽着我的說話。我再繼續着說，「如果我家裏要強迫我回去結婚，我一定與他們奮鬥到底的，萬一就是失敗了，我只得離開家庭，過我飄泊的生活！」

「你有這樣堅決的意志麼？」

「爲什麼沒有？家庭既然不容許我有立足的地位，那末，我不過我飄泊的生活做什麼呢？」

「……」她祇苦笑着。

「我的身世本來是可憐的，童年的時候，父母就要我牽牛到山上去，如果說一聲「不」字，那末，晚上便要鞭笞或者沒有飯給我食了。我想，那個時候，跟着一羣牧牛兒在草原上生活時，如果是死去了的話，我還感覺不到有今日的這樣的痛苦。咳！說起來，我真是一個可憐人了！」我想把我負了重傷的心去感動着她，使我一顆微弱的心才可得着相當的安慰和寄托。

在我飄泊的旅途間，曾經爲了愛犧牲過我的一切！是的，現在我爲了露霞，也要像人們在三角戀愛中一樣的作一最後的決鬥死！

經過了一番的沉默，她的淚流在我的膝上了，我也禁不住的悲傷起來了。

兩個人的視線相對着，吻與吻相接着。

「小工司務看見我們的醜態了！」我忽然地關心起小工司務來了。

又沉默了數分鐘。

「露霞，愛是不能強求的，愛是要建築在性情相投和互相了解的基礎的上面的，……我今後恐怕不能愛你了。不過，我希望我們的愛，總有一天的到來，能夠自由自在地投到你的溫柔的懷裏去！」

「呵，你爲什麼要這樣地對我說？我們不是成爲了戀愛之侶……」露霞對我生出同情之心了，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來。

「我們走回去吧。」我行了起來，叫着小工司務替我們引路。

我和露霞以及小工司務一步一步的走下了山坡來。我想，露霞不接受我的愛，是暫時的，不是永久的；我又想，我們的幸福，總有一天會隨着我們的愛而到來。

我們回到靈光寺時，差不多快要響四點鐘了。

休息了一會，小工司務又帶我們到靈光寺背後的九曲十三灣的寺裏眺望了一回，然後才回到房裏來食飯。

由五指峯回來的第二天晚上，小工司務身體有點不舒服，他先回房裏去睡了。我們吃過了晚飯，跑出寺門首來，沿着山溪而走。

一輪瑩晶的明月，慢慢地從東山的松林梢升起來了。

「我們到山脚邊走走好麼？」

「……………」她祇癡望着明月。

「這不要錯過了機會，趁這夜遊的時候！」我想後，突然的更進一步，緊緊地擁抱着她，「你允許了我罷！」我的嘴唇跳動着說。

「啊啦！」她吃了一驚，猛然的將我一推。

「你知道我想你到了什麼地步麼？請你救一救我罷！露霞！」

「你這個人翻來覆去的，總是說這樣的話；我請你不要再想這種念頭，我們或者還可以把我們的友情繼續下去，不然的話，我和我的情感便會完全破裂了。」她神氣十足的指着我說。

「……………」我祇嘆氣，不敢說話了。



我和她在月下步行了一回，我還聽着她喃喃地說，但我沒有心思去聽她的話了。

「算了吧，露霞！」我向她哀求了。

有人說，戀愛就是苦悶的泉源！這句話大概是指我現在而說的苦惱吧。

當那月亮快齊西邊的山角時，夜也漸漸地深了起來。我們悄悄地踏着亂草在那黑暗中走了過去。露水濕透了我倆的薄薄的衣裳，而她的眼光却注視了我說：

「你爲什麼死心場地的纏着我呢？」她急切地低聲地對我說。

「你不能接受我的愛，我也不能來愛你！」我淒然地合着眼淚說。

「你想，我們來日方長，請你忍耐着吧，等到我愛你的時候，你再來愛我吧。」

她緊緊抱着我的臉，贈送了一個吻的酬報。

我們回到寺裏來了。

我坐在床上，對她說話了。我說我過去雖然曾經愛過許多女人，但是都沒有像我現在這樣似地愛她；我又說我的生命已經交給了她，請她不要辜負了我；我再說假使她在最短期間不能答應我的話，我便會自殺的了。

我想走過她的床上去吻她，但她却堅決地拒絕了我；她怕我生出異外的不規則的舉動。天亮得真快，我還想和她繼續地談話，等我把頭抬起一看，窗外就發出魚肚的白色來。

在這時候，我們有點疲倦了。

一種模糊的幻想，將兩個人慢慢地送到甜蜜的夢境裏去。

（第四節完，全書未完。）

大 學 及 專 門 教 科 參 考 書 類

書 名	著 者	譯 者	價 目
進化論證	William Barryman Scott	馮景蘭	六 角
修辭學通詮	王 易		八 角
西洋哲學的發展	瞿 世 英		九 角
哲學概論	金子馬治	彭信威	八 角
政治科學概論	楊 公 達		八 角
各國財政史	小林丑三郎	鄒敬芳	一 元 二 角

## 春 宵

森 堡

一個人孤零零地在操場上徘徊着。

因為患了沉重的心臟病的緣故，寫文章自然不能夠，就是看書幾乎也沒有精神，隨便翻閱，頭腦就要暈痛起來，所以，近來簡直沒有做過半點工作。天天除了一言不響的獨坐在房裏以外，其餘的時間都是在散步裏消磨了的。

散步，我最喜歡在晚間。爲的是在這個時候，宇宙是那樣的和平，靜穆，幽默，……：自私自利而卑鄙醜惡的兩足動物，都已躲避在黑暗之圍裙裏，而自己可以絕對自由自在的吐出胸中的積鬱，而欣賞自然之真美。

差不多是九點鐘的時候了，廣場上只是滿佈着夜晚的靜寂底幽情，悲哀的電燈危坐於電桿上，睜開倦眼，凝視着偶然在牠的足下來往的人們。

天空是那般的澄清浩闊，一點雲影也沒有；九分圓滿的明月高懸在牠的衣襟上，慈愛而

純潔的光波，把大地整個的擁抱於牠的懷裏；星兒是很少的，稀疎到能夠一個一個的數出來，但，很明顯的，高傲的月兒，並沒有感到半點孤獨的悲哀。

大地上是塗着那濃厚的銀灰色，似乎也漸漸入睡了，雖然並沒有聽見牠的鼾聲。

一切都是沉寂，靜穆，優美……

徘徊着，徘徊着，我慢慢地沉醉了，我簡直忘記了自我的存在。

忽然，一陣披亞娜的音響衝進我耳朵裏來……

我的注意力顯然被這粉紅色的音波集中起來了，我停止了我的緩步，我癡癡地呆站着。

琴音是那樣的幽揚，清朗，活躍……彷彿，我已經在七重天上靜聽那仙樂的清奏。

一會兒，我的靈魂似乎漸漸地輕漂起來——一直漂到那琴音底清波裏頭去了。

於是——我彷彿跑進了那充滿着藍色的光波的，富麗而精潔的會客室內。

於是——我彷彿看見了那嫵媚而端莊的姑娘底皓潔而活動的纖手，玉腕；我彷彿看見了

她底窈窕的身材，孱弱的細腰，蒼白的臉孔，蓬鬆的頭髮，妖媚的眼睛……

她似乎已經停止了她的彈奏，她微笑着走到了我的身邊，她把素手伸進了我的胸前，撫

摩着我的心窩。

於是，我覺得我的心臟病已經完全消失，我的全身已受着了最大的歡樂之震撼，我似乎

完全忘記了人世的哀愁苦惱……

噹！噹！噹！——

我被那討厭的鐘聲由美幻之鄉逐了出來，我喪失了在一瞬間所有的一切，只有孤獨的瘦影還在我的身旁馴服地臥着。

担着那沈重的被剝了的心靈，我回到房子裏來，我在無限的空虛裏枯坐着。

勤勞的鐘擺，還在那兒滴滴的響着；不過，今晚，牠似乎在對我低語——

「你多情的年青底朋友喲！不要把青春辜負！」

——四，十二，一九二八。——

書 名	著 者	譯 者	價 目
中國農業經濟的研究	馬札亞爾	陳代青 彭桂秋	二元二角
農村問題與社會理想	那須浩	劉鈞	六角五分
一九二九年的 世界經濟與經濟政策	F. VARGA	李卜氓	一元二角
中國國民經濟概況	何漢文		一元五角
世界貨幣問題	加塞爾	王希夷	五角
農業問題論	Kauteky	章子建	六角

## 飄零了的紅葉

森堡

是中秋節前一天的下午罷？——

我癡癡地在牀前的一張椅子上呆坐着，現實的世界和人生的影兒，在我底腦海裏已經完全沒有了牠底蹤跡；正如窗外片片掠過那長方形的晴空裏底白雲一般，一切幻想都飛進了我的心扉。

悄悄地，一陣金風由窗口偷偷地溜了進來，還夾着一片血紅色的楓葉，牠好像怕驚動了我似的，輕輕地落在書檯上。

我的眼臉跟着牠底下降慢慢的垂下來，這是無疑的，我的視線已由白雲的衣角上解下來，重新把牠繫住。

那楓葉彷彿是在擴大着，轉動着，結果似乎已經變成了一套美豔奪目底桃色的衣裳；一瞬間，那衣裳又漸漸地由扁平，瘦削，變為圓突，肥滿了，同時在下邊也長出一雙秀美的足



來了，白嫩的玉手也從袖口裏伸將出來了，那蘋果般的豐頰，秋水般的媚眼，編貝般的皓齒，也在衣領上面浮起來了……呵！那不是她嗎？那不是我的靈魂底靈魂嗎？她不是分分明明還在向我微笑嗎？她不是分分明明還在我底面前嗎？……是的，她移動了，向着我這邊移動着……當她底雙手狂熱地張開底時候，我攢進她底溫軟柔潤的懷裏去了，吻着她底富有曲線美的紅唇，抱着她底纖巧嬌娜的腰肢，……我沉醉，我忘記了一切的瓶傷……但是，就在這當兒，突然的，一雙毛茸茸的粗糙的手，由她背腋伸了過來……啊！她被他搶過去了！她離開我了……

在憤怒的烈焰裏頭，我傾盡了全身的氣力把握得緊緊的拳頭打了過去；「拍」的一聲我的拳頭搥着了堅硬的牆壁，刺骨的疼痛把我逐出了幻夢之仙鄉，我意識到剛纔的一切了。

白雲依舊在窗外飛着，楓葉依舊在檯上躺着；那兒是紅色的衣裳？那兒是曾經愛我的她？一切都沒有，沒有，沒有……只有空虛，空虛。……

我的心靈依舊帶着全身的傷痕，走進這罪惡的現實的世界裏，我的口唇依舊嚙住這滿盛着酸酒的生之苦杯；舊恨新愁所織就的煩悶之網把我籠着，罩着……

接着我每天的慣例，我底流不盡的傷心之血淚，又從心之深處狂湧出來了……

啊！啊！飄零了的紅叶——

—— 叶 紅 的 了 零 飄 ——

破滅了的幻夢！

—— 稿於滿腔愁恨之中夜 ——

書 名	著 者	譯 者	價 目
經濟學入門	米哈列夫斯幾	朱鏡我	上冊 七角五分 下冊
馬克思底經濟學說	考茨基	汪馥泉	一元二角五分
資本論概要	考茨基	洪濤重	八角
戰鬥的唯物論	樸列寒諾夫	杜畏之	五角五分
史的唯物論概說	Borchardt	汪馥泉	四角
社會主義社會學	藍維斯	汪馥泉	五角五分

# 不同 (Different)

Eugene O'Neill 原著  
古有成 改譯

## 寫在不同的前面

### (一) 原著者略傳

奧尼爾 (Eugene O'Neill) 是美國現代有名的戲劇家，一八八八年十月十六日誕生於紐約城。父爲戲子，母爲虔敬的女人而善彈鋼絲琴。奧尼爾對於戲劇及音樂的嗜好，多少是受家庭環境的影響。

奧氏只會受大學教育一年，便跑出社會上來做事。最初是做紐約一間匯兌生意的公司的書記。從這公司出來，是一九〇九年的時候，跟一個採礦工程師，到中美洲西班牙屬汞都拉斯作採金之遊。但是到了目的地，金沒有採得，倒害了一場熱病，不得不回家去。後此奧氏曾任一個演劇公司的副經理。只幹了三個月，便開始去過水手生涯。

第一次的航海，是跑到一隻挪威小船上，從波士頓到波納斯惹里斯 (Buenos Aires)，過了六十五天的生活。在阿根廷，他曾連續在三個公司裏做事。接着又一次航海，在一個運牲

畜的輪船上管驢子，從波納斯惹里斯到南非洲的杜爾朋 (Durban)，然後又回來。回來波納斯惹里斯以後，許久都沒有事做，到頭乃跑到一個運貨輪船上做一個尋常水手，回紐約去。這是一九一一年的事。

後此不久，奧氏作最後的航行，在美國郵船上做個水手幹員，由紐約到紹探頓 (Southampton)。第二年冬，他跑到他父親那兒做個戲子。然後，他改業為一個小報館記者。做了半年，他終於患了肺病，在病院過了六個月的生活，使他對於他的將來有嚴重思考的機會。思考結果，他決意以著作為終身事業。

奧氏曾作詩，但沒有多大成績，固然他的戲劇有許多是充滿詩意。他在二十四歲的時候，開始寫戲劇。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度，他曾在哈佛大學選修過培克教授 (Prof. Baugh) 的戲劇課。從此以後，他一面寫戲劇，一面又有人為之上演，藝術乃漸臻成熟。到了一九二〇年他的三幕劇天外 (Beyond the Horizon 此劇已有拙譯，交商務印書館出版)，他在美國的先進戲劇家的地位，方才確定。

本劇 Different 也是他一九二〇年的作品，雖不能說是他的傑作，而且批評家對於本劇的收場寫得過火不無微辭，然牠自有牠本身的價值。尤其是他寫幻滅的悲哀，似切中一般青年男女的病根，所以譯者認為有介紹的價值。

## (二)爲何改譯本劇

中國戲劇尚在幼稚時代，外國有名戲劇自有充分介紹的必要。然因爲中外姓名及風俗習慣等等之不同，一般直譯的劇本，往往看來難懂，不能直接拿去表演更不用說。本劇既有介紹的價值，爲適於閱讀及便於排演起見，譯者乃大胆把牠改譯過來。人名，地名，時代及布景等等都加竄改，然原劇精神却力求保存。

### (三)關於改譯的一點重要聲明

本劇的改譯有一點是要請讀者特別注意的：原劇第二幕中有一處講及美國軍隊在法國的浪漫狀況，譯者將美國改爲中國，法國却改爲日本，凡譏嘲法國女人的地方，都易爲譏嘲日本女人。這其間有一個很大的假設，就是假設我們中國因爲世界第二次大戰，不得已而出兵日本，像美國因爲前次世界大戰，不得已而出兵法國一樣。因爲改譯而不得不包含這個大假設，這也許是本劇的大缺點，但讀者如先知此意，或表演以前對聽衆解釋一下，也便沒有什麼隔閡的地方，而且該部份也並不是本劇的精神所在。

十八年七月七日於上海

## 劇中人物

李敬秋船主

王若菊女士

王船山船主，她的父親

張氏，她的母親

王浪，她的哥哥

李自芬女士，敬秋的妹妹（後爲餘熱之妻）

丘餘熱

丘怒濤，爲餘熱和自芬的兒子

## 劇景

### 第一幕

王船山船主家的客廳，家在S州的橫街——某年的暮春的一天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

## 第二幕

地同前。三十年後的早春的一天傍晚的時候。

## 第一幕

景 王船山船主家的客廳。廳小而矮。件件東西都有種整潔的狀態。左方，前部，一張柚木挺背椅。後些，依次數去，一窗可望外面的小花園，一張黑漆皮的沙發，又一個窗子。在左方最遠的角落裏，一個有若干抽屜的柚木大櫥。櫥右，後方，一窗可望外面的前庭。窗右便是前門，門外有小小的草場，把此屋和街道分開，場上有通前門的路。門右，又一窗。在右方最遠的角落裏，一架小小的舊風琴，琴前有木凳一張。靠近風琴的右方，一門通鄰房。在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書架半放着舊書，一個開着的大火爐，又一張柚木挺背椅。爐架上有一個坐鐘，和一張照片。牆壁裱成棕色。地板鋪着深色地氈。房中央，擺着一張四方檯。檯上，一本書，一本看來像是小說的書。檯旁，三張椅，中有二張是搖椅。牆上掛



和掩映的門窗

鐘的時分，明的太陽光從左方的簾子流入。從後方

幕啓時，李敬秋和王若菊均在場。若菊是個二十歲身材苗條的女子，比中人稍矮。她的臉，雖然不搽脂粉，因為她的一對溫柔黑色的眼睛，有一種耽於幻夢的神情，也自有其美。她的嘴和頰，均粗厚，充滿一種自以為是的倔強之情。身軀雖單薄，她的一切舉動，均敏捷伶俐，這表明她身體的強壯和健康。髮黑而濃。身穿時髦的合於大家閨秀的衣裳。

李敬秋身材高大，大約三十歲年紀。黑色的頭髮，銳利藏神的眼睛，臉相而赤，嘴固執而溫和。他穿的是時下的西裝衣服。

他們在漆皮沙發上並坐着。他的臂摟着她的腰部。她用兩手拿着他的一手，她的頭斜靠着他的肩部，她的眼睛在一種幻夢的滿足狀態中半閉着。他本然向前直視，彷彿他是坐好姿勢，準備被人攝影的一般；然當他頭不移動，只用眼角疑惑地下望她的時候，他的眼睛顯然是充滿溫柔和保護之情。

若菊(幸福地歎氣) 呀，我願我們能夠這樣子共坐，把永遠消磨！(一停，當他不說話，只把她抱一抱以示贊同之意以後) 你不願嗎，敬秋？

敬秋(再把她抱一抱——着重地說) 他媽——是的？我願啦，若菊。

若菊(柔和地) 我願你不要說這麼多咒罵的話頭了，敬秋。

敬秋 對不住，若菊，我沒有思索，牠已衝口而出了。(然後微笑着說) 你對於男人們的這種不好的地方，你應該是慣熟了啦——令尊和令兄在家時總是咒罵不絕的。

若菊(微笑) 哦，關於這點，我並沒有什麼拘泥的道德觀念。講到他們，我是不怕的了。唉，我和家母要是不是習以為常了，那我們又怎能和他們共處呢？他們咒罵不咒罵，我都不介意了。就從其他的男人們那裏聽到這種話，我也不以為怪了。因為他們是航海的人，總是在外面的時候多，我知道那會成為他們的習性，也不是他們的過失。(決定地) 但你却不同的。你却應該與衆不同啦。

敬秋(以她的認真的態度而覺到快樂) 不同麼？我不也是一個航海的人麼？

若菊 你仍然是不同的。這就是使我和你發生戀愛，而不和他們當中的任一個相愛的原由。你此後也應該常常是不同的。應承我罷，敬秋，你此後將常常是和他們不同的罷——縱然在我們結了婚許多許多年以後。

敬秋(困惑) 吓——我答應爲你而黽勉於將來，若菊。這層是你所知道的，可不是？只是你不要以爲我是比旁的男人好。他們都是好人，無論如何，大多數都是好人。我這麼說，就是請你不要以爲我是比令尊和令兄有什麼好些——因爲我並沒有。我也不知道我要不要比他們好些啦。

若菊(興奮地) 但我請求了時。你是必然要的。

敬秋(駭異) 比令尊好些嗎？

若菊(努力把她的意思說明) 吓，家父是對的。他是個好人——家兄也是對的。我不願人家講他們一點壞話。旁的男人們，他們幹他們的，也是對的，我想。只是——你不明白我的意思麼？——我看到你是和他們大家不同的。我以為有的事，他們可以做，你却不能做的。無論如何，在我是這麼想。

敬秋(迷惑而微露不安) 水手並不是泥塑的聖人，若菊，——這樣的怪物，他們當中一個也找不到的！

若菊(傷心而失望) 那嗎，你不肯答應我你此後將爲我而不同乎他們了？

敬秋(帶着粗糙的柔情) 哦，他媽的，若菊，你要我做的事我死也願去做，這層你也知道的啦！

若菊(熱愛地) 謝謝你，敬秋。這件事於我是很關緊要的——其緊要的程度，比你想得到的還要多。你難道不以爲我也是不同的——不是和這環近其他所有的女子一樣的嗎？

敬秋 自然你是不同的啦！這層我不是常常說過了麼？你比得上她們通通合起來的價值啦。

若菊 哦，我並不以爲我是好些。我的意思是說，我對事物的態度是和她們不同——比方，對於結婚的態度，對於旁的事物的態度也是不同的。因此我便決定了，你我應該結爲夫婦——不同乎其他的夫婦——他們那麼幹固然並不是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敬秋(迷惑了——懷疑地) 好，你那麼樣，你是定然能夠不同乎她們的了。但我並不能確信我自己的。

若菊 好，我確信你！

敬秋(露齒) 你使我害怕了，若菊。我恐怕你要我成爲你心目中的英雄的一個——在那些你所閱讀的小說(他指着檯上的小說)中的英雄的一個了。

若菊 不，我並不。我要你只像你自己就是了。

敬秋 那是易辦的。做一個普通的，尋常的漢子，並不難。

若菊 你並不是尋常的男子漢！

敬秋(一笑) 記住喇，我警告你，若菊；在我們結了婚，你把我的真面目發見了的時  
候，你不能說我是用虛偽手段欺騙了你啦。

若菊(笑着) 我不會的。我無需那樣的。(一停以後)試想一想，再過兩天，我們便成爲  
夫婦了啦。

敬秋(抱着她) 好，也應該結婚了，可不是？——等了三年，我才積蓄得充裕的金錢，  
前兩年呢，我倆又簡直一面也沒有見過。(一笑)你想我是多麼的相信你呢，若菊，我竟能離  
開你作兩年之久的捕鯨航行，讓你孤另另地被環近的一般年青漢子看望。

若菊 但許許多多的旁的男子都這樣做，而沒有一點掛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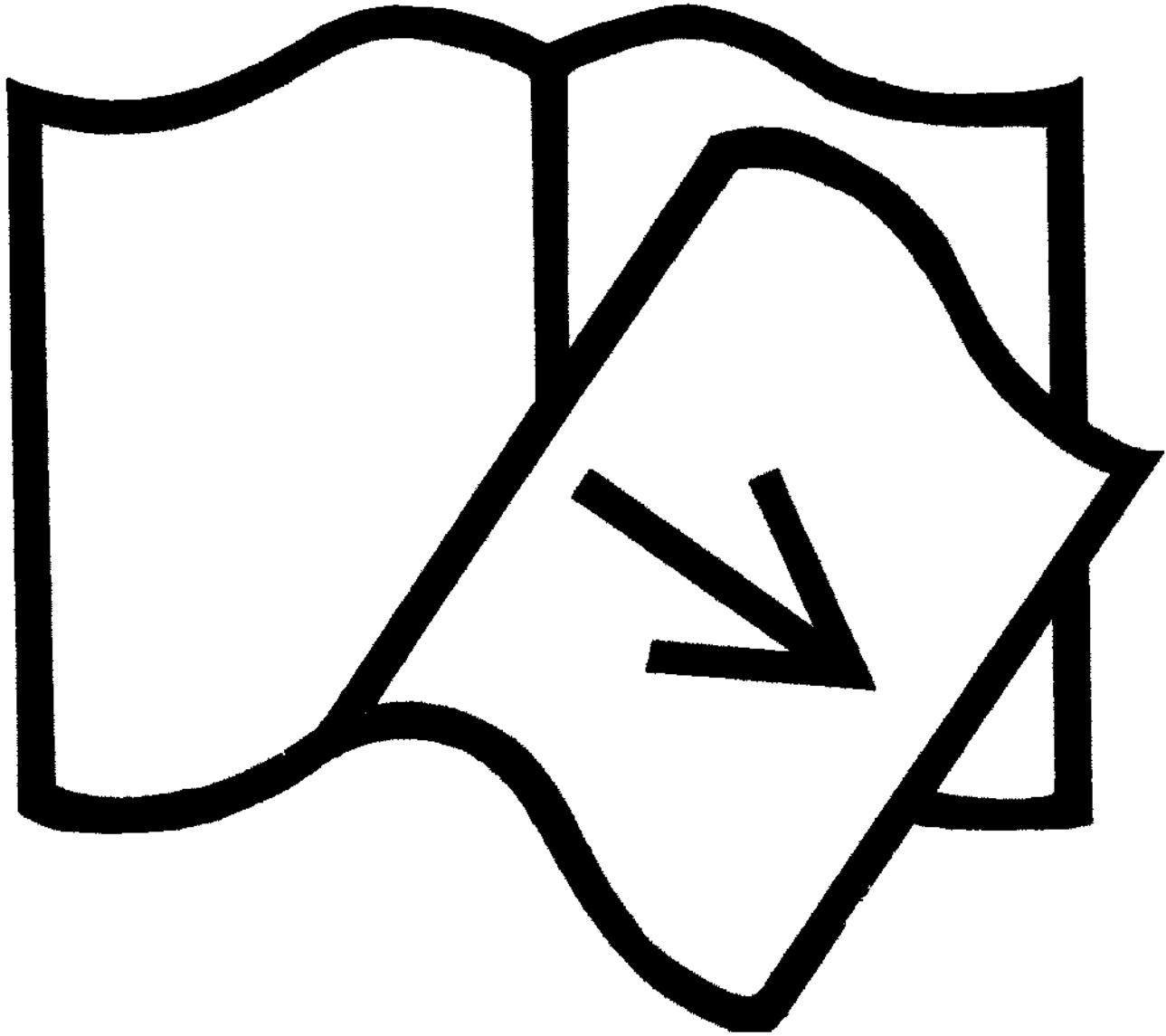
敬秋(一笑) 是的，但我是不同的，像你所說。

若菊(笑着) 哦，你現在開玩笑。

敬秋(向她遞一個有含義的秋波) 你和我一樣地知道，有的男子發見有的可笑的事是在  
他們離去的時候做過了。

若菊(始而笑) 是的，但你知道我也是不同的。(繼而縐眉)但讓我們不要講這種無聊的  
話罷。我不愛想這樣的事——就說笑時我也不愛。我並不是那種人啦。

敬秋 他媽的，我知道你不是的，若菊。我只是開玩笑罷了。



原件短缺

缺存7-308

若菊(帶着激動的惱怒) 你的頭就像你手裏的一串魚頭一樣——空空洞洞的!這麼大年紀的人，還要大聲叫喊來驚人，就彷彿你是個小孩子一般，你也應該識羞了罷。

王浪(拍着她的肩部) 哪，小妹妹，不要發火了罷。(摸着她的頭髮做貓叫聲) 呢，呢，呢!乖乖的小妹妹呀!(他笑了)

若菊(強作微笑——把他推開) 滾罷!你永不會聰明些的。有你這樣的一個哥哥也夠受不了!

王浪 哦，我不知道。講到一般兄弟，我也並不壞罷——可不是，敬秋?

敬秋(微笑着) 我想你也可以過得去的，阿浪。

王浪 哪!聽敬秋的話罷。你應該相信他的話——戀愛，貞操，和「服從」，是三件大事，你可知道，菊妹。

若菊(笑着) 不問如何，男子們總是互相袒護的。

王浪(虛誇地) 好，那就讓小姐們來評判罷。你去問問你所認得的小姐們，看她們會不會說我是個頂呱呱的哥哥。(他遞一個眼色給敬秋，敬秋報以微笑。)

若菊(嗤之以鼻) 我想你對於你所認得的小姐們也不能使她們說你是怎麼的好哥哥。你許可以愚弄她們，使她們相信你是還可以過得去的男子，但要是她們要和你共處一家，時時

和你作傻氣的玩笑，她們便要變心了。

王浪（生氣地） 大批的她們都很願意和我共處一家呢——只是我並沒有這麼傻氣竟想結婚。

若菊 「滿招損」。但是吓，教訓你又有什麼用呢？（她慈愛地望着他而微笑）

王浪（鋪新揚厲地） 你可看見，敬秋？看她多麼的瞧不起我——她的親愛的哥哥罷。現在你可知道你將來的日子要多麼的難捱了。

敬秋 不要緊的，不問什麼我都擔當得起，阿浪。

若菊 敬秋不用怕。他是不同的。

王浪（突然大笑） 哦，是的，不錯！我忘記了。敬秋是個目不斜視的聖人啦，可不是？是的，他是聖人啦！

若菊（帶着真正的憤怒） 不問如何，他總比你高尚。

王浪（笑得更大聲些） 呵呵！敬秋是你所常常閱讀的小說中的可堪崇拜的英雄的一個罷，可不是？

敬秋（清醒地——微帶困惑態） 我剛剛告訴過若菊，不要把我看得那麼高了。

王浪 沒有用的，敬秋。她不願聽你這種話的。她的頭腦有些異常。你出外時，她會替



不

你辯說你是多麼守規矩的男子，這些話，你如果聽到了就好。牛油放在你口裏也不會融的，決不會的！好，愛情是盲目的——而且聾耳的，像常言所說——我再也不能跟她辯論了，我要把這串魚頭送給家母。（他向右方的門跑去——然後猶笑着回望他的妹妹，有含義地說）你應該和詹本生談一回話啦，菊妹。可不是麼，敬秋？（他笨重地遞個眼色，然後大笑着跑去。）

敬秋（臉現惱怒之色）阿浪雖然是令兄，但有時真是個死傻子。他要好好地受一番教訓才行。

若菊（眼釘着他——不安地）他說的詹本生是什麼意思，敬秋？

敬秋（縐眉）我不——大——知道。裝傻取笑罷，我想。

若菊 你不——大——知道麼？那麼這其間是有什麼事了？

敬秋（敏捷地）我所知是沒有什麼事。不過詹本生是個像令兄一樣，頂好說笑話的人；

整天胡說亂道，自己的事却不打理的。

若菊 詹本生在這次航行和你是同伴罷，可不是？

敬秋 是的。

若菊 你和他還和氣嗎？

敬秋（有些不耐煩地）自然我們和氣的。詹本生是對的。我們很要好的。他只是太多嘴

了，這就是我不滿意他的一點。

若菊(不安地) 他有什麼可以多嘴的呢？你沒有做錯事罷？

敬秋 做錯事？沒，沒有做過一個男子可以叫做錯事的事。

若菊 沒有做過什麼你不敢告訴我的事嗎？

敬秋(笨拙地) 吓——沒有，若菊。

若菊(進迫) 那層你可發誓嗎，敬秋？

敬秋(遲疑了一秒——然後堅定地) 是的，我可發誓。講到這層，我可承認我所做過的一切正正大大的事。我不會做過什麼不可告人的事，若菊。不過——女人們不應該曉得一切的事的，可不是嗎？

若菊(恐怖地——退避他) 哦，敬秋！

敬秋(被他自己的思想預估着心胸——向後方的門跑去) 等一會我再來看你，若菊。我現在更要出街去了。我要對詹本生說一些他不會馬上忘記的話——要是他曾在散布謠言的時候。再見，若菊。

若菊(微弱地) 再見，敬秋。(他出去了。她在檯旁的一張搖椅中坐着，臉現大大的困惑之情，態度興奮而不安。最後她下了一個決心，連忙跑到右方的門口，叫喊說) 浪哥！浪哥！

王浪(聲自廚房來) 你要什麼?

若菊 來這裏一刻，好嗎?

王浪 等一等。(她跑回櫃旁，極力把自己的不安隱藏。一會以後，王浪自右邊來了。他顯然是洗了頭和臉，因為他的臉漲紅而有光，髮濕潤而滑澤。他四望找敬秋) 敬秋在那裏?

若菊 他出街去了。(然後突然一語到題——假作淡漠地) 關於詹本生的是什麼笑話呢，浪哥? 這似乎令得敬秋滿是火氣。

王浪(一笑) 關於那層你應該問敬秋啦，菊妹。

若菊 我問過了。他似乎不願承認那其間是有什麼事。

王浪(一笑) 自然他不願的。笑話說到他身上時，他總是不高興的。

若菊 你怎樣聽來的?

王浪 我聽老詹說的。今天下午我碰見他，他和我談了許久。他把關於他們航行的事一切告訴了我。

若菊 那麼，這個笑話的發生是在這次航行當中了。

王浪 是的。事情是發生在他們停泊在「南海島」汲取淡水的時候，他們是被暴風吹到

那裏的。

若菊 哦。(懷疑地)敬秋似乎不大願意把他們停泊在那兒的話告訴我。

王浪(笑着) 自然他不願的。我不是說過這個笑話是說到他身上的嗎?(向她跑近一點

——笑着用一種低而怕人聽見的聲調說)我們共同來設法取笑敬秋罷，菊妹，你說好不好?

若菊(被一種不好的消息的預感磨難着——決定用欺騙手段來發見這一切的內幕——強作微笑) 好的，浪哥。我願意的。

王浪 那麼，我便來把老詹告訴我的話告訴你了。等下，你便把牠對敬秋說，說時假作你是滿肚火氣的。(不能抑制他的快樂)呵呵!你要是那麼幹，他要氣得要命的。只是注意，我不告訴你呢。你去聽旁人說罷。我不願敬秋恨我。你到底可以聽到的，因為老詹和旁的水手已經把這個笑話散布出去了。

若菊(着慌——縐眉) 那麼全州的人知道了。

王浪 是的，他們大家都以此取笑敬秋呢。哦，這也並不是怎麼異常的事。這附近航海的男人，在他們生平，都碰過這樣的事了。我曾聽父親和其他航海的人們，講述過和這件事相類的他們的經驗。只是在敬秋，這事的結果却是這麼滑稽!(他笑了)呵呵!阿彌陀佛!

若菊(用一種緊張的聲調) 好，你不肯告訴我麼?

王浪 我就來說了。事情大概是這樣：他們大家上岸到島上去汲水，棕色的土著的女人，幾乎全身裸露着的，便跑來迎接他們，像平常一樣——來和他們交易些東西。那些棕色的女子，據老詹說，雖然野蠻沒有知識，却也有她們的可愛的地方——水手們也就不拒絕她們；然後，自然，一切的事都如常發生了，甚至他們把水汲取得足夠了以後，把他們從他們和那些女子玩耍的地方召齊回來，都花了一個禮拜。

若菊（心裏極爲難過） 是的——但敬秋——他不像他們一樣的。他是不同的。

王浪（使一個狡獪的眼色） 哦呵，他是嗎？我就來說敬秋了。事情似乎是這樣：他留在船上，管理自己的事，同時却知道一般水手在幹着的事。內中有一個女子——頂漂亮的，據老詹說——却不斷地問說，船主在那裏呢？她不願和旁的水手發生什麼關係。她以爲只有船主才配罷，我估。因此在他們開行的前夜，有的水手，吃醉了他們偷來的酒，便設計來玩弄敬秋和那個漂亮的女子。於是他們便告訴她，船主叫了她，要她馬上洒水到船上去，那兒他是孤另另地在等她。這部份的事是真實的，因爲敬秋確是一個人，在船上，大家都跑開了，你可以說。

若菊（發出一種不自覺的嘆聲） 哦！

王浪 好，那傻氣的棕色的女子便相信他們，馬上樂不可支地游泳過去。她上了船上

時。他們之間發生了什麼事，却沒人知道。有的猜這個，有的猜那個。我也不必說牠——（使了一個眼色）但我很知道我會怎麼幹，要是我處在敬秋的地位，我想我也不是像你所懸想的絕無情慾的老婦人般的人。但這些還不是笑話所在的地方。可笑的事是這樣：那棕色的女子熱愛了敬秋，當她瞧見船快要開行的時候，她便昏亂起來，站在沙灘上號陶大哭，用拳槌胸。當他們啓碇的時候，她便沒入水去，隨後趕來。那時幾乎一點風也沒有；她卻能夠游泳得像一尾魚一般，趕上他們，要爬上船來。最初，敬秋是溫柔地對她，勸她回去。但她不聽話，愈來愈是猖狂，最後他沒有辦法，只得吩咐水手們用槳去推她，他自己却縮到艙裏去。就這樣也還沒有効力。她還是游泳着跟來，叫喚着敬秋的名字。最後他們不得不用一槍向她描準開放，子彈射在她身旁水裏，她這才號陶着不再追來，游泳回去了。（一笑）敬秋却躲在下面艙裏不敢出來，大家都笑個半死！哈，我如果在那裏就好呀！這真是個天大的笑話嘍！（他大聲地笑——然後注意到他的妹妹石像般的面貌，突然停止笑聲）你爲什麼愁容滿面哪，菊妹？（不悅地）倒霉，你聽笑話都不識的！

若菊（一停以後——吃力地慢慢地說）敬秋就要回來此地了。我要你替我見他。我要你告訴他——

王浪 我不！你應該自己用這場笑話去對他說，不然，那便不成爲笑話了。

若菊（緊張地）我要你告訴他的，浪哥，並不是笑話。我要你告訴他，我既經變了心，我不和他結婚了。

王浪 什麼！

若菊 我既考慮過了，告訴他——我收回我的允諾——他可把他的約指拿回去——我不和他結婚了。

王浪（驚訝——憂急地望着她的臉）哪——什麼——？你要和我開玩笑嗎，菊妹？或許你猝然發了瘋了？

若菊 我並不是開玩笑，也並不是發了瘋。你把我說的話告訴他罷。

王浪（憤激地）我甯死也不——哪，究竟什麼碰着了你呢？

若菊 我的眼睛打開了就是了，我不和他結婚了。

王浪 是因為我剛才告訴你的關於敬秋的笑話嗎？

若菊（她的聲音震顫着）是因為我腦筋裏有一點東西。你所告訴我的只是證明我的謬誤罷了。

王浪（現在大大地着驚了）哪，爲什麼呢？你不能接受笑話嗎？你因爲那個棕色女子而惱他嗎？

若菊 是的，不錯——我不和他結婚，這就是了。

王浪（清辯滔滔） 跟一個棕色的野蠻的女人，一文不值的女人喝醋嗎？阿彌陀佛，菊妹，我想不到你竟是這麼一個大傻瓜。吓，那種女人並不像你這種女人啦。她們幾乎算不上是人啦。她們一點知識也沒有——什麼好處也沒有！

若菊 那不是的。我不管她們是什麼。

王浪 這事無論如何不是敬秋自動的。都是她亂攪的。你又怎麼知道他和她發生了什麼關係呢——像那個樣子？我並沒有說他真地幹了什麼。老詹也不能發誓說他幹了什麼啦。縱然他幹了的話——那又有什麼關係呢？他在一個航行上所幹的事，確是非你所應過問的。他並沒有要求她跟他結婚罷，可不是？

若菊 我不管。他的舉動應該是不同的。

王浪 哦，老天，那你想把他做成為維恭維謹的聖徒了！究竟你要同誰結婚呢——一個男子，還是一個牧師？敬秋是一個男子，可不是？——而且是個頂好不過的男子，和一個和外國船主差不多厲害的船主啦！究竟你還要什麼呢？

若菊（兇狠地） 住口，不要多說！你自己是太泥頭泥腦了，太要不得了，總不了解我的意思。



王浪(怨恨地) 那麼，我還是滾蛋罷！我要去告訴母親，請她來教訓你了。你許可以聽她的話，得點聰明罷。(他一面說，一面從右門去了。若菊突然哭泣起來，隨便在一張椅子上坐下，用兩手蒙着臉。李自芬和丘餘熱向後門跑來。自芬揭門窺見若菊，叫喊說) 若菊！(若菊起身，忙用手巾抹眼，拭去淚痕，但已太遲。自芬既進來了，餘熱跟着。敬秋的妹妹是個身材頗高的二十歲的女子。臉雖不敷脂粉，但有一種青年活潑勇敢氣象，引人注意。她身穿胸衣，顯然是剛從廚房出來的。餘熱是個粗糙不文的二十四歲的漁夫，身穿漁夫平時所穿的最好的衣裳。)

餘熱 你好，若菊。

若菊(嘎聲地，強作微笑) 你好，自芬。你好，餘熱。請坐罷？

自芬 不，我只是跑過來看一看——敬哥在那裏呢，若菊？

若菊 他出街去了。

自芬 我在廚房裏却等着他把東西帶回來，好替他弄晚餐嘍。(一笑，又滑稽地把餘熱望了一眼) 唉，一個男人戀愛着時，你要他記得什麼事，總是靠不住的。

餘熱(一臂攬着她的腰，把她抱一抱——微笑着) 我怎麼樣呢？我不是在戀愛着。而還是像個老頭子般靠得住嗎？

自芬 哦，你！你是頂糟糕的。

餘熱 你並不是這麼想的。（他打算來吻她）

自芬 夠了。你不懂禮儀的嗎？若菊心裏會怎樣想呢？

餘熱 若菊不能怪我們的。她和敬秋玩得比我們還厲害啦。（自芬笑着避他跑過若菊這邊來）

自芬（突然注意到若菊臉上的可憐的表情——驚駭） 呵，若菊，什麼事呢？你看來彷彿是失掉了你的最後的一個朋友似的。

若菊（強作微笑）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自芬 一定有事！吓我，我相信你一定是哭泣過來啦！

若菊 沒有，並沒有。

自芬 一定哭過！（用臂膀摟着她） 唉，發生了什麼事呢？你和敬哥再過兩天便要結婚了，你們不會有過什麼爭執罷？

若菊（帶着敏捷的怨恨的決定） 我不和他結婚了。

自芬 什麼！

餘熱（作諦聽狀——詰問地） 吓？

若菊 兩天後不結婚，將來也不結婚了。

自芬(駭怪得很) 吓，若菊！你打什麼主意呢？你和敬哥定然會有過一場厲害的爭執啦！

餘熱(帶着一種熟諳人情之人的輕傲氣概) 不要跟他這麼認真罷，自芬。若菊過一會也就沒有事的，你們女人都是一樣。

若菊(惱怒地) 你不要多說，丘餘熱！(她的母親王太太匆促地從右門進來。她是個胖大的紅潤的五十歲的女人。不管她體重有二百多磅，她還是活潑得驚人，她團團的臉上的被動的懶慢的表情，以其舉動的敏捷有力而減退。她流露出一種爲母者的慈愛之情。她穿着一件胸衣，一面進來，一面用胸衣抹手。王浪跟她進來。他既換了衣裳，準備出街了。)

王太太(望着自芬和餘熱微笑) 你好，自芬——老丘。

自芬 你好，伯母。

餘熱 你好。

王浪(微笑着) 媽，她在那裏啦。(指着若菊) 她的樣子可不是像她要把人的眼睛挖出的嗎！吁！看看她的背部的曲線罷！噍！噍！(他一面學着貓打架時的叫聲，一面作貓打架的形狀。然後他和餘熱大笑起來，自芬也不禁咕咕笑了，王太太也微笑了。若菊却像石像般

向前疑視，彷彿沒有聽見的一般)

王太太(溫和地) 不要胡鬧了，阿浪。

王浪(假作傷心) 在這屋裏沒有一個人能夠聽笑話的。(他露齒，以手招餘熱)來罷，老丘。你愛聽笑話的。跑來這裏，我講笑話給你聽罷。(微笑着的餘熱跟他到鄰房去了，當下面的情節在表演時，他們可聽見是在說在笑。)

王太太(微笑着，兩臂摟着若菊) 好的，菊妹，浪哥講的究竟是什麼傻話——  
若菊(怨恨地) 那並不是傻話，媽。我既打定主意了，我就在此時此地告訴你。

王太太(把她瞥了一眼以後——安慰地) 哪，哪！我們坐下來舒服一會罷。我，我不是願久立的。(她溫柔地把若菊推入一張搖椅裏——然後指着檯之另一邊的椅子說)坐罷，自芬。

自芬(一面爲好奇心所驅使想留着，一面又恐怕留着不方便，不知所可) 也許我最好還是回去，讓你母女兩個靜靜地談罷？

王太太 嚇！你不也就和我家人的一個一樣，你原是敬哥的妹妹，住在鄰家，你們大家小的時候，就在一起玩耍。我們並沒有什麼祕密你不可以聽的。坐罷。(自芬一面坐下，一面懷疑地瞥望着冰冷的若菊。王太太用力拉過一張搖椅到她的女兒的旁邊，舒適地嘆口氣坐

下)哪!(她伸手過來，取得若菊的一手握住)現在，菊妹，究竟是什麼事呢?(當若菊不答話時)浪哥說你已發誓不和敬秋結婚了。真的嗎?

若菊 是的。

王太太 哼。敬秋還不知道這件事罷，是不是?

若菊 不。我要求浪哥等他回來的時候告訴他。

王太太 浪哥說他不答應的。

若菊 那麼我自己告訴他好了。也許我自己告訴他還好些。敬秋會知道我的命意所在和我的理由——(悲苦地)——我的命意和理由似乎沒有旁人曉得的。

王太太 哼。你不用來刺探我啦。(一停以後)浪哥真是個大傻子，竟把他們停泊在那個島旁的事告訴你啦。復述這樣的事我知道是沒有女子處的。

若菊(駭異) 浪哥沒有說，你既曉得——?

王太太 啊，是的。他們的船一到，你的爸爸便從詹本生那兒聽到了，那晚他便轉述給我。

若菊(抱怨地) 你却告訴我啦!

王太太 啊，不。自然我不的。人間的煩惱夠多了，何用再去攪起一些?要是你是和大

多數的人們一樣，我也許會告訴你。我，我想這對於敬秋是個很好的笑話。

若菊（震駭） 這對於我却並不是笑話。

王太太 那就是我不告訴你的理由。我知道你是易動感情，和大多數人不同的。

若菊（傲然地） 是的，我是不同的——我想敬秋也是不同的——事實上他却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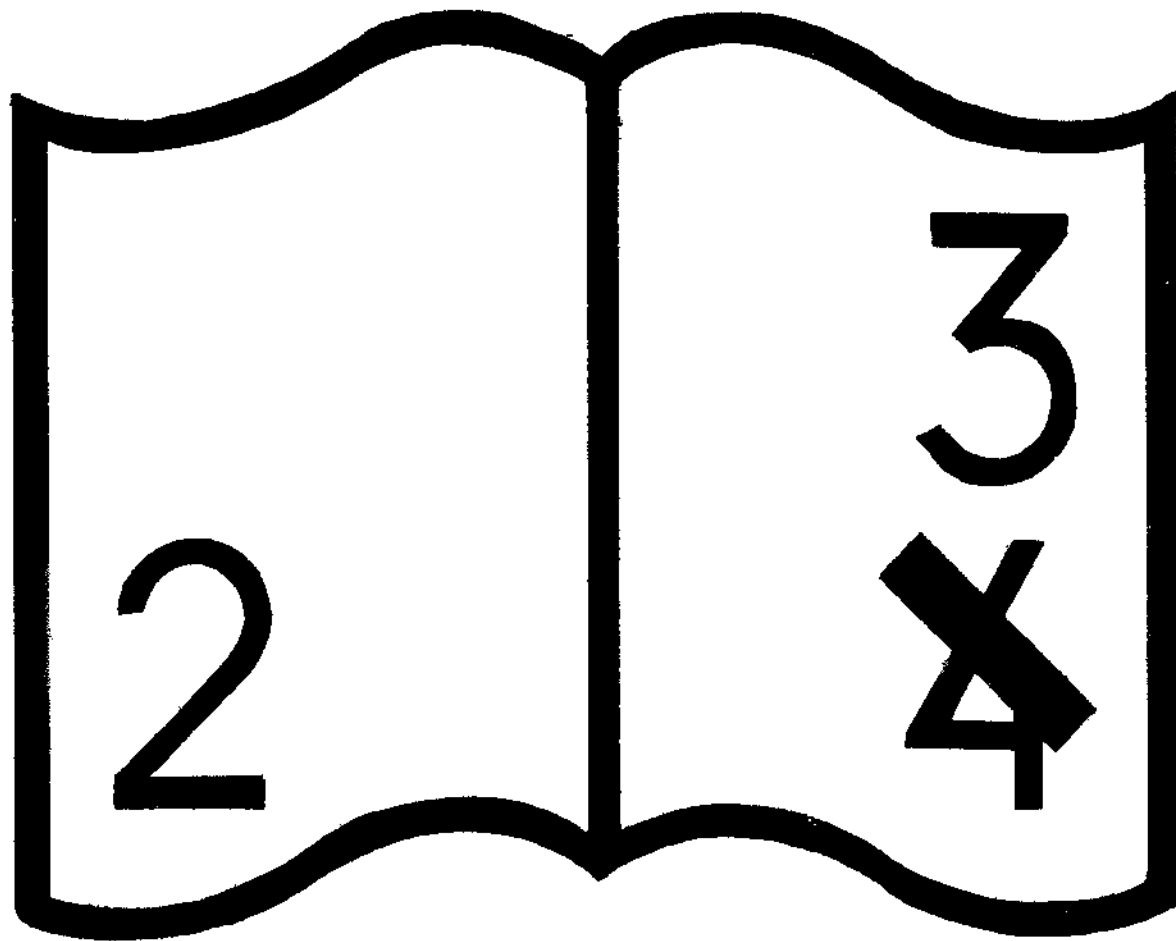
自芬（興奮地插入） 你所說及的就是那個關於敬哥和那野蠻棕色的女人的故事嗎？那就是你不滿意於敬哥的緣故嗎，若菊？

王太太（當若菊不答時） 是的，自芬，是那個緣故了。

自芬（駭怪） 吓，若菊，你怎能夠這麼傻氣呢？你不以為敬哥是認真的罷，是不是，他既然能夠吩咐他們放槍嚇她，使她不得不回去？阿彌陀佛！（微帶怨恨之情）我願你不要以為家兄竟會這麼墮落，和那種東西認真戀愛罷？

若菊（峻刻地） 他也許會的。

自芬（自制着） 你怎能說出這樣的話呢！（譏刺地）我並沒有聽見人說敬哥提議要討她做老婆，你聽見過嗎？你要是聽見了那種話，你倒有理由——但是你以為他會想念她嗎？敬哥不會的！我知道他不會這麼卑下。我敢打賭，在他們看不見陸地以前，我既把那件事完全丟到腦後了；要是那些傻子不把這個故事提起，他會永遠也記不起了的。



编码错误

王太太(點頭) 那確實是的。自芬說得對，菊妹。

若菊 媽！

王太太 而且，你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不妙的事沒有。沒有一個人能夠誓言確然發生過什麼事的。可不是嗎，自芬？

自芬(先遲疑——然後坦白地) 我不知道。敬哥並不是能禁慾的聖人，我想他像旁的男人一樣大概會那樣子犯罪的。他那時還沒有結婚，我想他以為在他有固定的妻室以前，他是可以為所欲為的。唉，若菊，一般的男人都這麼想——有許多結了婚都還是這麼想的。

王太太 自芬說得對，菊妹。要是自你稍有知識的時候起，你便張眼看看這地方上的事件，你便應該明白男人是什麼了。

自芬(輕視地) 若菊應該和一個牧師，不是和一個水手，戀愛。講到我，我對於一個太過溫柔敦厚，時或攪攪亂子也不會的男人，我是不睬的——這自然是就他未和我結婚以前來說。吓，看看餘熱罷，若菊。我將來要和他結婚的，可不是？但我很知道他所幹過的一切亂子——現在也許還在幹罷，我想。我並不是說我喜歡他幹的這種事，我却是喜歡他本人，我應該承認他有那種行徑，那就是了。要是你是找尋聖人的話，你應該自盡，登天堂去。一個女子在這環近將會結婚不成的，如果她希望太奢。



王太太 自芬說得對，菊妹。

若菊（怨恨地）也許她說得對，媽，從她的眼光看來。我並沒有說她說錯了。她和我只是對事物的看法不同罷了。她不能了解我對敬秋的心情的。

自芬 好的，有一件事却是一定的，若菊。這就是：環近數十里內，你不能找得一個男人比敬哥好些——或和他一樣好的。

若菊（沒精打采地）那層我知道的，自芬。

自芬 知道就好了。你要原諒他，我想我把這事看成這麼認真却是傻瓜了。（當若菊搖頭否認時）哦，是的，你要原諒他的。你不願把他陷於失望的深淵裏罷，可不是？（當若菊只是不答話時——氣惱地說）讀小說太多了，頭腦都攪得不清楚了啦，若菊。你既以為你是比我們這些人都好了啦。

若菊（奮激地）不，我並不那麼想！你不明白——

王太太 哪，現在！你兩個不要打起來，把事情弄得更糟糕啦。

自芬（悔恨地，跑過來用兩臂去抱若菊而吻她）對不住，若菊。你知道我不願以任何事或任何人來得罪你的，可不是？只是想起敬哥會失望得多麼可怕，如果——我不禁生氣了。但是你當他來時你會和他和好如初的，可不是？（若菊倔強地向前凝視。她還沒有回答的機

會，一種大笑聲既自鄰房傳來，是王浪講完他的故事了。

餘熱（聲自鄰房傳來）天呀，我當時在那裏就好！（他跟着王浪跑出來。兩個都笑逐顏開。餘熱激擾地說）此後我還是去捕鯨，不去打魚好了。你不介意罷，自芬？從我所聽得關於棕色的女人的話說來，我留在家裏真是所失太大了。

自芬（用一種滑稽的聲調——有含義地瞥了若菊一眼）那麼，去罷！茫茫大海，魚類儘多。無論如何，你跟那些賤東西亂攪，我是不吃醋的。她們是不值得一個文明人的注意的。

王浪 哦呵，是嗎！她們像畫中美人一樣喲，詹本生說。（使一個眼色）她們又極善招呼人喲。（他和餘熱歡樂地大笑。若菊帶着強烈的厭惡之情而戰慄。）

王太太（感覺到她的女兒的感情——微笑地，但堅決地說）滾開罷，阿浪。你也滾罷，老丘。你們要說笑，出街去罷。你們在這兒防礙着我。

王浪 好的，媽。出街去罷，老丘。

自芬 等一等。我跟你們跑一跑。我要去看看敬哥帶回晚餐的東西來——

家向後門跑去。王浪和餘熱邊說邊笑出去了。自芬從門口回來——同情地說）我在敬哥過來以前，要對他說一說。那麼一來，你要教訓他也就容易了。堅決地，同時溫柔地對待他能，你將看見他決不會在短期內再幹這樣的事了。究竟，他那時並沒有結婚，若菊——他又是

一個男子——那事自不是難以預料的了。再見。(她去了)

若菊(聲低得幾乎聽不見的) 再見。

王太太(一停，在搖椅上搖來搖去，吟味着她的女兒的臉——恬靜地) 自芬說得對，菊妹。你對他好好地說一回，他將來再也不會這樣幹了的。

若菊(冰冷地) 我不管他將來再幹不幹，我都不和他結婚了的。

王太太(不安——勸解地) 啊，你不能那樣幹的，菊妹。再過兩天便是婚期了，一切都布置停當了，請帖都發出去了，你的爸爸和哥哥因此特製了一套新衣，我也製了一套——

若菊(轉向她的母親——辯論地) 你要是知道我這樣跟敬秋結婚，我會不幸，你會不要我依舊答應他罷，可不是，媽？

王太太(遲疑地) 那——不——的，菊妹。(然後決定地) 自然我不要的。我要你依然跟他結婚，因為我知道他會使你幸福。(當若菊搖頭時) 嘿，菊妹，我不能相信你因為他這一個傻氣的行爲便完全不喜歡他了啦。

若菊 他現在那樣——我不愛他了。我過去愛他——因為我想他合我的意。

王太太(心裏的不安漸增了) 那都是你的怪想，我不知道你的怪想是從那裏得來的。敬秋並沒有變，你也沒有。吓，菊妹，你不跟他結婚，那你就彷彿什麼都得從頭做起的一般。

你們自小孩時代起，就一起長大，一起玩耍，彼此似乎心裏都沒有旁的人了。嚇，菊妹，要是你那麼倔強地幹去，我對你不要能忍耐的，你應該記起他過去對你的一切好處，把這個他所幹的小小的錯誤忘掉啦。

若菊 我不能夠，媽。這使他成爲另一個人了——不是敬秋了，就像其他的男人一樣爲我所不認得的人了。

不 王太太 好的，其他的男人便是這麼壞嗎？世界上，男人總是男人，我想。

若菊 不，他們並不壞。我並沒有說他們壞。我不是沒有憎惡他們嗎？要是旁的一個男人——像詹本生或至浪哥——幹了這樣的事，我也會以爲是一個笑話的。我並不嚴格地批評他們，這層你也知道。但是——你明白麼，媽？——在過去，敬秋常常似乎是不同的——我也想他是不同的。

同 王太太(有些不耐煩地) 好的，要是他不是，他也還不失的善人，任何聰明的女子都還願意嫁他。

若菊(慢慢地) 我再也不願和人結婚了。我守獨身主義。

王太太(譏訕地) 做個老處女嗎！(然後怨恨地) 菊妹，你以爲我當你現在的年紀的時候，我和你一樣把男人應當怎樣的理想提得高高，你以爲現在會有你坐在那裏嗎？

若菊(慢慢地) 不。我知道，從爸爸自己的故事來推測，他並不是聖人啦。

王太太(用一種決定的聲調，彷彿講到這裏事情既經停當了的一般) 哪，現在！他那樣子，他不是還不失為一個很好的丈夫，和你和浪哥的一個好父親嗎？你將會發見敬秋結果也是一樣的啦。你把事情想一想。(她起身——匆促地)現在我要回廚房裏去了。

若菊(扭她兩手——拚命地) 哦，媽，你爲什麼總不能明白我的感情呢？自然，爸是好的——好到無以復加了的——

船山(他走近後門而她們不覺，聲從門外來——是一種歡樂的大叫) 講爸好的是誰的話呀？(他大笑着進來。他是個矮胖，跛足，大力的男人，身寬和身長差不多相等——六十歲了，但還是異常健康強壯，臉大而赤，一望而知爲飽經風霜的人。灰白的髮，濃而且亂。他穿一套舊而不大稱身，不大整潔的衣服。他以玩耍的態度，把若菊背上一拍，這幾乎使若菊跳起來了。) 老天爺，我聽見人說我好的，這是破天荒第一次啦！大多數的時候他們總是談論說：『船山嗎？你的意思是說那個醉酒的無用的累墜的老鬼呀？這種話就是我常常聽見的。謝謝你，菊妹。(轉問他的老婆)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呢，媽？這裏菊妹正在把真話告訴你了，你這些年來總以爲我是不好，來扯我的頭髮啦，我常常告訴你我是好人——好到死的好人啦！(他笑得全身顫搖，吻他的老婆囁然作聲。)

王太太(可愛地激他) 菊妹並不像我這麼知道你啦。

船山(又轉向若菊) 喂，菊妹，我剛剛見過浪哥。他把你和敬秋失和的傻話告訴過我。大概他講的是笑話罷，可不是？

王太太(敏捷地) 哦，現在沒有事了。你不要再把是非攪起來了。(若菊似乎要說話了，但瞥了她父親一眼以後又絕望地停了。)

不  
——  
船山 一切都因為那個笑話，那個關於敬秋和那棕色的女人的笑話，阿浪說。菊妹，你要是把那種笑話認真起來，你便不是真正的王氏女了。老天爺，你究竟要敬秋做什麼人呢——一個稿木死灰的，處男的牧師嗎？敬秋是一個可以抵得十個尋常男子的丈夫，不管他還是年輕，他既是此地的頂能幹的船主了，你得嫁他，你應該引以自豪啦。至於那些海島，是一切捕鯨的人們都知道的。我自己曾在那兒停船汲水過不止一次，那些棕色的女人我却熟悉得像一本老書一般。我來告訴你罷，在船上偈處過一年或一年以上，一個男子須得把精膿割去，要是他不——

王太太(不安地瞥着若菊) 夠了，夠了！你跟我到廚房裏來，爸，讓菊妹一個人留在這裏罷。

船山 唉老天，媽，我現在並沒有講空話罷？菊妹，是嗎？我知道菊妹並不會那麼瘋顛

的。要是她萬一是那麼拘守正法，我要把她用船載到西方服侍觀音娘娘去。（他笑了）

王太太（拉他的臂） 你跟我來罷。我要和你商量一些事。

船山（去了） 好好，船主！你在這家庭船上是個船主啦。（他笑着跟她向右邊跑去。若菊站了一會，石像般向前直視。她絕望地嘆氣，把兩手開開闔闔，向房間的四周凝望，彷彿她想找到一個窟窿逃跑出去的一般。最後她莫可奈何地坐下，保持着一种緊張的態度，她的眼睛表現出心裏有兩種思想在衝突着的神情，緩慢的足音從前門的路上傳來。若菊一聽便知道是誰來了，她的臉冰結成一種頑梗固執的表情。敬秋在門外現身。他向內望，咳嗽——然後懷疑地問說）是我，若菊。我可進來嗎？

若菊（冷然地） 可以。

敬秋（進來跑到她的椅旁。他的臉沒有表情，但他的眼睛却不能藏匿其愁悶惶惑之情，像是受了不能說明的創傷的。他不自在地站着，撫弄其帽，等候她說話或望他。當她既不說話，又不望他的時候，他到頭隨口說了）我可坐一會嗎？

若菊（用同樣的冷然的聲調） 可以。（他小心地在她的椅旁的一張搖椅的邊上坐下）

敬秋（一停以後） 我見了詹本坐，我教訓了他一頓。他再也不敢講人家的閒話了，我想。（又一停）我買了東西便回家。我見了舍妹。她說阿浪既把那件他們大家當作是笑話來笑

我的故事告訴了你。(捏緊兩拳——惱怒地)阿浪真是個死傻子。他須得有人好好地教訓他——  
頓啦。

若菊(抱怨地) 不要責人不責己罷。他只把實情告訴我罷了，可不是？(她的聲音表示出她還願對方表示否認的心情)

敬秋(停了許久以後——悔恨地) 好，我想他所說的是真實的。

若菊(傷心) 哦！

敬秋 但是那事實，並不是就可以去傳播。那樣的事應該只在男人們當中說說的。(一停以後——暗中摸索地說)我並不願有那樣的事發生在我身上的，若菊。我絕對沒有意思的。就在那兒的時候，我也想你知道了，你會難過。這就是他們水手上岸，我總留在船上不走的緣故。我不相信那樣的事會碰到我身上——那時確實不相信的。(一停)我願你能夠瞧見那些島嶼，若菊，並在那兒住一些時候。然後你許可以瞧見——這是怪難解釋的，你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島嶼。那兒件件都是不同的——天氣——和樹木和水。你看過了這一切，你便會得到和在這家鄉所感覺的不同的感覺了。這兒有時候是好過的——像現在春天的時候——但那兒是時時都好過的——你到了那兒便會覺得，而且得到不同的感覺。那些土著的女人呢——她們是不同的。一個男人不會以為她們是女人——像你般的女人。但是她們有她們的



美——晚上她們又會唱歌——一切都有點不同，像是某種油畫般。（一停）那晚我一個人  
船上，她游泳過來，爬上船來，使我吃驚不小。事情完全出我意料之外。我最初要她游泳  
回去——但她不肯。我對她解釋，我的話她不大懂得——我想她總是不明白我的意思的，她  
原是個土著。（一停）然後我恐怕她赤條條地濕漉漉地在月亮下跑來跑去要受寒氣——雖則天  
氣暖——我便拿一張氈包着她。（他停了，彷彿他是說完了的。）

若菊（在緊張地停了一個長時間以後——懶慢地）那麼你承認——其間果然出了亂子  
嗎？

敬秋（一停以後）事後我却悔恨了。我爬下艙去把艙門關起，讓她睡在外面甲板上。

若菊（一停以後——堅決地）我不和你結婚了，敬秋。

敬秋 舍妹說你說了這句話；但我總不相信你會因為那樣的失足來拒絕我。

若菊（決定地）那麼你現在總能相信了，敬秋。

敬秋（一停以後）你的想頭真離奇拘泥，若菊。一個男人不有一回失足，決不能戰兢自  
守的。但你自應依着你聽見到的做去，我想。這於我却似乎是一切都完了——（他的聲音把  
他的悲痛透露了一秒鐘，但他馬上恢復了他的鐵般的自制力）但是自然，要是你不願原有現  
在的我，什麼也沒有辦法。你要怎麼就怎麼罷。

若菊（一停以後——暗中摸索地）我願我能夠解釋我這方面的感情，使你了解。我現在並不惡恨你，敬秋。我所感到的，也並不是簡單的嫉妬。我甚至於並不以為你是幹了什麼了不得的錯事。我以為我能夠了解——事情是怎樣發生——而原諒你。我知道大概不問那個男人都會這麼幹，我猜想我所碰見過的男人都會幹過這樣的事。

敬秋（帶着一絲的至誠的希望）那麼——你將原宥這件事了，若菊？

若菊 是的，我原宥這件事。但是不要以為我的原宥結果會有什麼不同——因為我不是和你結婚了，敬秋。這是一定不易的，（一停以後——懇切地）哦，我願我能夠使你明白——我的理由。你不明白的。你決不會明白的，我想。你所幹了的事，恰好是不問那個男人都許既經幹了的事——就因為你是像他們，你便永不會明白我的意思啦。（一停以後——作最後的努力來使他了解）也許這其間我的不是比你的不是還多些。我的意思大概是這樣，敬秋：自從我們小的時候起，我想我既常常以為你是——不同的。到了我們長成了定了婚的時候，我愈是那樣想得厲害。你那時也確是不同的！這就是我過去愛你的緣故。現在你既證明你並非不同的了。這樣子，我那還能再愛你呢？我不愛你了，敬秋，這就是我不答應結婚的緣故。你既把我心中的某種東西摧毀了——我再也不能愛你了。

敬秋（陰鬱地）我會屢次警告你，可不是，你不要把我安放到我所不屬的地方去。我像

旁的人一樣是人類，過去現在都是這樣。我並非不同的。（一停以後——懷疑地）我想現在再說一百句也是五十雙的了。我可回去了。（他打算起身）

若菊 等一等。我不願你帶着難過的心情離開這裏。你和我，敬秋，我倆生平實在是太親密了，決不要成爲冤家。我現在喜歡你，敬秋，一如從前。我願我們長保友誼。我願你現在像我家的一份子一樣，如像從前。這其間你沒有什麼不能做到的理由的。我並不怪你——我以你爲一個男人——一個像旁的男人一樣的男人，旁的男人幹那種事我是不怪的，我並不因此而怪你。要是我覺得，你那樣幹了，我再也不能愛你，或做你的妻子了，這就是因爲我決定了——世事如此，我也將保存故我——再不嫁人。我決守獨身主義。（強作微笑）我想事情有比做個老處女還壞的啦。

敬秋 你那樣子我實不解，若菊。某種人有僻性，要獨身不嫁，但你沒有。（然後希望心復萌）自然我願和你保持友誼啦，若菊。我這方面並沒有什麼難過的心情。你有權自出主張的——縱然——（充滿希望地）也許要是我——用永不再蹈覆轍的手段——來表示我所幹過的事於我並不是自然的，也許你願意忘記的時候要到來——

若菊（搖頭——慢慢地說）這並不是個時間問題，敬秋。這是個某種東西既經死了的問題。一件東西死了時，時間是永不能使牠復活啦。

敬秋（堅執地） 那層你不十分知道的，若菊。你也是人類，也和旁的人一樣容易陷於錯誤。也許你只是以為牠是死了，等到我第二次航行歸來，你又有了兩年的光陰來細細考慮，你便會有不同的見解，知道我並不是像現在於你看來這麼的壞了啦。

若菊（莫可奈何地） 但你似乎並不是壞，敬秋。兩年的光陰並不能使我改變——並不能使我那樣改變。

敬秋（自覺着希望更有了） 我並沒有絕望，若菊，你也不能使我絕望。絕對不能。（着重地）我除你以外，決不娶旁的女人做妻子，若菊。你可相信我這一句話。我將等你回心轉意，要等多久我都不管——等到我六十歲的時候——等三十年罷，如果需要的話！（他說到最後一句話，便起身。）

若菊（帶着一種悲哀的微笑） 那你還是說等一生罷，敬秋。也許在三十年內，我們倆都既死去了，消逝了。我不願你以為你也要長此獨身，只因我——

敬秋 我並不是要長此獨身。我只是要等你罷了。等到你明白男人並不是創造出來做天使的時候，你將——

若菊（莫可奈何地） 我和你將終我們之身不能互相了解了，敬秋。（起身伸出她的手來）孤兒，敬秋。我要進去躺臥一會了。

敬秋（她的聲調又使他絕望了）——機械地握她的手——（懶慢地）再見，若菊。（他跑到後門前，把門開開，然後遲疑，回頭望她，她却向右方的門出去頭也不回了。突然他失望地隨口地說）你將記得我所告訴你的等你的話罷，若菊？（她去了，並不答話。他的臉沒有感情表示，他慢慢地轉身出門去，而

——幕落——

（第一幕完，全幕未完。）

有人將本劇表演須先得譯者同意

# 賭

岡田三郎作  
章克標譯

也不限於正吉和藤太郎，這農村中的人，全都歡喜賭勝負的；不過這二個青年人特別歡喜，有了一種關於什麼都要打賭的習慣。

在田地裏做完了一天的工事，正吉到後面的小川邊去洗鋤頭，蹲踞在淺灘的石上，用砥石磨礪鋒刃，預備明日之用。在水波中映見了自己的黑影，他忽地抬起頭來，看看天空。西方的地平線上，透過了樹林看去，落暉之後，雲幕之下，殘留着黃金色的彩條。時候已近黃昏了，却未見夕晚的明星。從樹林的前面傳來的大河的水聲，也漠然地不分明，溶消於黃昏的寂寞之中。

正吉向小川的下流望望，隣舍的藤太郎這時應得也完了工，來小川邊洗農具的。正吉叫藤太郎。回答的聲音從水面上傳來。

於是正吉感到了這次打賭一定得勝的愉快，把鋤和砥石都放棄在水中，站起叫着藤太郎。

「藤太郎！明天天晴，還是下雨？」

「明天麼？……」藤太郎似乎是站了起來在看天空的模樣。

「我說明天下雨。」正吉接着就搶說，主張下雨。藤太郎勢必要說明天天晴了。

「明天若下雨，到街上去請我吃一頓。倘使不下雨，我請老酒三斤。」

「好，算數吧。」藤太郎承諾了。

正吉和藤太郎以及別的青年，在各處玩骰子賭博，自然也有。他們發見了擲骰子的雙單雖也有趣，而沒有骰子的雙單，却有更好的特殊興味。

譬如，中午的休息時間，藤太郎到正吉的地裏來玩，在蘋果樹下鋪了蓆，躲在樹蔭裏躺着，談着鄰近的姑娘們，倘使講乏了，總有一個先尋出打賭的東西來的。

「那從低下數上去第三根枝上的蘋果數目是單是雙？」

「單啊。」正吉說。

「雙啊。」藤太郎說。

「賭十個銅子吧！」

「好！十個銅子。」

有時把一畝地所種的豆梗的數目來賭單雙。有時，藤太郎在河畔爲他的馬洗刷而正吉來，便抓住了一把尾毛來打賭。

這樣，正吉和藤太郎只要相會在一處，總找些材料來賭勝負。可是，明天的天氣，蘋果

的數目，豆數，尾毛的數等等，有點厭乏了。某處的某人將近臨盆了，這月內會生產的還是要出了月？或者更是說生產的日子是雙是單？產生的孩子是男是女？到末了還賭產下來活的還是死的，把人的生死都賭起來了。不但對未曾出生的小孩，若是聽到了某處的老太婆病危，便猜那死的日子是雙是單，把那將死的人的生死來打賭，正吉和藤太郎暗暗裏使得賭博心欣悅着。

爭着勝負的對象物雖然變化，而所賭的東西，總不過很少的飲食，或者偶然是小數的錢鈔。正吉和藤太郎對於此少量的酒菜或小數的金錢，漸漸感到少興趣了。

賭  
某日，藤太郎的地中因為刈麥，而雇着幾個短工。這一天，正吉却正收摘蘋果，當吃點心時，他懷了蘋果，到隔鄰的麥地中去玩。他知道短工之中有玉子在，他私下存了一個倘使周圍的情形許可，便把三個蘋果都給了她以博她的歡心的心思。

藤太郎的父，母，弟，妹，藤太郎自己和男女的短工，在割去了麥的地上，打了圈子坐着，吃南瓜和茶。看見了藤太郎坐在玉子的旁邊，從鍋子中取出南瓜來也分給玉子。

正吉內心很不快。藤太郎對於玉子有意，正吉早就知道，但從未設想過二人之間有深切關係的。可是當面看見了藤太郎和玉子的那種親熱的樣子，心想這是被他占了先了，覺得可惜又是可惱。站在藤太郎背後，暫時沈思了一下，從懷中取出蘋果來，一個放到了藤太郎的



手中，一個從玉子肩上遞過去，落在她的大腿上，玉子却旋轉面孔對他微笑，這才使他有從失望中得了救的樣子。

次日，正吉爬在蘋果樹上時，藤太郎到樹下來，正吉從樹上下來。

從樹葉中漏下來的日光，照着二人的面孔，二人相對而咬着蘋果，正吉却看出了藤太郎肚中在想着些什麼心事。正吉想，這一定是關於玉子的。感着了如同勝利者一般的優越。

「玉子今天也來麼？」想扶着藤太郎的傷口，正吉說。

故意做出像觸了日光目眩而開閉着眼皮，藤太郎貪心地咬着蘋果，使口中不能作回答。

藤太郎把漸漸吃完了的蘋果的殘核，着力向遠方擲去，趁這餘勢旋轉身來，注目看着正吉，很快活地說道：

「怎樣？把玉子來打賭。」

正吉也緊張了。

「好，把玉子賭一下。」

「倘使你勝了，我不動玉子一根毫毛，但是我勝了呢！……」

「是啊，放心！倘使你勝了，我不和她說一個字。」

「怎樣賭法？」

「真的，把什麼來賭才好。」

二人想了。

「玉子的臉孔上有多少黑子？雙還是單？」藤太郎突然說出。

「你數過了知道的吧，這不行。」正吉詰責。

「不，不知道的。即使知道，只要你先說雙或單不是一樣麼？你單我便是雙，你雙我單。」

賭

正吉不立刻說雙或單，却交叉了手沈吟。鼻子右邊，的確是有一顆黑子的。別處還有沒有呢？每逢會面時，總不厭不倦的看的，但是看着的是什麼呢？連有幾顆黑子都回答不出來……正吉想得頭腦有點發熱了，再二顆，必然會有吧，是啊，單了。

「我說單！」正吉用右拳擊着左掌。

「你單麼？我雙了！」藤太郎也右拳打着左掌。

二人有一種奇妙的焦急的心情，起初還在口中說着閑話，同向藤太郎的麥田方面急急走去，在半途上，二人都閉了口不語，感着伴了仇敵同走一般的拘束。以前無論賭怎樣的東西，沒有一次會是抱着這樣的敵意過的。

正吉和藤太郎之間，那時所萌發的敵意的芽，在那賭的結果，而失却王子那人的心中，不論是正吉或藤太郎，一定要深深地蟠據着的。而這個賭的結果，是藤太郎輸了。從此以後，藤太郎除了不得已以外，總極力避開和正吉見面，連正吉的消息都要不願知道。但是他又不知從那裏聽知了，在沒下雪之前，正吉要從他父母的家中分居出來，在地的別一隅，另建一屋，而和王子同居。這個消息是很使藤太郎不愉快的。

經過了秋季的久雨的某陰霾之日的夕暮前，一隊騎兵通過此農村，爲偵察渡涉地點，沿大河而進行。黃色的軍服和紅的絨袴，隱現於枯樹之間，閑散的農夫們，看了這個很珍奇景象，也沒有誰發起，老小男女的人們，都出來集在大河的岸邊了，遠跳着一隊的人從馬上下來，有的看地圖，有的集枯枝來燒火。

不久，在一個將校面前各自展開了地圖而研究的數名兵士之中選出了一名，他上了馬，向着河邊走去，試第一個渡涉。

村中的人知道這邊水的淺，在夏天是馬車都可以拉過的，但這是在久雨之後，水勢也很急，而且又不是土著的本地人，對於地理不熟悉，究竟能不能安然渡過，很是問題，大家用耽心和好奇的眼光耽視着。

圍繞騎兵隊的人中，正吉和藤太郎也在。藤太郎平時雖故意避開正吉，但在這樣的羣集

人衆中會見了時，不論心中如何，表面上總非裝得仍是友誼很深的樣子不可。在正吉方面，却是本來心無芥蒂的。二人並立而看着乘馬向中流催進的兵士。

「怎樣？能平安地渡過吧。」正吉以耽心的聲音獨語。

對正吉的瞪了眼而熱心看視的側影，藤太郎偷偷地加以一瞥。忽然正吉眼中迸出吃驚的振動，并且從口中也透出細微的驚呼。羣衆之中，也到處透起叫聲，接着，這些聲音的波動，在空中振抖着。

藤太郎轉眼向河中一看，想是突然踏進水深之地，水已浸及騎兵的馬腹之上了。一時出聲的羣衆忽然又沈默了，將校下士等，從望遠鏡中，屏息而看着那個先驅者。

「你以爲怎樣？能平安地渡過，還是不能？」藤太郎輕輕問正吉。

正吉只把視線凝注着渡河的騎兵，鼻中透出長氣，對於藤太郎的話不加回答。

這時，岸上的人漸漸弛緩了緊張的心情，馬向對岸近去，已經漸漸露出了腹部來，又露出了腿腳來，而且還拂動尾巴以除水沫。在還未達到對面的河岸時，馬上的兵士已拔出了軍刀，高舉着向前揮動了二三次，做前進的記號。

「預備！……上馬！」將校的口令中，帶着幾分悲壯味。兵隊是沈默着，一齊用整整的姿勢而上馬。軍刀和拍車的音響，更透出不少的緊切味。

「怎樣？你說全部都能安全渡過去麼？」藤太郎再輕輕向正吉說。

「當然，全部可以安全渡過的。不是日本的騎兵麼？這一點小小的溪流……」

「好，你倘使這樣說……」

藤太郎牽了正吉的袖，到一枝孤立的樹邊，同蹲在草叢裏。

「你說全部能平安過去，我便說不能。總有一個，一定在半途中衝失的。」藤太郎說。

「你這樣說也沒用，瞧吧，先刻那個兵士的樣子，真能耐。不但那個兵士，此地來的兵，無論那一個，馬是當然好的，人也個個是上選的好手。什麼會在這點點的小川中失事呢！」

「那，打賭麼？」

「賭的！」

「好，倘使一人不留地平安過了去，把我的馬給你。」

「你的那匹青麼？好，算數。」

「倘使有一個人流失了，你給什麼？」

「唔……」

「玉子，怎樣？別的東西不要，要你賭玉子我才給馬。怎樣？」藤太郎逼緊來。

嗚嗚之間，正吉窮於回答，照平常一樣，習慣於只想了贏而取得的賭博心，因為要馬而允許把玉子打賭了。

「好吧。倘若輸了我就要和玉子脫離一切關係。勝了是要取馬的。」

「好，算數了。打手掌啊。」

於是二人打了手掌。

這時，一隊騎兵已經排成一行縱隊，而開始渡涉了。在先頭的將校的馬，高舉了前脚，在逼近暮色的河面，蹣散白的飛沫，次第向河心走去。接着二十幾個騎兵，都拉緊了韁繩，使馬頭向上，水聲被馬蹄踏得加了不少喧鬧，白沫跟了一行前進。

前行的將校踏到了水沒到先刻的兵士馬腹的地方，很巧妙地蹣過了這深處。跟了過去的一個，又一個，又一個……無意識地抓着枯草而緊張地看着這光景的正吉，漸漸放下了心上的重錘微笑而看看藤太郎。藤太郎却板着面孔一動也不動。正吉心中捏定了必勝，又看河的方面。

先頭的將校，已進到舉動都看不分明的前方，越過了中流的士兵，也已經過了半數。突然羣衆發出喊聲。正吉和藤太郎也不知不覺地發喊而站起來。

正要渡越過中流的深處時，一個騎兵，是在河底的石上拌了一拌之故吧，向橫邊倒下而

落馬了，和馬一同被水流衝了去。行進中的一隊，頓時亂了隊伍，越過了中流的和未曾越過的，都陷於進退兩難之境，空蹣着馬蹄，對於被水衝到下流去的載沈載流着的人和馬，當然想不出救援的方法來。

這夜，村中的人加入援助，一同組織的屍體打撈隊的燈火，在河的西岸來來往往直到了天亮，終不曾發見屍身。次日，到更遠的下游去探索，也是徒勞。

村中的人誰都悲憫這貴重的犧牲。但是，只有一人，藤太郎表面和着悲哀而內心浸於幸福感之中，是當然的。還有一人，也悲哀着，而於悲哀之中寓着後悔之念的，不必說就是正吉了。

但是藤太郎的幸福感也不繼續到這村的次一回的長雨期的開始以後。

某日，正吉披簑戴笠，在拾着被前天的大風雨所吹下來的蘋果時，不披簑也不戴笠被雨淋得濕濕的藤太郎，懷了手茫然地走近正吉來。這一次，心有敵意的是輪着正吉了。正吉佯作不知，俯身拾他地上的蘋果。

「正吉，玉子不行了。」藤太郎的聲音滿是悲哀。

正吉抬起頭來，與藤太郎相對。

「說是把人家的姑娘拿來打賭的人，是不給的，那麼寶貝着的姑娘。」

「誰說的話？」

「玉子的父親。」

正吉突然心地開放了，很愉快地高笑。

「正吉，不是笑的。我真倒了霉。并且，還說哩，要玉子去做媳婦兒的，有很好的人家呢。要在不會被你們誘壞之前，這一個月趕快早早嫁了過去。」

「那裏啊？嫁到那一家去的？說這月內？」玉子已不會被藤太郎占取去，正吉更加心寬更加快樂了。

賭

「說這個月內就嫁出去，却不知是給誰家。」

「怎樣？藤太郎，假定玉子這個月出嫁，是雙的日子還是單的？」

藤太郎瞬時睜了睜眼。但就猶猶地笑了，從懷中探出雙手來，相握相搓着。

「我說單啊。你呢？藤太郎！」

「你是單，我便雙了。」

十九年十二月六日譯



著 名 史 歷

書 名	著 者	譯 者	價 目
歐洲哲學史	馬 爾 文	傅子東	二 元
社會鬥爭史	Max Beer	葉啓芳	第一冊七角五分 第二、三、四冊各七角
社會形式發展史	庫 斯 聶	高素明	八角五分
國際運動史	張 雲 伏		一元二角
第一國際史	Siekloff	吳樹仁 張伯箴	二 元
人類婚姻史	Westermark	王亞南	一 元

## 施篤益基科的柳樹

布加利亞倍林作  
傅東華譯

在施篤益基科的質樸的院子裏，長着一株壯麗的柳樹。從近地處，那樹便已分支做五個一律粗細的壯健弟兄，婆婆聳蔭，遍及全村。那五弟兄，又各從近梢處分出枝來，嚮晚布影，有如一山，蔭着白施篤益基科住處直遙隣村的廣闊平原上。

在這株奇異的柳樹上，自始即有十二個鸛雀——施篤益基科最繁殖的家畜——每春皆到這些巢中來孵卵。

這般長腿白羽的客人之蒞臨，是何等快樂的一件事——原來他們的服裝並不與鄉下的居民有何區別。當春天初透消息，一經那菓樹開始萌芽，孩子們開始在那溫暖而仍潮濕的泥土中歡樂地赤着脚追奔戲躍，一經天上開始清明起來，便見街道上，庭院間，常有一影兒掠過，那影兒直會鑽到你的腳跟前，跳在牆壁上，又跳在屋頂上，這才不見。你若抬起頭來，你瞧，你頭上有隻鸛雀在飛呢！他常慢慢地，安然地，像在休息日一般，從這院子繞到那院子，這街道繞到那街道，作他初次的拜會。然後他急急轉身，鑽入施篤益基科柳樹上的巢裏去。孩子們都從那鋪着乾草而有驢子在那裏曝陽冥想的院子奔出嚷道，「媽媽，鸛雀，媽

媽，鶴雀！」於是他們開始跳着唱着：

鶴雀睡了，我飛了！

鶴雀睡了，我飛了！

小鷄們被這種尖利的聲音和鶴雀的輕影所驚嚇，四處奔逃起來，可慘地嗷嗷亂叫，公鷄兒出一個安慰的信號，急忙跳上牛車，裝起一種提防的姿勢。

施篤益基科的妻被這聲音驚擾，便在門口出現，滿身白粉粉，像個磨房裏的袋兒一般，用一種全村都聽得見的聲音叫道：「你們幹嗎這麼嚷，你這些窮小子！」但她一看見那坐在巢中彎着頸四下看察故鄉風物的鶴雀，她便很感動地站在那裏，很親熱地說道，「喲，咱們的客人來了，怪可愛的，歡迎呀！」

於是，施篤益基科也從一間東倒西歪的茅屋裏出來了。他的衣服上和帽子上都拖着長細的乾草。他懶洋洋的走着漠然的看着他的妻。

「施篤益基科，鶴雀。」她嚷道；她被那簡陋住屋休息日般的狀況激動了。

「爸爸，鶴雀。」孩子們的喊道。

施篤益基科是麻木的，懶惰而且卑鄙的。有時他竟連日不做事，只從這家酒店到那家酒店的遊蕩，默聽着那些談論不好問題的層出不窮的廢話，然後他回家來，在草料架旁邊繞了

幾匝，到馬房裏走了一趟，院子裏呆立了一回，這才抓抓頭頸，又出門了。一天到晚就只這個樣兒！而且常常發怒，常常抓頭，常常打噴嚏，常常心不在焉的走着，常常悶聲不響。他能做的只有這一件事，就是做牛車。但是大家都曉得他是懶惰的，所以沒有人叫做什麼，因而他就不做事了。假如他的妻不是一個勤忙刻苦的婦人，他和他的孩子早就該餓死了。

但無論施篤益基科對於周圍的事情怎樣淡漠，如今看見這鸚雀，他那可憐的靈魂也就醒了。他於是脫掉帽兒，抬起頭，把那蓋在眼上的長眉毛聳了一聳，朦朦朧朧的看着。

「那是「捕蛇的」。」他一本正經的說。

「不，那是「捕蛙的」。」他的妻回說。

「怎麼，「捕蛙的」！你沒有看見他右邊膝蓋上面那個黃圈兒嗎？「捕蚊的」沒有這種黃圈兒。還有，「掘墳的」也有這樣東西，不過是在左腿膝蓋底下的。」

從此日起，施篤益基科家裏就有歡樂，村裏也有休息日了。每天都有新的賓人到來。十二對婉變的夫妻坐在十二個巢上。

施篤益基科的柳樹是熱鬧了。而且它彷彿專等這事似的；至此葉兒才抽得特別闊。每個巢裏住着兩隻鸚雀。他們彼此相愛，欣賞着陽光，喙中不住啣啾着。有的向牧場飛去，有的向家裏飛來；把蛙蛇，破布，柴枝連歸家裏；都署着他們的家務，享受着他們的生活，平安

的過日，與施篤益基科的家庭和睦相處。因為他們非常歡喜他的家庭，甚至會降落到院子裏。院子裏常有一隻狗躺著，因懶惰而憔悴，且跟他的主人一般襤褸的。

有一次，施篤益基科光着頭，穿着件襯衫，在院子裏劈什麼。附近，在劈大的柴堆裏，放着他的破帽子，是被汗浸得將爛，且跟油煎餅一般油膩的。在他周圍，那「捕蛇的」正在散步，檢拾着乾草和蘆幹，帶到巢裏去。那鸛雀一見那帽子，便在旁邊停步。把啄砍了兩下，急忙啣將起來，帶回巢裏去。至於他拿去當點心呢，或是當寢具，那當然是他自己的問題。

施篤益基科一見此事，他便抓起一把劈柴斧，向那劫盜扔去。但他早已到巢裏，用嘴在啄帽子了。

「唉！喂，你這賊還我的帽子！」

「嗒——嗒——嗒——」那鸛雀搗着那帽子，要想從裏面扯裂些什麼出來。

施篤益基科大怒了。他彎着身，拾起一塊石頭，向那巢描準打去。一時十二巢中的鸛雀大家都騷動起來。那「捕蛇的」把帽子撇在巢裏滾走。施篤益基科便開始彎着身，拾起石子，接連向柳樹擲去，樹枝裏的羣雀大嘩，又要驚駭，又要替他們的卵的運命擔心。

那「捕蛇的」回來了，在巢上繞了幾圈，這便又坐在裏面，重新把帽子啄起來。

「你等着罷，你這魔鬼生的，等我來教訓你一頓。」施篤益基科這樣大怒。他於是抓起

那柄斧，在樹上敲了幾下。那鸛雀安然不動。施篤益基科愈加怒了。他揮着斧，開始砍那柳樹。孩子們從院子裏跑過來，叫道：「『捕蛇的』把爸爸的帽子拿去了！」

「滾出去，你這些鬼。」施篤益基科在他們背後吼着。於是孩子們即刻都不見，像小耗子躲到洞裏去一般。

施篤益基科的眉毛和耳朵都氣歪了。他又揮着斧，斧口深深陷入柳樹的柔身。一時砍有許多白色帶漿的樹片飛舞在全個院子裏。那柳樹的厭然形體負動而搖，那五個巨大的分支兄弟，也帶着致命的痛傷而顫抖。

羣鸛受了驚嚇，大家亂做一團，霎時間飛得無蹤無影。但一會兒便又回來，都帶領着一大羣的同類。施篤益基科的院子上便罩着一陣烏雲似的激動受驚的鸛雀，飛翔在柳樹的顫抖的頂上。那裏面的十二巢已經開始動搖了。

但是狂怒的施篤益基科繼續揮斧，愈加起勁。不久，那巨大的樹身開始動搖了。它的枝條負動採盪着。樹身也好像受痛一般呻吟着。於是那樹斜了下去，慢慢的倒在地上，發出種種詛咒的聲音。它的柔脆的嫩枝都帶着訴冤之聲碎作片片了，從那被毀的巢裏，則冒起一陣塵土。

施篤益基科將身退後，報仇似的嘆了一聲，他於是走到帽子掉落的地方，把它拾起，在

膝上拍去灰塵，這才開步向門口走去。

他的妻聽見樹顛倒聲音，便從屋裏走出。她看見情形，大駭叫道：「施篤益基科，施篤益基科，你這千刀萬貫的，你難道沒有心腸的嗎！我願意天主……」

「你住嘴吧。」施篤益基科喝着，把一張凶很的面孔對着她。那婦人就走向屋裏去，將門反對着。施篤益基科自到酒店去了。

此後接連兩日，那些鸛雀在碎巢之上盤旋不去。

詩選

我的蜜月

趙景深

詩

——懷 Keller

一

Riksha便是畫舫，  
鉛色的地便是西湖，  
瘦伶仃的明月照着我，  
支格聲是款乃的櫓。

二

學生之羣是流浪的樂人，  
我倆是初結褵的田家夫婦，  
在寒顫微弱的燈光下，

——選



軟聲聲中合唱着大曲。

一九三〇，一二，二五。

## 自從我和她離別

邵冠華

自從我和她離別；

她會坐着的那自動的圓椅上留下許多香沫，

像一縷青煙裊裊地在空中旋轉，

像輕快的風吹動蜻蜓底薄嫩翅兒——

湊成一種輕快的聲喧。

自從我和她離別；

曾經被那紫羅蘭色的香帕拂過的我的食指

在憂悶的空中顫抖不息，

她那香蕉一樣甜蜜的愛神已爬上我底肚帶——

像蝸牛般黏黏地在睡眠。

## 愛經

湯增敦

——給擅棄我的姊姊——

百合花下的露珠，

微笑着，使我忘形，

幻影裏的殘象——有似一葉愛經：

是悲哀，是懽欣，抑是

我自己的愚蠢？

詩

——選

爲了愛，走盡了荊棘的旅程，

苦痛充滿着不敏銳的整個的腦經；

消逝了短短的薔薇夢境，

依然是個不完整的流浪的歌人！

空空空，空，空，空……

我不計較我的生命毀滅；

姊姊，祇要你底靈魂長存！

真的情愛，豈怕暴風雨的殘摧？

真的情愛，豈怕熊熊之火鍛鍊？

但是你底愛呀，已給那一葉愛經證明。

是悲哀，是懽欣，抑是

我自己的愚蠢？

## 落葉般的心

王鐵華

我不忍看落葉在西風裏飄，

我底心原像落葉一般在蕩。

無心的踏着落葉，

不自主地挑撥起心底創！

儘是重發出新的芽，

徒然多一番西風的賞。

能夠抹掉心頭的創，

落葉要重歸着樹上！

然而傷痕終永久不滅，

又怎禁露珠雨點之凝眸？

二〇、一、五。

文 學 類

書 名	著 者	譯 者	價 目
浮士德與城	廬那卡爾斯基	柔石	一元
西伯利亞的戍地	馬可維思	林疑今	一元四角
素箋	陸晶清		五角
厄運	彭芳艸		四角五分
歸雁	廬隱女士		六角
沈從文甲集	沈從文		一元二角

## 亞里斯多德的詩學

毛秋白

亞里斯多德(Aristoteles)的詩學(Poetics)是文藝批評中最古的有組織的批評。對於後世的文藝批評有莫大的影響。歐洲在十七八世紀以前，這冊詩學可說是文藝批評的聖典，文藝批評家捧詩學中的言辭爲金科玉律。一切文藝非切合詩學中的條件不可，詩學便是測量文藝作品的標準尺。所謂古典主義的批評，就是這種批評。

現在我們拿這本詩學來考察亞里斯多德的文藝批評的態度。

這本詩學，據說是大哲學家Aristoteles在雅典那(Athens)的東郊一個學園裏對當代的學徒授講義時他自己所摘錄的詩學的綱要，或是某聽講生所記筆記。亞里斯多德沒後十數世紀之間，幾已被人們完全忘却，直至十五世紀東羅馬帝國爲土耳其所滅，許多希臘的學問家帶了古典文學逃到意大利去避難，意大利的學問家纔知道這本詩學的希臘語的原文本子。因爲經過長長千餘年的埋沒，所存的本子，只剩了二十六章；而且因破損剝落之處甚多，殆成了殘章斷片了。經後世許多詩學研究家或訂正原本的誤字或填補脫落的文句，纔成了較爲完整的詩學。因爲有些地方都是以研究者的臆斷爲標準的緣故，當然就有種種不同的意見發生。

Aristoteles是生於希臘三大悲劇詩人的最初的詩人亞伊斯屈洛斯(Aiskulos)沒後約七十年最後的詩人幼里披底斯(Euripides)沒後約二十年的時代。所以從他的時代講起來悲劇的黃金時代已是前世紀的事了。Aiskulos, 索福客儷斯(Sophokles)、Euripides的悲劇，在當時已是古典了。這時代既無三大悲劇詩人般戲劇家出世，喜劇，敘事詩也同樣，亞里斯多法涅斯(Aristophanes)已是過去的人，亦沒有像荷麥洛斯(Homeros即荷馬)般的敘事詩。Aristoteles將前世紀赫赫的雅典那的文化的勃發的精神所產生的藝術品加以整理說明，同時從這些作品的最高最善的東西，抽象出一個一般的法則來作為詩(廣義的)的Technic以示後輩的詩人。

以歷史的態度講Aristoteles的詩學是對於他的先師拍拉圖(Plato)的藝術否定論的反駁。

拍拉圖雖無論藝術的專著，但是他排斥藝術的意旨，我們可在他的國家論中看出。他所以排斥藝術的理由，大概是這樣：「詩人畫家是以鏡向大地樹木動物人類的。想要捕捉自己周圍的世界的映像的。然而為詩人畫家的Model的他們自身的周圍的世界，本來已是理想的世界的映像。實在只存在觀念的世界，映于感覺的我們周圍的現象世界一切都是幻影，至多也不過是向我們暗示天上的主型的東西。所以現象世界較之藝術的模做的世界對於實在世界還更近一步，那末藝術簡直是模做的模做與真實的世界有三種遠隔。詩人若對於他們所模做的事物具有真知識，那末他們當然不能單以知識為滿足，且當在遠真知識中作實際的模

活。不單爲綴頌詞的人當爲受頌詞的人。例如荷麥洛斯有政治的歌詠，但他只詠歌政治並未生活於政治。這不得不是因爲 Homeros 對於政治尙未真知的緣故。否則他自己當投身於政治舉世的人當亦不致於放擲他萍蹤飄浮徒博得一個遊吟詩人的名稱了。所以我們可推論如次，彼詩人之流單不過是模倣者，祇知模倣事物的外形而不能達到事物的真理的人。詩人就像祇知事物的外形而不知事物的實在的畫家一樣。例如畫家畫繆與馬銜，但他不過知道繆繩與馬銜的表面上知識罷了。知道繆繩與馬銜的本質的人當然不是畫家，亦不是製造這些東西的工匠，只是熟達於使用這些東西的騎手。繆繩的真善美的本質，只有騎手知道。工匠對於這些器具的善惡的道理由騎手的說明得來，聽騎手的指示製造，工匠雖沒有這些東西的本質的智識却有正確的信念。然而畫家既無本質的智識又無正確的信念，單模倣外形著作，所以當然不會知道他自己所著的作品的真不真善不善美不美。然而無知的羣衆對於這樣無知的畫家所畫的東西，還以爲是善的。這些比工匠的位置還低一級模倣工匠的製造的畫家的作品，拿色形的幻覺來欺瞞無知的羣衆。這模倣一切以我們的感覺爲手段。但是感覺是欺惑我們的東西。近看是大的物體遠看却小了。直的東西放在水裏看來就彎曲了。凹面依色的幻覺看來似手是凸面。我們的感覺如此對於幻覺是無抵抗的繪畫與詩歌，正是着眼于這種弱點的東西。我們的感覺這樣不絕地要陷我們於錯誤，從這種錯誤救護我們的，是正確地測量正確



地計算的我們的理性。(拍拉圖國家論第十篇)

Plato 這樣把藝術當作不是真知者所著的祇是我們周圍的經驗世界的模做的映像看待，否定藝術的價值欲將藝術從理想國家驅逐出去。

Aristoteles 的詩學中雖襲用着「模做的樣式」以呼藝術，但他的用意與 Plato 截然不同。因為在希臘時代，還沒有我們今日所常用的「藝術」這一句話存在。據亞里斯多德的詩學的著者巴伊服忒說西洋開始用「藝術」Kunst 的話是溫克而曼 (Winkel Maun 1717—1768) 歌德 (Goethe 1749—1832) 的時代。希臘時代相當於現在的藝術的東西，都以「模做技術」(Mimetikai tek hnai) 或「模做的樣式」(Mimesis) 稱之。在希臘藝術與醫術耕作術政治術體操術同列，與「自然」(Phusis) 對立，概稱為「技術」(Tek hnai) 更與這些實用的相別，因諸藝術共通的本質的特徵，加以「模做」的意義，便稱為「模做技術」。前述的 Plato，也因為這一般的模做技術的「模做」的關係，否定藝術的價值。Aristoteles 在詩學的卷頭，固然襲用着這「模做技術」或「模做的樣式」的用語，但是他在這套語中，已盛着一個新的意義了，因為找不到別的文字來表現，只得仍襲用這些話。Plato 在國家論中獎勵「模做行動賢明堅實的善人」的藝術。在法律論中說音樂的對象是「較善的人」與「較惡的人」的性格，又說聽衆不得不聽模寫倫理上比自己更好的性格的音樂。Aristoteles 在詩學的第

二章分析藝術的對象時也一樣用着這些話，他說「模倣者（藝術家）是模倣行動的人，那末當然這些行動的人不得不是善人乃至惡人。因為人類的多樣的性格無非由於這善惡兩種中的一種發生的。因為一切的人在性格上總可分爲惡（Kakia）與善（Arete）。」那裏的善與惡當然與 Plato 「較善的」「較惡的」同是倫理的意義，但是論到繪畫說「坡力諾塔斯 Polygnotus 畫的人物是比我們善的人包松（Pauson）畫的人物比我們惡的人狄奧牛西奧斯 Dionusios 畫的人物與我們同等的人。」這三者的區別，已不是純倫理的區別。以今日的言語講起來，就是說 Polygnotus 的畫是理想主義，Pauson 的畫是寫實主義，Dionusios 的畫是諷刺畫。Aristoteles 將這些傳統的用語中所包含的倫理的意義削除，盛以新內容的努力，就是抗從道德的見地批評藝術的 Plato 要使藝術脫去倫理的羈絆，由道德的從屬的地位進至獨立的地位他的事業的第一步。

Aristoteles 在詩學的第四章說模倣是人的本性，喜悅一切的藝術都從這人類的模倣性與對於模倣的產物的喜悅發生。他立脚於這兩種人類的本性反對 Plato 的藝術觀。Aristoteles 目爲藝術發生的一原因的人類的模倣性的模倣的意義，從他講的「人們最初的智識從模倣得來」的一語推測起來，當然是指於原形的囫圇圖圇的模倣而言。所以 Aristoteles 的藝術起源觀是因原始的人類偶被這奴隸的模倣性所驅使毫無目的地模倣，即發生了藝術。但因這

次的模倣假定畫了一隻烏鴉，不圖從所畫的烏鴉得到了一種神祕的喜悅。這種喜悅產生了許多模倣的產物。既經意識了模倣性的產物的喜悅的人，以這喜悅為目的，以後所作的模倣已不是單為模倣性所驅使的模倣，已是具有「目的」的模倣。所以 Aristoteles 目為藝術發生的第二個原因「一切人類喜悅模倣的產物」中的「模倣的產物」這句話裏的「模倣」的意思，與模倣性的模倣不同，是為「目的」的模倣了。不是著重在對於原形忠實的模倣，是著重從此發生的喜悅的模倣。再從他所舉的繪畫的例證推測起來，他所說的模倣的產物，不是忠實地客觀地將事物具象化了的東西，是單將我們心中所映的印象具象化的東西。實際 Aristoteles 所主張的最優的肖像畫是畫容貌的特徵，同時畫得比實際更美，畫一個與實物近似的畫（詩學第十五章）。換句話就是說藝術是除去要描寫的原形的一時的偶然的分子表示其本質的東西。因為除去了一時的偶然的分子繪畫得以較實際純化因而美了。這一畫得比實際更美」的意思，一方面就是畫出為這要畫的對象的目標的究極的形相即理想的形相的意思。所以依 Aristoteles 的見解，模倣的現實，比現實世界更近於實在的世界的東西。是 *Ida* 的世界的純粹的真的映像。簡短說 Aristoteles 的見解，人的藝術比自然更真實。這便是反駁 *Plato* 的藝術的價值否定論的 Aristoteles 的藝術肯定論。

Aristoteles 在詩學的第一章，先聲明這詩學的研究的順序說詩，（藝術）的本質，詩的種

類機能，詩的結構，詩的要素等依次討論。然而現在的詩學已看不到這個計劃的實行。第一詩學中沒有詩的定義。這大概是在述明了悲劇，敘事詩，喜劇的性質之後綜合了這三者的定義，再下詩的定義的。但是詩學的最後的結論的部分已失散了。悲劇，敘事詩，喜劇三者之中，一定是在第二十六章的失散部分討論了的。論悲劇與敘事詩的部分，還大體保存着。他在詩學的第六章，綜合了第五章以前所述的事，下悲劇 *Tragödie* 的定義如次：「悲劇是一種完整的有一定的大小的嚴肅的行動的模倣的表現。用插入於相應的各部分的美化了的言詞描寫，由演員實演的並非單止於敘述的東西，悲劇的使命是經了恐怖與憐憫使這許情緒起淨化作用。」「Die tragödie ist also die nachahmende Darstellung einer ernsten (edlen) Handlung, die in sich abgeschlossen ist und eine bestimmte Grösse hat in Verschönerter Sprache, und zwar einer besonderen für die besonderen Teile der Dichtung. Vorher führt Von handelnden Personen, Nicht durch eine blosse Erzählung; ihre Aufgabe ist, durch Furcht (Erschreckende) Befreiung Von derartigen Gemütsbewegungen zu bewirken.» (übersetzt von Dr. Hans Stich)。他又舉了悲劇的六要素說從大體看來，一切的悲劇由六種要素構成：(一)情節，(二)性格，(三)措辭，(四)思想，(五)場面，(六)旋律。這六要素中最重要的是事件的結合方法即情節。因為悲劇所模倣的並非模倣人是模倣

人的行動與生活，幸福與不幸。性格以性質賦人，但幸福與否是由我們的行動樣式決定的。所以演員演劇並非為表現性格，他們為行動而採納性格的。因此悲劇所注重的是事件即情節。悲劇若沒有人的行動便不能成立，但有性格仍能成立，從這點也可以知道悲劇的一要素的情節的重要了。在第十章又說情節有單一複雜兩種：單一的情節，就指主人公的運命的變化中無急轉(Peripeteia)與發見(Anagnorisis)的情節而言。複雜的情節，是指因急轉或發見或因這二者變化主人公的運命的情節而言。在十三章又說優良的悲劇，情節不得不是複雜的情節。此外又在十八章將種種悲劇作家的作品分類，在二十六章作悲劇與敘事詩的價值的比較，駁斥輕視悲劇的論說。對於敘事詩(εποποια)他在第五章舉敘事詩與悲劇的異同點說，敘事詩以宏莊的韻脚描寫莊重的問題的一點與悲劇一致。然而敘事詩只用一種韻脚，而且是敘事體那與悲劇不同。又二者的長短也不同，因為悲劇務期所描寫的事件是約在一日以內完了的事件，(這句話以後被法國的古典主義者誤解為三一致中的時間的一致原理 Theorie Vonden Einheit der zert. 但Aristoteles 在此並非無條件地要素時間的一致。)敘事詩所描寫的事件，不受時間的制限。二者的構成要素，有點是共通的，有點是悲劇特有的。敘事詩所有的要素悲劇都包含着，但悲劇所有的要素敘事詩不是一定有的。他在第二十六章比較敘事詩與悲劇的價值，說文學的樣式以悲劇與敘事詩為最優，就中尤其是悲劇首推第一，敘事

詩居其次。

據以上所述的 Aristoteles 的詩學的大要看來，Aristoteles 先從哲學的（倫理的）見地肯定了一般藝術的價值，再具體的作文藝作品的批評。他所下的悲劇的定義，所舉的悲劇及敘事詩的要素等，都是分析了現存作品歸納出的。換句話說，他並非以原理規定作品，是據作品規定原理的。這也是文藝批評的創設者的必然的趨勢。不論那一種理論，首先總是由事實的歸納得來的。所以 Aristoteles 的批評態度大體可說是一種解釋的批評，是歸納的批評（Inductive Criticism）。詩學之外，Aristoteles 的修辭學（Rhetoric）的第三卷裏的文體論及材料整理二項，也與文藝批評有關係。不過他的文章的對象，並不是今日的文章，是關於當時的雄辯術的文句。在材料整理的一項中說文的結束以斷紋文為收句的文為最妙，並引了力息亞斯（Lycias）演說終了時的斷紋的名句做例：「我已說完了——諸君已聽過了——一切的事情都在諸君掌中了——請諸君自斷吧！」

Aristoteles 既從作品抽括原理，而當時所存在的文藝作品，大部分是韻律詩，而且都是敘事詩，沒有抒情詩。散文方面，只有許多雄辯家的散文，小說尙未出世。那末他所歸納出來的文學理適用的範圍，當然不得不有一種制限。所以 History of Criticism 的著者森次巴立（Samts huvy）說：「Aristoteles 的關於韻文的批評，頗受了小說家尙未存在的事實的影

響，同樣關於散文的批評很受了雄辯家目為萬能的事實的影響。

## 在藝術的詩底概觀

孫俔工

藝術底世界，何處是「詩的」呢？可是在最初要說的這種質問是屬於藝術自體底部門而不屬於與別種的關係的。倘若說到別種的關係的話，那藝術——無論那一種藝術——在本質上總不外是屬於詩的。因為藝術底意義就是美，美就是「感情底意味」，純粹屬於主觀的緣故。有一種藝術，常把如同科學一樣的客觀作為標語。然而這種意味如同「科學」只是一種修辭上的比喻，這是很明白的。藝術，無論怎樣的藝術，決不是如科學那樣的沒意味，沒主觀的。

故以科學比較來說時，藝術底自體可稱為「詩」底觀念。而所謂「詩人」廣泛的意味，在人生是指藝術家一般。大概藝術是人生的最主觀的，最「詩的」底一種。然而言語常單是在關係上持着意味。我們在此處所要問的，不是藝術與他種的關係，乃是說在藝術自體底部門，有比較上底詩的在何處？

進行這種考察吧！藝術中的詩在何處呢？最初所知道的，即是詩底名詞其作為本源的實，就是敘事詩與敘情詩等。然而這種解釋除外，依據其他別種底形式的表現，以探索詩



的精神底高處罷。第一先把音樂來研究。音樂——無論是西洋底音樂或日本底音樂——在本質上都是屬於主觀藝術的典型。如音樂那樣很強地訴之於感情底意味，而含有詩的表現的實在沒有。在這意味音樂可以說是詩以上的詩，詩中的詩。

人們在音樂當中常指某種特殊的音樂說是「詩」，例如勺旁，貝多芬，對步，栖一般常稱為詩人音樂家。而海頓，巴哈，罕得爾却不這樣稱呼。這是何故呢？這大概是因為前面他章所述，在音樂底部門裏又各有其主觀派與客觀派底對立的。而勺旁等是屬於前者，巴哈等是屬於後者的緣故。所謂「詩」底言語，常在一切關係底比較上僅是屬於主觀的。（「音樂與美術」參照）

然而我們在這章裏，特別把文學研究研究。為什麼？因為詩底形式本來是屬於文學的，與小說戲曲有密切的關係的緣故。可是文學——詩以外底文學——在甚地方有詩的表現呢？第一可以研究的是亞命·坡底小說，與梅德林底戲曲。如一般所說，這等實是「散文學的詩」，在小說與戲曲底形式方面是把詩底精神底最高處表現出來了的。我們亞命·坡底「烏虛家底敗落」與梅德林底「丁泰琪之死」的時候，與其說是讀小說與戲曲，毋甯說是完全有一種讀純粹的詩感覺。至少此等文章底本質，與詩所含的第一義感底精神是共通的。在詩中第一義感底精神，是觸着於宇宙底實在性的超自然的宗教感——以故宗教是詩的精神底最高

部——這在前章已經說過了。（前章參照）

這樣把在宗教觀裏作爲情操的，藝術上普通叫做「象徵」。關於這種象徵的別種的解義等到後面詳說去，總之，亞命·坡梅德林是因此稱爲象徵派的。承繼此等象徵派詩的精神底最高調的文學就是一般人所知的浪漫派與人道派底文學。實際，歌德，葛俄，大仲馬，托爾斯泰，陀思妥以夫斯奇底小說就能感覺着一種詩的精神底最情熱的東西。因爲他們底動機主要是立於愛與人道底道德的情操上面的緣故。如前章所述一切倫理感底本質，就是一種詩的精神，故依據倫理的觀念——含戀愛——以描寫的必然都刺激情緒適合一種底絃情詩的陶醉魅惑。一切倫理感的文學自然都是詩的了。

然而在此處有一種排斥這種宗教感或道德感，一切把「詩」拒絕了的文學。即大家所知的自然主義底文學。實際自派底文學，在藝術方面是把詩抹殺了，而想要否定一切底主觀的精神。他們總是用了冷靜的客觀的底態度，真正「如同科學」一樣觀察，徹底於純粹的寫實主義的。於是「排斥主觀」就叫出了第一個標語。實際他們以爲藝術是依據於科學的沒主觀底態度而創作的；而且排斥一切底情緒與感情。其中尤其是排斥愛與人道底倫理感。這是在自然主義底名詞下情緒主義底影響中，用了無限底輕蔑去思考的。

這種的自然主義底文學論，根本與詩不能共存的，不，正可以說是詩底讎敵，詩的精神

底虐殺者哩！然而我們不管文學底主張怎樣，只就實際底作品來觀察。爲什麼？因爲藝術是在許多底場合，作品與主張是不一致的，有時完全矛盾的場合也不少。而且自然主義底文學，實在正是如此。例如看那佐拉罷！看那莫泊三罷！看那屠格涅夫罷，在他們底作品裏果然沒有主觀嗎？其反對甯可說是倫理感與宗教感是很強的。他們底作品都是依據熱烈的主觀，主張某種底正義，而對於社會底因襲伸牙露齒，用了憎惡底強烈的感情燃燒着的。

現在就這種不思議的矛盾的文學，自然主義稍微說一說罷！法蘭西十九世紀所發生的文學運動，正是對於浪漫派的反動，代表時代思潮底啓蒙運動。他們總是根本地嫌棄浪漫派底上品底嗜好，以及溺惑於愛與人道的倫理主義的。他們信奉當時底科學思潮與唯物觀，甚至取了懷疑的態度反對前代浪漫派底樂天觀。而且從這種虛無的人生觀，對於社會所有的道義觀與風俗挑戰，故意描寫人生底醜惡，高調人間獸底本能，剝脫去所隱蔽的東西，把那性底實感的卑猥寫出來了。

然而自然主義底出發點，因從始就是立於人間主義者的逆說感的，究竟說來，就是一種「反對道德的道義主義」。在此處，讀者可再把在前章所述的研究一下。在前章我們已把倫理的情操底二種說明過了。即以「愛」爲動機的道德感與以「義」爲動機的道德感，前者是以女性的慈悲的爲特色，後者是以男性的反撥的爲特色，然而兩者是在一種的倫理線上相對

着的。自然主義底倫理感，不待說，在這後者所根據的他們底意志是反對浪漫派底感傷道德，是在其他懷疑的見地上另外一種正義感這不是「沒道德」底態度，正是一種「反道德」底態度。（前章章尾底註參照）

這種自然派底文學，本質上是屬於主觀主義的，不待說了。這是一種情熱高的，以Do's爲主張的充滿以詩的精神的文學。他們底作品，根本上全然與其主張相矛盾。不，他們自己底文學論，從始在認識上已經是矛盾的了。元來，藝術上的客觀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觀照本位底文學，故寫實主義底立場必然是「爲藝術的藝術」了。（參前爲生活的藝術與爲藝術的藝術）然自然主義一方雖主張科學的沒主觀的寫實主義，然一方凡是以「爲生活的藝術」爲主張的。這種自覺上的矛盾，成了如上述的結果而表現，即是所謂自然派底文學。

要之，自然派底文學，是一種「否定主觀的主觀主義底文學」「反對道德的倫理主義底文學」，而且實是一種「異端的詩的精神底文學」。倘若所謂「如同科學」的意味，以非人間的沒情熱與冷靜無私底沒主觀爲意味的話，那自然派文學正是恰相反的東西。甯說是他們底文學是過於充滿以人間的情慾，過於是一種主觀的「爲生活的藝術」。在他們中間爲最徹底的藝術至上主義者——因爲是最徹底的自然主義者——的福羅貝爾也常說「余最憎平凡故敢描寫平凡」。以此自然主義是一種怎樣的本質的異端文學，這是很可知道了！然而自然

派文學底本體，一言以蔽之，即是異端的詩的文學。

這樣研究起來，無論浪漫派，人道派，自然派，大概的文學，都是詩的，實際沒有詩的精神的文學，事實上是沒有的。試舉我們所知的許多知名的文學者底名來看。高爾基，安特列夫，斯德林堡，柴霍甫，巴爾札克，阿爾拔支綏夫，易卜生，托爾斯泰，羅曼羅蘭，霍普特曼，屠格涅夫，佐拉，梅德林，鄧南遮，米列茲科夫斯基等並列看來，也是同樣，結局在他們中間，不是詩人的作家恐怕一人也不能發見。再就文學底流派一研究，無論浪漫派，人生派，人道派，自然派，象徵派等在事實上不是詩的一派也沒有。縱令是標號客觀主義，說作寫寫實主義的，其實際確是主觀的——「生活的藝術」而非真的純粹觀照主義底文學，一切在自然派，已經見到過了。

實際西洋底文學——至少西洋底文學——顯著的在本質上是主觀的，高調着宗教感與倫理感底詩的精神的。甯說是我們底困難不是在他們當中發見「詩的東西」，却是不容易發見「非詩的東西」。大概西洋底文學史始於古代底敘事詩與劇詩，小說等的散文學，都是從這種希臘詩底精神後面發展的。所謂「詩」的一種觀念，從古代至近代止，是把西洋底文學史一貫了的，無論小說戲曲或散文都是把詩神立腳在這種母音底上面的。「詩」實在是西洋文學底基調，沒有詩，那無論怎樣的散文學也是沒有的。

我們已經把在藝術上的二種東西即音樂與文學觀察過了！這都是把其藝術置於詩的精神上面，都是在藝術中的「詩的東西」，這我們已經認識了。可是在藝術中的「非詩的東西」又在那裏呢？自然，如前面所說一樣，藝術底本質已然是美了，故廣的非詩的藝術是不能有的。然而從比較的關係看，詩底主觀的精神與相對的純客觀藝術是可能思攷的。至少在藝術底範圍以內，是把自然主義底主張如表面文字一樣的徹底了的。即是超越一切人間的溫熱感，純是用了冷靜的知的態度去客觀的，許是一種真的徹底的觀照本位底藝術罷！

我們把這種底藝術，就某種底藝術來看。如果在本書前面所說，美術是藝術底北極，屬於客觀主義底典型。詩與音樂在這點不能不立於美術所對照的南極。又在前章（音樂與美術）說過美術在自體底部門也有一種主觀派與客觀派底對立，屬於這種主觀派的——彌列，高金，哥哈，明希歌磨，廣重——與其說是畫家，毋甯說是屬於詩人的。因此之故論到他們可作為例外，在此處，特別是就美術中的客觀派的純粹美術而說的。

實在，藝術（Art）一詞就美術研究時，真正語感底吻合，是沒有的。就中特別就建築雕刻等造形美術研究時却更適切地吻合。因為美術底態度，真正是徹底了的觀照主義，真正「為藝術的藝術」的緣故。這是排斥一切主觀，真正就物而把物底真相觀照成為寫實的。實際「如同科學」的言語，僅在美術家底態度是能正當地思惟的。詩與小說底文學，以美術比起

來，人間的臭氣太強，過於是世俗的，太趨於宗教感倫理感底感傷主義了。文學都非科學的。

故言語底嚴正的意味，真正可以說是藝術的，在世間只有美術。以外都不過是詩而已。即表現只有二種：就是「詩」與「美術」。一切底表現都是屬於這二者中的任何一種的。不是詩就是美術；不是美術，就是詩。如果是前者那就是藝術生活主義，（為生活的藝術）如果是後者那就是藝術至上主義，（為藝術的藝術）故作為藝術底記號的「美」的一詞，無論音樂與詩都不適合僅能冠在美術上面而已。惟美術是美中的美藝術中的藝術呀！

## 表現主義的藝術 (續)

北村喜八作  
張資平譯

### (二) 表現主義之理論

表現主義的理論家 Kasimir Edschmid 說：『那即是世界，世界是實在着的，欲再現那個世界，畢竟是無意義的。』

表現主義者，是極度地高唱對客觀的主觀，對外面的世界之內面的世界。

今試就「我」及作「我」的對象之世界，加以考察，則客觀的世界和觀審它的「我」之主觀的世界，一般視作是常分離對立着的二元，但觀審客觀的世界而認識其存在的，不外是作「我」之主觀的自我，故我們所知的世界，是依主觀能夠捕捉的。所謂客觀的世界之概念，已經是有傾向主觀的意義了。故客觀的世界和主觀的自我，並不是分離對立的二元。存在于我們的世界，是由自我而認識之世界。由自我之認識客觀世界之存在變為可能的了。這即是我們所熟知的「現象」之世界。

但在物，由我們的主觀所能捕捉的以外，尚有「物本體」(Ding an sich)，即是物之



『精靈』的世界，這是 Plato 的 idea 的世界，先驗的 a priori 的世界。

若明白世界是由自我可以捕捉的，則知客觀的世界，不算是一切。又既知物有『物本體』的世界，則由自我所捕捉的現實之世界亦不能算是一切。故由自我捕捉世界，同時超越現象界而突入的『物本體』之世界，勢必與物之精靈相接觸。于是『自我』和由自我所捕捉的世界作一個更大的綜合體。

這是表現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故表現主義者不是從外部觀察世界之諸現象，而欲由自己內部觀察，並欲在自己之內的世界改造世界之諸現象，表現世界之諸現象，及創造世界之諸現象。

表現主義以前的藝術——自然主義及印象主義是由客觀出發，以模倣的再現的藝術為目標，而以自我為從屬，即向自然及現實所有的無數的客體中陳列自己的作品，以表示這些作品是如何地與其他的客體相似。

反之，表現主義是由主觀出發，主張非模倣的非再現的藝術，使從前處于從屬地位的自我轉立于支配者的地位。他們之所以摒棄客觀的再現，並不是以客觀之世界為無價值，而是因為他們以自我為力點，欲在自我裏面，聽從自我的命令而創造世界。故表現主義者不受客體之外形的性質之支配，以為在自我之世界中可以獲得完全的自由和絕對的支配。

以這樣的世界觀為立場的表現主義，在自然主義以前的藝術中發見了表現主義之精神。據 Manfred Schneider 說，這是可以上溯至 Sturm und Drang 時代的青年文學者 Goethe 和 Schiller。

但是直接對於表現主義藝術有相當的影響，而作它的先驅之作家，有 C. D. Grabbe, G. Buchner, A. Strindberg 及 F. Wedekind 等。

Grabbe 和 Buchner 都是一八〇〇年代的德國的古典主義作家。但至自然主義極盛的時代，社會便忘却了他們的存在。這兩位作家的革命的題材和主觀的作風，雖然是埋沒了許久的古典，但重新被掘發出來，重新加以評價，對於表現主義的青年作家們，給與了許多的暗示和影響。

Buchner 是廿四歲即夭折了的天才詩人。他以法國大革命家 Danton 為主人公的 "Dantons Tod" 及作殘屑遺留下來的 "Woyzeck"，是作了新表現主義戲曲的先驅。

Strindberg 當然是自然主義的作家。不過他的偉大的一生涯都是關於人類性愛憎，及性慾的煩惱的體驗，而在人類的內的世界，心靈的世界，懺悔過來，自白過來，哀訴過來的。關於這一點，他的精神遂作了表現主義作家們的深切的景慕的泉源。Bernhard Diebold 說，Strindberg 的戲曲「到 Damascus 山去」的主人翁「無人認識的人」，是抒情的人類之報告

者，人類苦惱的叫絕者，可以說是表現主義戲曲之最初的獨白者。表現主義派中之 R. Sorge 及 Paul Kornfeld 的作品，明白地是 Strindberg 的遺產。

Wedekind 是與 G. Hauptmann 齊名的近代劇的巨星。他反抗舊道德，嘲笑俗物的根性，而探求剝去了假面的人生之真實的姿態。他的奇怪的粗線的作風對於作新時代藝術之表現主義，發生了甚深的影響。和俗物的世界戰爭，而尋求新生存的意義的他，不能不說是自然主義之最後的一人，同時是立于新表現主義之最前線的一人。

此外，可以說是表現主義之先驅的其他各國作家，則有 W. Whitman, P. Claudel, R. Rolland 等。

表現主義者就這樣地向前時代之巨匠探求自我的精神和藝術的形式而創成了自己的藝術，雖是小布爾喬亞的，但當時代轉換之際，反抗崩壞中的舊社會，又為要聯結多數的進步的思想，故富有革命的色彩。它在向舊文化及藝術作露骨的挑戰中，同時產生了新時代的藝術。

但是表現主義不問從作它的內容之世界觀觀察，或從它的形式上觀察，都藏伏有次述的危險性。

即從作它的內容之世界觀看來，表現主義之精神是失掉了自由的小布爾喬亞的反抗，故

它的中心精神是小布爾喬亞的意識形態，因之雖具有反抗舊文化及藝術的革命的色彩，但決不是普羅的，故無能負擔促成歷史的進展之任務。它的反抗只是與個人的解放相終始。高唱自我，深信把個人的人類性提高至普遍的形態，即是勝利。試借用 Edschmid 的說話，「一切人類早已經不是和義務，道德，社會，相聯結的個人了。在表現主義藝術，那個人如是最被提高的人，最高聲地哀訴的人，即可以成爲一個人吧。」即他以爲個人的勝利是在樹立不受一切客觀的事物之拘束的人類性，全人類的象徵。故在這裏不能發見何等的階級性，而外是由歷史之進展而起的小布爾喬亞的動搖的反映而已。負有歷史的使命之普羅階級的力量增大，則小布爾喬亞的聲影漸薄，故它的社會的根據也自然不能不稀薄。因階級對立之尖銳化，表現主義也就早趨向于沒落的過程中了。

故表現主義作家中亦有不滿意于他們本身的世界觀而轉向左翼文藝的。例如諷刺的作家 F. Tung，及最近寫有戲劇“Cyankali”的 F. Wolf 等。但在他一方面，表現主義的有名作家如 C. Sternheim, G. Kaiser, 作永遠的小布爾喬亞作家，無昔日的聲望了。

挽救這種危險性的是主觀和客觀的綜合。即寫實主義之新的復活。此即在表現主義以後作德國文學主潮的新客觀性主義 (Neue Sachlichkeit) 的精神。這是對表現主義的 Antithesis, 亦是爲挽救表現主義藝術之難解的形式之當然的歸結。

(待續)



## 九三〇年中國普羅詩歌概評

朋淇

中國普羅文藝運動，自一九二七年搖旗吶喊地發動以來，所呈現於中國文壇的，無如是一些割襲日文的關於蘇俄的論文，不合乎中國情俗的創作小說，改頭換面的所謂民衆劇，以及口號標語式的詩歌，尤其是這詩歌一項，一點也沒有什麼藝術價值可言，其粗暴，其盲目的呼喊，都祇有使讀者見了搖頭的。

在普羅詩歌裏，已出版單集的擺在書坊的玻璃櫥裏的也有幾本，別的不說，我們祇須看自命爲唯一的普羅文藝的批評家錢杏邨，他運用着科學的腦筋所寫下來的普羅詩集：一本是「餓人與飢鷹」，一本是「暴風雨的前夜」，一本是「荒土」。這三本詩集，在普羅作家的眼光中是奉爲聖經裏的雅歌一樣，然而在另一方面說起，不但沒有詩歌中應具的藝術的要素，技巧是失敗的；而且，僅可以說它是代表口號標語式的一類底詩歌而已。卽如第一篇“Wilhelm Tell”第一節裏所寫：

弟兄們聽者——

雪峯下，豺狼在作威，

三邦裏，虎豹在奔馳；  
他們摧毀了我們的安寧，  
壓迫着我們的義憤！  
我們祖先遺留的國土，  
豈真個任叛徒永久蹂躪？  
我們的快樂與自由，  
並不輕於我們的生命！  
誰個忍看他們的子孫，  
寄生在叛徒的胯下；  
我們要忘却一切的懼怕，  
使雪峯的光明發揚偉大！

結合我們的兄弟，  
寧死不為奴隸！  
毀壞叛徒的權勢，

奪回我們的土地！

爲民衆，爲自由，

爲着光明而戰！

這『俄人與飢鷹』一詩集，它底出版時期爲一九二八年，雖然在普羅文藝旗幟展開的後一年，免不掉表現着技巧幼稚的形態，但是作者在這時期對於詩學原理無論如何已有相當的探討，關於蘇俄的什麼藝術論一定也讀過若干本；如果這樣，竟會寫下這類沒有詩底原素的詩歌，是很使我們懷疑的。像「奪回我們的土地」一類的詩句，的確，在我們行路時經過某一條馬路的時候祇要留心於電燈柱上用白的粉筆所寫的標語，或者就是普羅運動所認爲是天經地義的口號吧！不過我們要明白，他們負有使命在寫這類標語或口號的時候，舉止是非常的刁促，絕不會費許多思索的工夫，更不會用很科學很冷靜的頭腦將它這樣寫下的；至於錢先生這一首詩，當然不是這樣的了，至少，也是獨自蹲坐於小洋屋裏，憑了科學的腦筋，詩人的態度，用藝術的手腕細膩地描寫下來的，然而所給予讀者的印象是什麼，是粗暴，是盲目的呼喊，不是具有詩底原素的詩。錢先生在普羅文藝的集團裏，是個主力的科學的批評家，不知怎樣，未曾帶着有色的眼鏡將自己的詩篇仔細地考察一下，作一個所謂自我的批評。其次，『暴風雨的前夜』，是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單集，可以說是錢先生後期的作品，



在普羅的詩集裏，他們自己人是認爲最滿意的代表作品，如果我們用客觀的眼光來考察它，評價它，更其是失敗的作品，仍離不開口號標語一類普羅詩歌形式，內容尤爲空虛，一無所取的。所以在這裏，我亦不再加以詳細的舉例了。

普羅詩歌呈現於中國的詩壇，即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這三年中，所給予讀者的究竟是一些什麼？這自有一般讀者能夠明瞭的。在出版的詩的單集方面，當然不祇錢先生這三本詩集，其餘的，有如馮憲章的「前夢」等，更其是沒有藝術表現的詩篇了。這，或許是普羅詩歌初期的姿態，必然地一種幼稚與淺薄的現象，在某一種文藝運動最初的發動，是不能避免的，這在普羅文藝的創作者或許是可以引爲藉口的。但是到了去年的上半年，普羅文藝的定期刊物在中國文壇上是特有的興旺，普羅詩篇當然也在這類的刊物上呈現於讀者的眼前，異常活躍，如蔣光慈所編的「拓荒者」，是將詩歌排列於最前，無非是編者注意於詩歌的表徵，在我們對於這類刊物的編者鼓吹詩歌的重興於中國的文壇，是表示相當的贊同。因爲詩歌在五四運動的期間曾經極形盛興了一時之後，到了現今，的確是呈顯着沒落的現象，差不多每一個雜誌的編者與讀者都不對於詩歌有所注意，這原因，無非是五四運動的時期祇側重於詩歌的量的方面，在質的方面是沒有一些足以可取的了。這詩歌缺乏藝術的表現，與技巧的不成熟的印象，深印於讀者的腦筋中一直到現在，這也是它底必然沒落性的所在。

一九三〇年普羅文學運動已有相當的進展，創作方面在歷史上亦有三年多的時期的涵養，詩歌亦是如此，豈知詩歌突然地活躍於這類的刊物上所給予我們的印象，仍和我們在一九二七年所讀錢杏邨最初出版那本「餓人與飢鷹」一類詩集沒有絲毫的差別，不但沒有新穎的技巧表現，同時，可以說大都為失敗的作品，這是很顯明的事實。現在，我們就根據幾種刊物上所選載的普羅詩歌作個總評價，這或許是具有相當的意義的。

在一九三〇年的普羅刊物，最先呈在讀者眼前的是「萌芽月刊」，但是它所載的詩歌較「拓荒者」為少，創刊號這三期中，僅有一兩篇所謂普羅意識的散文詩，其辭句也非常淺薄，總脫不掉呼喊的形式與內容，不能名其為詩，這是確鑿的話。在第四期中，則選載了普羅詩歌五篇。第一篇為杉尊的「復興」，其所描寫的是這樣的：

沈默多天了，像冬眠一般的，

但今天，這巍巍的汽笛，

又像巨人伸着粗大的頸項，

召集成千成萬的工人來這裏密集。

聽到了汽笛底叫聲我們多麼快樂的戰慄，

好像這是軍隊底凱旋的號角！

沒有黯黑的影子沒有死氣，  
它聳得昂藏，顯着壯健無比。

我相信新的力量活動在鐵底血液，

我相信新的生命成長在鐵底骨格。

正像一個勇猛的戰士呼着他底勝利：

「我們是時代的主人，我們生活在鬥爭裏！」

在這「復興」一詩裏，形式方面可以說是比較離去了口號標語的模型，仔細地歌吟起來，是仍不能除去它爲某一階級宣傳工作的真面目，因爲作者是想將這詩篇與普羅詩歌的所謂口號標語的模型脫離母體，所以在技巧上就顯現出極形遲鈍的痕跡來，那種矯揉造作不自然的刻劃，在每一字行之間都可以例舉出。詩是應具有質樸的美，但這種質樸之美又決不是那種信手揮來，盲目呼喊底口號標語式的，這祇有顯現出它底粗暴，而不是詩底原素裏那種自然質樸的美。作者同時所刊載的一首「前夜」，也是這樣，不過更形近於普羅詩歌口號標語的形式罷了。實際，作者最大的毛病還是太拘緊，如新文藝第二卷第一期裏那兩首「列寧格拉的風」與「晨號」等，也犯着這個毛病。像「晨號」所寫的：

覆着黑暗像死者蒙上了黑紗，

漁網似的密結着的電線，

污着汗與血的鐵的機械，

沙和土的路，工場的汽笛，

一切高高低低似磚瓦的屋脊，

在夜的統治裏消滅了輪廓與顏色。

可是地球在黑暗裏醒來了……

遍地都高吹着雄鷄底黎明的晨號。

紅的太陽將升起在地平線上！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作者是擬克服過去普羅詩歌舊有的那種幼稚的形式，表現着藝術的手腕，向擴大的路上走去，在客觀的立場上來評價，這當然是一種普羅詩歌的新的表象，但是它底結果是趨於拘緊，不自然，與及機械的形式了。這，在作者每一首普羅詩篇裏，都可以隨時地發現。不過萌芽第五期裏有一首「給一個新朋友」，是比較自然得多。

白莽的詩，在過去魯迅先生所主編的奔流月刊上發表過多首，那裏或許能夠尋找出一兩首值得歌詠的詩篇，因為奔流月刊不是一九三〇年的產品，所以在此不加以批判。這裏所要提及的，是「囚窗」，「前進吧，中國！」等幾首。「囚窗」裏面的詩句，有似擬模王獨清

所表現傷感情緒的那種詩篇的形式，在第一節裏，就有兩句重疊的描寫，作者當然是爲了加壯表現的力量，顯然不是作者自己詩興的高漲，像獨清那樣極形自然地寫下來，能夠使讀者在這些重疊的詩句裏看出作者的真的情緒，這兩者的表現是絕對不同的。

你，慘然地，沈默地，

我們透過只看見雪似的霜，雪似的霜，

何時，你映着紅日，

你這蒼白的，死寂的窗，死寂的窗？

這就是「囚窗」的第一節。

在技巧上我們不得不說它是一首失敗之作。雖然作者是擬將蒼白的外象象徵着白色的恐怖，希望紅日即所謂普羅的那世界降臨，但是終究這「囚窗」仍是「死寂」的，表示着作者目前的失望，不過這失望是具有懷疑成分的，所以作者在第二節裏就切齒地詛咒了起來，採取這種意識作詩的內容的，在過去普羅詩歌裏可以說每一首都這樣，白莽的「囚窗」正能推之爲代表。這在作者是受之無愧的。

你幽然地睜視，

兀似地獄的眼睛，

你綠蒼色的光，

鑽痛着，扭扼着我們的靈魂。

這是「囚窗」的第二節。

接着，作者就是空喊了，什麼「我們要光明的太陽」一類的詩句，這無非是普羅詩歌所必然表現的那套舊把戲，所以，我們把普羅詩歌仔細地分析一下便可以例下面的一個公式：

失望 + 咀咒 + 空喊 = 普羅詩歌

這個公式的普羅詩歌，比較是具有相當詩的成分的了。在另一種普羅詩歌公式裏，亦即是現今最流行着的口號標語的形式。它底形成是這樣的：

空喊 + 空喊 + 空喊 = 普羅詩歌

作者「前進吧，中國！」一首，就是近於後一種公式的，舉如第一節裏所空喊的是：

前進吧，中國，

目前的世界——

一面大的旌旗，

歷史注定：

一個偉大的拳手；你

前進吧，中國！

這雖然顯現着空喊的玩味，但含有少許的象徵的特質，比較在普羅詩歌中要推爲佼佼者，在整個的詩體上說，當然仍是失敗之作。萌芽第五期裏那首「一九一九年的五月一日」，是一首較長的詩篇。這是作者故意把它拉長的，所以結局祇看出作者描寫的是很費氣力，一種不自然的表象。

少懷的諒，是很具有象徵意味，雖然他是擬將普羅意識與象徵意識合流的。這樣，在普羅集團裏的批評者以科學的頭腦來評價，當然是不滿於他這種製作，近於灰色的表象，減低空喊式的普羅詩歌的力量，其實，他這種受象徵派影響較深的詩篇，比擬口號標語一類的所謂普羅詩歌的技巧來的成熟許多。萌芽第五期裏他有一首「春」，現代小說第三卷第四期裏，有一首「誰使你」，一首「春笑」。現在將較短的「春笑」徵引於下：

春晨的汽笛似將大地喚醒了，

慘酷的白雪也隨之而休止了，

水溝裏却還叫罵着幾隻醜的烏鴉啊！

機輪的騒音漸響澈了黑暗的落角裏，

新的太陽直從雲端裏照出來，

一樣照了他們富人，也一樣照了我們窮人！

一九二九年的春却像笑着對我們說：

「窮人們是要開始向富人們結算年月了，

未來的享樂和創造將要祇屬放窮人的！」

像這第二節所寫，粗粗地看下去是沒有什麼意義，然而將空喊式的普羅詩歌來作比較的評價，就覺得它是注重於技術的詩作了，而且，作者象徵力是很強的。這節最末一句，仔細地玩味起來，却含有相當的意義，不是平凡，也不是空喊一類的普羅詩歌。所以，詩的原素是離不開情感，想像與思想的，祇是憑了自己主觀的傾向一味在作無謂的呼喊是不能創造有價值的詩篇的，這，所謂普羅詩人或許也以爲然的吧？那麼，少懷的具有象徵力的就是一個最好的例。雖然，他底詩並沒有趨於圓熟的地步。

濺波的「軍事會議」與「退出以後」兩詩篇，却沒有一些值得敘述之點。因爲使我們讀了，幾乎忘了作者所寫的是詩了。在作者是擬自己創造一條普羅詩歌的新路，至少是要洗去普羅詩歌舊有的形式，豈知這矯揉造作的一種所謂新的風格，仍然遭着最大的失敗，結果是



與寫口號標語式的詩歌一樣，不能名之爲詩。舉如：

好的好的，

大家努力

喂……來……

吃一點點心。

真的，我讀了「軍事會議」這最後的一段，竟忘懷了我是在讀濺波所寫的詩呢？

丁銳爪的「這張大手」，取材是較妥，但作者缺乏藝術的修養，所以描寫的不能顯現深刻的表象，也成爲失敗的作品。

六弟的「雪」，類似表現派沐鴻的作風。在詩句中，有的也平凡淺薄，近於空喊一類的舊形式。

鄭志釗的「一幅農民的淡描」，是以農民生活爲中心的，同時，作者是用寫詩的筆緻織成的，所以有些似乎能表現得獨到處：

這是稀有的乾旱，稀有的乾旱，

整個的夏季，都沒有降落一滴雨點，

驕陽老是高高的耀臨着，耀臨着，

焚燒着這茫茫的人間！

乾涸了田原，

乾涸了荒坵，

枯死了草木，

枯死了農人們的希求。

地主們還是要坐收租石，

那管你是怎樣壞的天年；

他們鬻兒賣女都還不夠，

一家人流落了——流落，流落，流落……

流落到繁華的都市，

但這是失業的都市，

隊隊的飢餓的工人在工廠旁邊徬徨，

他們添進到這飢餓者的無數裏。

這是「一幅農民的淡描」第四段。

在技巧方面雖然不甚純熟，但較無意識的空喊一類的詩已有所進展。這段的第二節，是表現得稍為緊奏。

櫻華的「五一紀念」一詩，據說是出於工人手筆的製作，果爾，亦不過是模擬一般普羅詩人所特有的吶喊形式而已。當然不是什麼值得懷欣的好作品。在普羅文學集團這方面，或許要認為是意外的收穫，一位工廠裏的工人竟能寫出這樣的詩來，委實值得驕矜的事。同時，所謂普羅詩人，真是勝於過江之鯽，連一位小工人都成爲搖旗吶喊的詩人了。或許這一點更能夠使他們的驕矜的。

「拓荒者」上所刊載的詩，以署名般夫的爲多。有前燈，*Romantik Pioneer*，靜默的煙囪，讓死的死丟罷，議決，時代的代謝，血字，意識的旋律，一個紅的笑，上海禮讚，春天的街頭，別了，哥哥，都市的黃昏等若干首，在量上固然值得使我們驚駭，但是質上則太使我們感到意外的失望了。因爲在這若干首詩篇裏，是很不易找出普羅詩歌的優秀作品。現在看它是取得這樣的印象，將來看它更其會使之搖頭，所以普羅作品的淺薄與其不能久存這也是必然的原因了。

在幽暗的油燈光中，

我們是無窮的多——合着影。

我們共同地呼吸着臭氣，

我們共同地享有一顆大的心。

決議後，我們都笑了，

像這許多疲怠的馬，

雖然，又靜默了，

會議繼續到半夜……

明日呢，這是另一日了，

我們將要叫了！

我們將要跳了！

但今晚睡得早些也很重要。

——議決——

這首詩，作者是以寫實手腕表現下來的，但是它文筆的淺薄，簡直沒有含蓄些微的詩意，這是讀了這詩的人總可以明白的。尤其是最後的結構，作者是不注重藝術了，同時，這樣地「叫」「跳」委實沒有多大的意義，比之中國古代的兒歌，也相差幾許之遠，難道這也成爲詩嗎？如果稱其爲普羅詩歌，那末作者是受之無愧的了。

呵，煩悶的春吹過街頭，

都市在陽光中懶懶地抖擻。

富人們呀沒頭地亂奔，

「金錢，投機，商市，情人！」

場車發着隆隆地巨吼，

報告着車夫未來抬頭。

哼哼嗜嗜地把力用盡，

只有得臭汗滿身。

汽車上的太太樂得發抖，

勾情調人又得及時上手。

電車上載着一切感情，

輪子只壓碎了許多人心，

還有詩人像春天的狗，

用眼光向四方亂瞅，

呵，女眼女腿滿街心，

滿天都是煙土披里純。

向着咖啡電影院快走，

也無暇把腐爛的韻脚搜求。

強盜走着也像個常人，

只心裏在笑巡捕怪笨！

『拍賣心，拍賣靈魂！』

『拍賣肉，拍賣良心！』

但是轟的一聲，

塌車翻在街心，

一切的人都在發抖，

不見拉車的人哼嚕地走在車的前頭。

——春天的街頭——

這首「春天的街頭」，在題材上是有可取處，終因作者沒有藝術的修養，或許是普羅詩歌是捨去藝術表現的原故，所以使我們讀了祇覺得作者在說話，不是在寫詩，雖然它已比擬空喊一類的普羅詩歌有所進展。其中一句「還有詩人像春天的狗」，這寫得是異常巧妙的，宛如象徵着一般的普羅詩人，真的，所謂普羅詩人却是有似「春天的狗」在狂「叫」狂「跳」，同時，也可以說是充滿了「街頭」，因為他們是，祇要能夠寫幾句粗暴的標語，高呼幾句無意識的口號，就可以戴起詩人的桂冠，詩人，這是何其容易的事呢！不，「春天的狗」吧！

般夫的詩，祇有這一句是可取的，這無非是他自己是個普羅詩人，憑了自己的經驗來象徵普羅詩人的本質是格外能表現得真切，獨到，這也是詩學上的直覺的聯想，所以它這句所寫能具有相當的意義。

戴伯暉的「血光照耀的五月」，是望文可以生義的，作者無非是想把灰色的五月表現得與「血光」一樣紅而可怕，擁護什麼階級鬥爭，去和惡魔們血戰一類的已經過許多普羅詩人所寫過舊題材，舊詩句；因為這些，大都是所謂千篇一律，萬篇一律的老套，作者在這裏，

是又把它重新搬了出來，玩它一套。這不但不能撩動讀者的心，反而使讀者看了表示厭惡，這是極形顯明的事實。

馮憲章的廢人，作者是以敘事詩的體裁描寫下來的，因為內容的貧乏，又是向縱的方面表現，所以是寫得失敗了。不過比他過去「前夢」集裏面的詩，已有相當的進展，這是值得提及的。

浪白遺著「在柱頭上」是一首粗暴的詩。作者在開始，就有這樣的寫着：

衝鋒，衝鋒，衝鋒！

來喇，來喇，叛徒們。

我們是人，我們是生命，

我們得衝鋒。

以下幾節所寫亦類此，或許還粗暴一些。

孫偉的「致了的模特兒」是憑着主觀的刻劃。

段可情的「五月二部曲」，富有詩的美，比較算是佳作。如：

五月，五月，你是一年中  
最美麗的月份，

你是四季三春中最可愛的，  
名叫芳春。



你好比是人生中最寶貴的一瞬，  
就是那最惹人羨慕的華年妙齡。

你的臉上，塗着那猥紅的胭脂，淡白的花粉，  
你的身上，穿着那碧色的綠寫，翠色的青裙。

你的歌喉，婉轉清妙，妬煞了枝頭的黃鶯，  
你的芳唇，吹氣如蘭，真個是絕代的佳人。

這一節詩篇裏，作者雖然是描寫所謂「上層階級的五月」，要烘托出「下層階級的五月」所以成反比，在意識上當然還是屬於普羅的，但是作者用字的適當，韻腳的留意，却爲普羅詩歌中所少見，在普羅集團的批評觀點，當然要評它含有浪漫主義的基調，是沒有力量的普羅作品。所以，他們自己以爲真正的普羅詩歌，祇圖一意盲目地空喊，捨去藝術的本質而不顧，這亦即是致普羅詩歌於滅亡的致命傷，誰也不能有所疑義的。然而可惜這首「五月二部曲」，不過在普羅詩歌算是較優秀的作品，當然不是怎樣成功的。

森堡是長於寫詩的。他底「十月三日」等詩篇，是近於藝術表現的製作，在普羅詩歌中是堪以注意的。他底創作「愛與仇」，無論在技巧上，結構上都形成一部失敗的作品，這是關於本題以外的話，所以不加以詳述。

現代小說自第三卷起，是將內容擴大，間亦刊有詩作，但不多，少懷兩首在分析萌芽裏的詩作時已附帶說明。這裏尚有潮如的「築路工人」等詩作因無價值可言，故從略。

新文藝裏所選載的詩作，素被讀者所注意，但自第二卷起，所謂編者先生轉變方向，也隨波逐流的在呼喊「普羅」，所以將內容爲之一變，詩歌亦是如此，這是毋須曉舌的了。

姚杉尊的「列寧格拉的風」與「晨號」兩首，前已略述。現在要提及的是戴望舒的「我們的小母親」與「流水」兩首。前者表現得頗精密，用字與結構作者都有獨到之處，在形式上亦捨去空喊一類普羅詩歌的陳套；後者作者是完全以象徵的基調寫下來，但不見有所精采。不過作者這兩首詩作，與過去「雨巷」一類的作品互相比擬，却是極大的失敗之作。

關於一九三〇年的普羅詩歌，依照上列所述的梗概，就是有遺漏的自信也是很少，但是因爲時間以及其它的種種關係，也不容許我逐一加以評價，不過在這裏，可以使讀者明瞭普羅文學在一九三〇年最形高漲的期間，它底文學作品，尤其詩歌一項簡直沒有絲毫的進展，在形式採取的仍是一九二七年普羅詩歌初期的那條舊路，在技巧上仍沒有新的表現，差不多每一詩篇都是失敗之作。這些，作者以爲最好是留給普羅作家作自我的批判，在此不在作什麼意見，我想，即是普羅文學自己集團裏的人也無論如何不會評價普羅詩歌已達到藝術的最高峯吧？

大 學 及 專 門 學 科 參 考 書 類

書 名	著 者	譯 者	價 目
歐 洲 新 民 主 憲 法 的 比 較 四 版 政 治 學 綱 要 再 版 政 治 制 度 淺 說 國 際 政 治 概 論 中 外 貨 幣 政 策 國 際 法 概 論	黑 德 蘭 莫 黎 高 一 涵 張 慰 慈 周 鯁 生 彭 學 沛 泉 哲 原	黃 公 覺 彭 學 沛	一 元 二 角 精 裝 二 元 五 角 平 裝 一 元 五 角 精 裝 四 元 平 裝 一 元 五 角 一 元 二 角 一 元 五 角

# 李長吉評傳

湯增敷

王禮錫著

神州國光社出版

—— 李 長 吉 評 傳 ——

貧弱的中國出版界，雖然有幾許研究文學的專門學者創著幾本所謂中國文學史出現，在事實上是值得欣慰的事，因為過去所給予我們的中國文學史，大都出於日本專門研究漢學的學者手筆，這在中國一般研究文學者聽聞之下不知要抱着什麼一種態度？現今我們當然不敢說沒有中國文學史出現，但是嚴格地說起來却沒有一本是值得稱爲標準的，更其沒有用唯物史觀的方法來整理中國的文學史的，關於此，作者在序言裏也是這樣地提及，這是確鑿的話，我們祇要把目前所流行於中國文壇的幾種文學史打開來一看，便能明白無疑的了。

王先生這步開研究中國文學史新路的工作，無論如何是值得我們慎重推荐的，因為這樣以唯物史觀的方法來整理的，在中國的確是由王先生起始。有的，也不過是「以很隘狹的觀點，去作機械的形式的整理」；或者是一包舉中國歷史上的一切學問，作汎濫的論述」。這樣的來整理中國的文學史，當然是很容易遭着很大的錯誤與失敗，不能獲得正確的基點的，

王先生能以這一點用到整理古代文學上來，却是難能可貴的事，我相信此部不易見到的叢稿出現，至少是能夠把中國文壇流行的幾部文學史糾正一下。

我們要曉得，一部標準的文學史，即是代表該所屬國的一部文化史，因為文學的上層建築，除了與經濟發生關係以外，並能夠反映在當時的社會環境，政治背景，以及涉獵到個人氣分等等，這都和它有極形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們讀了那一時代的文學史，即須能夠明白那一時代的政治情形是怎樣，風俗人情是怎樣，但是在中國出版界，既沒有一部標準的中國文學史，又沒有一部很好的文化史，這是令人引為悲觀的。不過，我們現在讀了王先生的這部文學史，就不管讀着一部良好的中國文化史。同時，要使整部的文學史建立起來，不但要詳細地一個時代的加以研究，並且要將一個時代的代表作加以研究，這是建立整部標準文學史最形重要的一點；但是這一點，又祇有王先生所注意到，不能不推崇他底偉大；所以王先生所研究的最初步貢獻於中國出版界的，就是被研究中國文學史的學者所忽略的應該先行研究的某一個時代的代表作，更堪值得我們的重視的。

同時，作者的研究是向新的方面開展，別人所不會開墾的他去開墾，別人所忽略的他能夠加以注意起來。即如長吉詩人，當代一般研究文學史者是很少提及的，所以作者會有這樣的說：

「長吉評傳的最先寫定，一方面是爲着個人的興趣，想追索這鬼才的物觀根源；一方面  
是爲長吉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從來被人忽略，及至在某幾種文學史中找不出一個姓名，故作有  
意的標舉。」

這却是很有值得讚許的。因爲這被學者們略視的詩人倒有許多偉大的詩篇給我們讀的，  
並且，在這長吉評傳之中，可以使我們知道六朝和唐代的詩歌發展的輪廓，讀個人的評傳，  
當然比諸讀機械的形式文學史有興趣得多，即使以它作研究的資料，也可以獲得多量的成  
績，更能夠握着文學史上應有的基礎知識，這，都是本書中有力的貢獻。

如果要研究某一時代的個人的代表作，當然要視作者自己的旨趣，以及自己所長於那種  
文學而定，「才能使這個很大的工程有所新建築可言。那麼，作者有這樣偉大的貢獻於中國  
的出版界，正是如此。第一，作者在幼時就長於寫詩的；第二，作者個人對於長吉就有濃厚  
的興趣，這，作者在「校後記」裏說得很清楚：

「長吉詩曾經使我瘋過一個時期。」

「我十歲開始作詩。教詩的先生是三個人：祖父，母親，和一個老孀的祖姑母。……那  
時我就學做五言絕句，兩寸大的詩集是早已遺失，而十歲開始做詩的第一首爲着祖父拂髻微  
笑所給與的榮譽使我至今還清晰的記得：

昨朝君入市，

途中草木枯。

借問：傲霜菊

留得一枝無？」

十歲孩童能作這樣的詩，的確可以被人目爲才子的。接着，作者又這樣的說：

「有一次爲整理舊書在樓上三十幾個書箱堆中，忽然發現了一部長吉詩歌集，一翻開便被騎驢尋詩的故事攝住了我的靈魂，我從此便沉陷在長吉詩中了。這時期所寫的詩，幾乎可說是撫撫長吉，一句一字的模擬畢肖，現在除竹影樓讀長吉詩以外，都已經一句一字無存了，本來也就無可存的。」

「長吉的詩化的生活也影響我不少。」

所以這部評傳有這樣的精審偉大，也是爲了作者對於長吉的詩有這樣長時期的探討的原故。當然，建築一部標準的文學史決不是極形容易的事。

全書計八 chapters。第一是「從物觀的立場追尋長吉詩的來路」，這是將唐代文學解剖得很詳細，並且說明長吉在韓愈倡以文爲詩，元白倡以語爲詩之外他是自成爲一家，這是作者探求的新發現。第二是「長吉生平的考證」，作者是將長吉的生沒與里藉的考證，長吉的家

庭，體貌的怪異，以及出處等等，都有詳細的考察之外，並將前人對於長吉生沒考證的錯誤加以糾正。第三是「長吉詩化的生活及癖性」。第四是「長吉樂府的反駢偶傾向」。第五是「長吉詩的感傷色彩」，這作者是將音調的感傷色彩，顏色的感傷色彩，長吉詩中的鬼氣，所愛用的感傷字，以及感傷的內容，作者都用很精細的眼光探求了一個究竟，這確是不易做的大工作。第六是「長吉詩的怪麗的外衣」，作者寫得很饒興趣的。第七是「長吉詩的影響」。第八是「李長吉年譜」。這都是其它不易尋找到的新創製，值得我們分外注意的。

總之，這部長吉評傳，是王先生用了極大的工程所建立的整部中國文學史之一種。作者不但用正確的文學的眼光來作史的敘述，並且根據社會經濟政治的變遷，來研究文學的發展，這樣的書，直到現在中國出版界才發現了作者這部「李長吉評傳」。在作者個人方面所取得偉大的成功我們不必說，但是這書的出世現在貧弱的中國出版界却增色不少。所以我敢大胆的說：

作者這個物觀文學史的嘗試是成功的！李長吉評傳是一部正確的中國文學史，同時也是一部很好的中國文化史。

不過我們要明白，作者的物觀的根據，並不是所採取的什麼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因為這詩中所寫，處處都是當時的社會環境，以及經濟，政治等等，這是我們應該注意之點。



最後，我們是希望作者繼續不斷的努力，將這大工程的物觀文學叢稿次第地實現於中國的出版界。並且希望讀者人人能各手一編這最新發現的「李長吉評傳」。

## 最後一頁

記 者

本刊自創刊號出版以來，頗得到讀者的嘉獎，但同人等却感到分外的慚愧，因為像這樣的內容我們是不甚滿意的。以後，打算使它一期比一期的充實起來，以答讀者對於本刊的期望，不過我們堪以自信同人等是繼續向上努力着的，所以本刊以後在我們理想中是可以達到更形充實的目的。

現在，我們對於本期的文字，要略加介紹一下，因為除了長篇的續稿之外，又有許多愛護本刊的著作家給予許多佳作。創作小說有古有成先生的未婚妻，是一篇值得注意的作品，古先生文筆的精鍊蒼老，讀了這篇未婚妻的人總可明白的。徐幼籛先生的另一種世界，在技巧上雖然沒有達到藝術的高峯，但是結構却很嚴密的，不過徐先生是新進作家有力的一員，他初期的作品能夠寫得這樣，我們以為是覺得意外的收穫。

森堡先生是長於寫詩的，所以他這兩篇小品是充滿了詩的情趣；他在最近能夠從很遠的東京寄給本刊這樣的作品，我們是應該向他感謝的。

這篇戲劇「不同」，是美國當代有名戲劇家奧尼爾的傑作；古有成先生的譯筆的暢達，凡

讀過古先生譯品的人都可以明瞭的，這裏却不須我們加以推薦；不過古先生對於本刊有這樣的貢獻，同人等是萬分地感謝的。本劇長約四萬言左右，打算分二期刊完，希望讀者加以注意，至於原作者的身世等等，古先生在「不同」的前面已略加說明，這裏我們恕不贅述了。

這期的翻譯小說，在量上雖然祇有兩篇，但是章克標先生，傅東華先生都是文壇上的老將，這兩篇譯筆各有獨到之處，務望讀者不要忽略才好。

趙景深先生的創作詩，我們讀了他底「荷花」詩集之後是很少見到的，這是趙先生在蜜月中寫下來的得意之作，它能夠在本刊上公開於讀者，我們覺得是很榮幸的。王鐵華先生的詩是別具風格，值得我們歌吟的。

毛秋白先生的亞理斯多德的詩學與孫俚工先生的在藝術的詩底概觀，都是重要的論著，希望讀者加以注意。

朋淇先生的一九三〇年中國普羅詩歌概評一文，是對於中國過去普羅詩歌的清算，是值得一讀的文字，所以我們將它發表於此。並且此項稿件，我們是很歡迎讀者惠寄的。

湯增欸先生的批評文字，諒讀者大都有以見過的，關於這篇「李長吉評傳」，是湯先生最近給我們的一篇忠實的批評，因為時間的關係，所以祇刊了這一篇，希望下期批評文字能夠增多一些。

本期應刊的張資平先生長篇小說「無涯之路」續稿，因為張先生近來忙於編纂本學期準備在大學講學的講義，所以未能將續稿寫好於本期刊佈，這是很應該向讀者抱歉的事，第三期或許能夠多刊一些，以饗愛讀張先生的作品的。

我們擬闢「中國文壇逸話」一欄，將國內各著作者的逸事等等報告給讀者一些，這諒讀者是很樂於聽聞的一個消息，此稿本刊已請文壇健者分期撰述，一定能使讀者滿意，希注意之！

第四卷是：

近代農民鬥爭及社會思想

實價七角

這一冊是分析工業時期的社會歷史背景，社會革命運動是怎樣的在這個時期孕育，和這個時期思想的敘述。

第一國際史

Sekloff 著  
吳樹仁 譯

實價大洋二元

全書約二十萬言，材料豐富，條理清晰，論點正確，書尾附有第一國際的各種重要文獻，是一部研究革命史者不可不看的書。在俄文本序及英譯本序中均稱：「在所有第一國際的歷史中，這是最精確的一本」。其價值於此可以想見。

法蘭西內戰

實價

卡爾馬克斯著  
陳新吾譯

歷史上曾有兩個城市變為兩個敵對的營壘而互相仇殺的，這就是法蘭西內戰時代的巴黎與凡爾塞。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兩個城市所代表的是甚麼？巴黎公社又是甚麼？關於這個問題解答得最詳盡的，祇有這本書。這本書是馬克思所著，由恩格斯校訂而成，內容除關於法蘭西內戰的完美的分析外，更有對普法戰爭描寫最優美的歷史材料一束，凡研究社會科學諸君，真不可不讀也。

人類婚姻史

Westermarck 著  
王亞南 譯

實價一元

衛司特馬克是全世界婚姻史的權威作家，所以這部書是婚姻史中的權威著作。其徵引的博洽，殊為驚人，乃至中國的「換妻」等等風俗，無不應有盡有。敘述又極提要精簡的，寫為二十萬言，其精采當可想見。

# 當代文藝第二期

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十五號出版

編輯者 陳 穆 如

發行者 神州國光社  
上海河南路六十號  
電話一三三九八號

印刷者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  
電話三一〇九〇號

代售者 各省神州國光社  
各省各大書局

## 本誌預定價目表

期數	價目	
	本埠及國內	國外各埠
一册	五角	二角
半年六册	一元六角	一元二角
全年十二册	三元	二元四角